



影泉

# 金迷之場

一 名 折 柳 趣 史

上海開元書局印行

折柳  
趣史

金迷之場二集目錄

- |      |           |           |
|------|-----------|-----------|
| 第十一回 | 狎客播酸風尋根問底 | 伎女討局賬燕叱鶯嗔 |
| 第十二回 | 中風白板趣事成巧合 | 酒壺茶杯活劇演連環 |
| 第十三回 | 冷語冰言之子口如刀 | 意惹情縈郎君心匪石 |
| 第十四回 | 嘻嘻哈哈恣情作雅謔 | 是是非非縱談肆譏評 |
| 第十五回 | 熱火燒心征車逢白板 | 冷水澆頭旅店來紅顏 |
| 第十六回 | 軟討債神女道苦景  | 妙作用名伎灌迷湯  |
| 第十七回 | 巧計賺僮夫是真是假 | 蜜語誘檀郎若卽若離 |
| 第十八回 | 租小房子訂約法三章 | 請開枱酒做花頭兩打 |

目

錄

二

第十九回

妙舌粲蓮花郎情深似水

污泥沾柳絮妾意輕如綿

第二十回

酸風醋雨真屬無謂

舌劍唇槍實迺有意

新柳  
趣史 金迷之場 二集

鳳儔生戲筆

第十一回

狎客播酸風尋根問底 伎女討局賬燕叱鶯嗔

話說盛洪蓀謝別沈訓伯，逕往銀行裏兌了現，尋思本節局賬甚多，僅僅八十元，實不足以應付。祇得擇其中緊要的，折扣開銷，那可以認爲無關緊要的，便暫時擱置。寫漂局賬爲後作引。本擬打發所中僕歐，往各倡家去開支的，一想不妥，因

爲自己在臧君綬等面前，已吹過牛皮，此刻着人去開銷，未免自打嘴巴。這還是小節，無關宏旨。最須隄防的，便是這八十元本係用九牛二虎之力借來的，倘着所中茶役去付局賬，萬一將風聲洩露到沈訓伯耳內，深恐馬上將飯碗打破。因此他在往銀行兌現時，卽已打算到此，一路邊走邊想。忽然想起今日早晨在路上曾遇見章二明的長兄章一民時，章一民曾說現住四馬路大新

街南洋旅舍五十六號。何不往他房間內。着茶役去開銷呢。因這一想。便乘街車前往南洋旅舍。到得五十六號房間內時。適巧章一民同着兩位朋友。和一個女子。在房間裏打銅元麻雀。四人見盛洪蓀進來。便都抬頭招呼。說盛君請坐。盛洪蓀除去頭上草帽。便先立在章一民的身後。看他門牌。原來那兩男一女。和盛洪蓀都是相識。兩男一名彭德輝。一名賈以仁。女子是三馬路沿菱花老六。彭賈二人是章一民的莫逆之友。因為應酬章一民。曾和盛洪蓀同過兩次抬面。老六是章一民的敵體之交。妙語妙文。思之絕倒。盛洪蓀本亦叫着菱花的堂差。不過做的是老七。原係章一民代的媒人。所以四人都和盛洪蓀相識。當時四人便開口問盛君從何處來。可要加入戰團。打小麻雀。章一民邊問邊伸手在面前香烟匣內。拿了枝大長城香烟。遞給盛洪蓀道。請吸支蹇脚烟。大長城。國貨也。而曰

蹩脚。嗚呼。提倡國貨。盛洪蓀邊接烟。邊說從正金銀行來。暗補沈訓伯所開支票之銀行。國人每信外人銀行。與之往來。噫。

說着卽伸手在桌角茶几上。取過火柴來燃吸香烟。可說很好。稍等一會。守你們這番牌局終了後。我再接你們的後隊吧。章一民道。我們因爲無事幹。才打小牌。免心焦。剛打完一圈。手裏是兩圈上頭。並沒甚輸贏。你要來時。我卽讓你如何。反正老六打和我打都是一樣的。任憑你揀中吧。盛洪蓀道。你看。你看。守我將一點少事辦完了。再接你的手。老六道。盛大少。我讓你好麼。章一民道。洪蓀兄。你有什麼事要辦呢。盛洪蓀邊說。六小姐休得客氣。邊說沒甚麼。我真荒唐。今覺已是初二了。再過兩天。便是端午節。我連局賬還未去抄。因這一向窮忙。得不亦樂乎。今天方才想起。忙裏偷閑。趕緊到銀行裏去支付了一百元。借來的錢。仍要說大話。讀至此不禁失笑。今世此等人極多。固不僅一盛洪蓀然也。本擬到所裏差茶房去開銷的。因恐不便。

所以才到這裏來。不料事有湊巧。剛才在樓下遇見一位境遇不佳的朋友。他

正因節關難度。

自己難度。偏說別人真會信口胡吹。

故此見了我。定要向我借五十元。以濟燃眉

之急。我被他攔住。沒奈何只得借給他二十元。他再想請益時。被我拒絕了。說我

爲顧全友誼。才肯借二十元給你。你怎麼竟不知足呢。他見我不肯。只爲搭訕

着稱謝而去。真也算我倒霉。

應了足下口讖。

平白地損失了二十元。我本擬開銷局賬。

照十足開銷的。如今被他硬借去二十元。只得對堂子裏括點小皮。各打一個

八折了。

說了一大篇謊。主意只在此一句。

我到此一則是來白相。二則是借此地。命茶房去代我

付一付局賬。守我將幾家應付的洋錢。交代過茶房後。我便可以陪各位打牌。

衆人聽他得意洋洋的說着。因爲留心在牌上。所以都未接嘴。祇老六邊打牌

邊笑道。盛大少。凡人能有得借錢給人。能給別人沾光的。總是好事。

雖是無心話。然頗足刺

洪蓀之

又道。盛大少。你別家儘管打八折開銷。但是對於我們生意上的賬却

是不能和別人一例看待的。你自己有數。老七平時待你的交情。可不比別人

的啊。

寫伎女心。思用其自己說出來。

盛大少也笑道。那是自然。別說老七待我很好。我不能夠

打折頭。就是看在你六阿姐的面子上。我亦不好意思的啊。老六又笑道。盛大

少。並非我給堂子裏人張目。老實說。你們做大少的。只要在大處省一省。略微

鬆鬆手兒。便可使我們吃堂子飯的人。吃着不盡咧。又何在乎從小上用功夫。

當真的打折頭惠鈔呢。反正你和銀行裏有往來。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妙語爲筮。依我說。不如

明天再往銀行裏支付二十元來。開銷局賬。也好使得下次人家出你的堂差

時。格外的起勁討好些。盛大少被他這幾句輕描淡寫的話。說得面上陡然飛

起了兩朵紅雲。幾乎啼笑皆非。祇得強顏接口道。我不過說說罷了。怎會當真



的打折頭開銷呢。說話時正該老六摸牌。老六的上家的是彭德輝。因見老六只管說話。便催促她道。快點。一索要不要。暗寫所發之牌。不要時。快些抓牌。老六被他

催着。便笑說。怎這般性急。章一民聞言。接着用手在老六的那只雪白粉嫩的纖纖玉手上輕輕一擊道。這個。他那知道呢。你的脾胃。只有我知道的啊。語妙

不可度思。老六矚了章一民一眼。伸柔第下去。捏了他一把大腿道。貧嘴薄舌的

討便宜。此刻讓你用小銅鈿。滬語即小錢也。停會兒叫你認得我。語刁雋永。盛洪蓀正

被說得無可解槽。遂借此笑道。對啊。性急是要養女孩子的呢。語語針鋒相對。如嚙嚙鶯聲花外轉。

說得大衆相視而笑。賈以仁道。休開頑笑。等牌終局後。大家再儘量的取笑罷。盛洪蓀含笑走去。按電鈴。喚茶房進來。一面將上手穿着的太陽呢短外衣。脫將下來掛在衣架。上。茶房進來問何事呼喚。盛洪蓀命他取些請客條局票連

同筆墨等物來。章一民吩咐他順便沖茶。茶房拿了茶壺。應聲退去。一會兒都已如命送將進來。順給各人倒了杯茶。正欲退將出去。被盛洪蓀喚住道。且慢守我將幾家應付局賬的人家。寫將出來。交你送去。茶房聽說是命他去付局賬。這是有進益的巧宗兒。豈肯當面錯過呢。因即答應聲。是便立在一傍等候。盛洪蓀忙伏在一傍茶几上。將一張請客條反轉面來。把自己認爲最要緊的人家。開列芳標地址洋數。計算了一下。共約三十五元。交付茶房送去。茶房見數目不多。不由失望。茶房心思如此。伸手接過。走出去了。老六邊門牌邊暗暗留神。盛洪蓀見他從皮夾子裏取出一疊鈔票。遠遠看去。約莫果有數十元。心中一動。遂說盛大少。我們房間裏的。你可不必着令茶房送去。停會兒老七來時。你可交給老七自己帶去。或是你停會同着章大少一齊去打茶圍時面付。一則顯

得你的面子。二則使我們舖房間的感激你體貼她。給她節省小費。三則你到我們房間裏吃粢飯團。使房間裏的阿寶阿金等幾個粗做。多少都可以沾些實惠。這並非我給她們從小上打算。不過我給你和老七着想。這是有面子的事。用錢在刀口上。何等的漂亮呢。你和老七四字。何等親切。再加漂亮二字。何等動聽。盛洪蓀被她這幾句話說得連連點頭道。不錯。六阿姐的話。正和我的意思相同。章一民道。阿盛你的事完了麼。我這牌鬥完。便如約移交給你如何。盛洪蓀道。完雖可算完了。但因本節我開的戶頭多。此非大言。蓋爲下文討局賬。及上集爛污朋友四字呼應。此刻着令茶房送去的。不過才開銷了四家。還有三四家。我想明兒再着人送去呢。看他漂局賬。還要說大話。說話間章一民打出一張三萬。被老六和了副三六萬。平和章一民算過和錢。便立起身來讓盛洪蓀。盛洪蓀即走去坐下。繼續鬥牌。章一民邊乘空呷茶吸烟。邊說時

候不早了。各位腹中餓麼。可要用點什麼點心。停會兒晚上。我們還是出去吃。還是卽在此地吃。吃和菜還是吃什麼。大家想想看。大家都說不餓。點心可以稍停一會再說。老六道。晚上出去吃。不如就在這裏叫兩元的和菜來吃。比較的和合算些。章一民此刻將自己面前的錢。一齊都移到老六面前去。說我和你拚到底吧。妙語如珠老六飛了他一眼。微笑道。誰和你拚呢。你又貧嘴了。等會兒叫你看我的顏色。章一民笑道。你的顏色。我都領教過了。最多不過是討我跪破膝蓋。上我的夾棍大刑罷了。又討便宜老六正要回言。恰巧脚步聲响。從房外走進一個人來。衆人看時。認得來人乃是詹占元。和彭德輝乃是中表弟兄。在兩月前。曾和在坐四人同過幾次抬面。所以大家都是相識。說也湊巧。這詹占元亦係菱花老六的客人。相與且在章一民之前。其時詹章兩人尙未相識。及至

近來。因爲彭德輝在清和沿侯弟家請客。兩人都到侯弟家應酬。才由彭德輝介紹而認識可巧章一民那晚在席上叫菱花老六的局。老六到來。見有詹占元在座。便照例招呼他轉局。詹占元本和老六有過肉感。二字不可思議。這天未叫他轉局。乃是偶忘。當時見她招呼轉局。遂即點了點頭。命侯弟房間裏粗做。取過局票來。寫了個轉字。老六循例即由章一民背後轉到詹占元身後來。兩下交頭接耳。狀頗親暱。談了好一會。章一民看在眼內。心中頗不舒服。直等到菱花家先生老七來了。坐在章一民背後。章一民方才不致寂寞。但傾刻間烏師已到老七唱過曲子。便又坐到詹占元背後去唱。章一民以爲老六總可以復坐回來了。正值此時。恰巧菱花家轉局的烏師到來。手中拿着幾張局票。高呼李精勤坊。老六跟侯天。馬東福致。老六跟侯天。那相幫喊過後。便即退去。老六聽

見便和詹占元咬了個耳朵。然後才立起身來。說坐到對過去。便輕移蓮步。回坐到章一民身後。剛才說不到幾句話。那轉局的龜奴。又走到房門口來。高呼李精勤坊。老六跟。催馬東福致。催隨又報了兩個姓。老七卽此立起身來。向詹章二人打招呼。又說六阿姐同去。還是我先去。老六說同去吧。省得另坐車子。說着便亦起身。向二人循例招呼了句晏歇請過來後。卽便同着老七一齊轉局去了。不多時席終客散。詹占元要走。章一民因見老六和姓詹的太親熱。又咬了咬耳朵。早已就動了酸意。此刻見他要走。便疑心他和老六有了什麼預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約章一民可謂善料人。因卽于詹占元走後。急急告別主人。出門暗暗尾隨在詹占元之後。亦步亦趨的往同一方向而行。果見詹占元從五馬路浙江路轉灣。到三馬路折向西行。竟不出所料。逕往菱花家去了。章一民在後看得清楚。

乘着酒興。便折回四馬路。逕往華振旅館。開了個一元價碼的小房間。寫了張局票。立命出店去叫菱花老六的堂差。一會兒老七獨自來了。說章大少對不起你。六阿姐方才因在東福致。被一位姓馬的南京客人。強迫着代酒。多喝了幾杯。遂致喝醉了。回到生意上。嘔吐得一榻糊塗。剛才已是睡着了。所以由我一人獨自前來。請章大少不要見怪。章一民聽罷。明知她扯謊。但亦不點破她。但問此刻房間裏可有人打茶圍。房間空不空。老七回說不空。此刻另有兩帮客人。在那裏打茶圍。說謊說得圓滑。我來時尙未走。章一民聞言。卽又問詹大少可曾到你們那裏去麼。問得妙。老七略不思索。卽說剛才來過。此刻已是去了。不說不會來。是善

於說謊者。伎女對客人手腕圓活如此。讀之憬然。

章一民笑了笑。卽從身邊取香烟給老七吃。推說去解

洩。卽悄悄溜到電話間裏。打電話說到菱花家去。冒着彭德輝聲音口吻。說是

從清和坊打來的。命請詹大少接電話。房間裏人一時不察。回稱詹大少已睡。有甚麼話。請你告訴我。我去告訴他。章一民聽罷。不由勃然大怒。強忍着說。沒有甚麼事。守到明天再說罷。此刻不必驚動他了。說罷。搖斷了電話。回到房內。和老七敷衍了幾句。卽說老六既吃醉了酒。我同你一齊去看她。此刻醒也未會。老七不好推却。祇得說很好。讓我打電話回去問一聲。看那打茶圍的兩幫客人走了沒有。免得房間不空。買來回票。寫老七機警圓活可愛。章一民道。不妨。果真不空時。便到小房間裏坐一會。也沒甚麼要緊。老七見他定要去。無奈只得同行。轉眼間來到菱花家。老七搶先上樓。章一民緊步相隨。客堂裏龜奴忙按電鈴樓上兩邊房裏的人。忙着房門口來張望。老七一見房間裏的阿寶姐。卽使了眼色問道。褚大少和牛大少都去了麼。寫老七機警圓活。的是可見。讀之彌覺可愛。阿寶姐素來極其機靈。



一眼見老七背後跟着上來的。是章一民。便先高聲請安道。章大少

高聲二字。寫阿寶姐深

心。隨回說牛大少不會去。睡在後房間裏呢。諸大少被他的兩位朋友。拖到隔

壁王熙鳳家打茶圍去了。說話間老七已同着章一民走進房間。老七不待章

一民開口。卽向阿寶聞老六可曾酒醒了些麼。章大少因爲聽說六小姐醉了

酒。不放心。特意同我來看他。阿寶何等聰明。問言略不思索。卽回稱六小姐

差回來。嘔吐之後。卽和衣睡在後房裏大沙發上。方才好婆。因有牛大少在此

地。怕不好睡。特意將六小姐喚醒了。同車回到小房子裏去睡。章大少如早來

一步時。或許還能在門口遇着呢。

寫倡門之應付狎客也。其言詞婉轉圓活。如是。世之作狎邪游者。盡反諸。

章一民聽罷。

不由啞然失笑道。何苦來。當面說什麼鬼話。方才我打電話來問。回說詹大少

已是睡了。分明後房裏睡的就是詹占元和老六。你們徧要城頭上出棺材。大

兜圈子。其實我和詹大少是同幫的客人。卽果真房間不空。我便和他併一併房間。也沒甚麼要緊。當面拆穿西洋鏡。聞之如醍醐灌頂。阿寶笑道。章大少。你這話真正令人莫名。

其妙。不知所云了。果真詹大少在此地。平白地要瞞哄你做甚麼呢。六小姐委實是吃醉了。適才跟着阿婆同回小房子裏去睡覺。章大少如不信時。不妨明日見了六小姐的面。問六小姐便知道了。章一民冷笑道。好好好。守我明兒看見阿六時。再給他道。今夜勞乏辛苦罷。寫章一民之語語。有刺好看煞人。明天會犯不着我當

真在此給他們做更夫。說罷卽邁步走出房外。下樓去了。……這件事。凡是和詹章兩人同作狎邪游的。差不多無人不知。事後章一民本欲向菱花老六興問罪之師。並跳槽發回標勁的。不料第二天詹占元將此事經過。告知彭德輝。彭德輝卽于當晚在一枝香請章一民吃晚膳。卽席給他將菱花老六叫來說。

也奇怪。章一民在老六未到之先。恨得他牙癢癢地。發了許多恨。說了許多酸溜溜的話。不知如何。一見了老六的面。被老六眯眯的向他笑了兩笑。叫了他幾聲章大少之後。登時將他的一團醋火澆熄。立刻軟化在大菜間裏。竟將那昨夜的悲忿。拋向無何有之鄉去了……當時詹占元因爲一件家務。和本人節下的財政問題。急欲找尋彭德輝。和他解決一切。先尋到彭德輝家中。後尋到彭德輝店內。經店夥告訴他在南洋旅舍五十六號房間裏。詹占元遂急急趕到南洋五十六號房內。萬不料冤家巧遇對頭人。不獨會見章一民。並且老六也在此。當時彼此見了面。二人不由都想起了前事。各有一種說不出的意思。登時各人面頰上。都陡起了兩道紅霞。表現出各人心中的難爲情來。老六因怕章一民吃醋。心中雖愛詹占元是小白。但爲了目前節下關係。和下節的

花頭面上。不得不在表面上和詹占元割愛。以免將事情弄僵。所以當時見了面。老六祇向詹占元以目示意。略點了點首。並未開口說話。詹占元因來意並不在老六身上。所以不僅和老六因碍着章一民的面。不曾交一言。便是和別人。也不曾多敷衍。卽就着彭德輝的耳朵。低聲將來意說了。彭德輝按着牌。籌思了一會。卽向詹占元道。你且寬衣。在床上坐一會。休息一刻。容我把這四圍牌看完後。大家扮位時。再簽支票給你。詹占元見表兄已是答應。心中大樂。卽刻連聲應諾。除下艸帽。脫去長衣。由彭德輝遞給他一支香烟。詹占元搵火柴吸。烟立在彭德輝背後。看他門牌。因見老六和章一民欺猩猩般肉麻。當有趣。的親嬖着。當面欺人。此公何其不怒不由心中轉念。想報復那夜章一民在菱花家大房間咆哮笑罵的仇怨。君子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觀于此乃益信焉。因此忽然想起。章一民和在座

的盛洪蓀。都會叫樂餘里桂雲的堂差。且都和桂雲老三發生過關係。我如今何不出奇制勝。到電話間裏去打個電話到樂餘里去。假托是盛洪蓀的口氣。喚老三來代碰和。並請她吃晚飯。老三當然立刻就來。只要她一到。老六和他中風對煞。盛洪蓀和章一民白板對煞。倡門諺語。戲以女與女相值。為中風對煞。男與男相值。為白板對煞。其意蓋以為對死了。即成不了牌。所以喻不能成功。那時定有一齣好戲可看。諒來盛洪蓀和自己定是一樣。本節

局賬縱不像我一般全漂。又是一個漂賬客人。以此推測。鴛鴦見舊神女以牟利者。良亦不易也。定亦無力全付。這是

可以斷定的。詹占元轉念到此。正欲托故往廁所大解。好去打電話。忽見一個茶房走進房來。手中擎着幾張紅色及彩印的卡片。遞到盛洪蓀的面前道。盛先生。這是去開銷局賬的回條。請盛先生過目。盛洪蓀接過。逐張略一看。一回。詹占元的目光銳利。早已看見茶房取來的卡片。連同帶去的一張請客條。

原底。共計九張紙。詹占元看那八張卡片。共是四家人家的。每家一張收局洋的回片。一張是下節調頭的芳標名卡。這四家之中。並無桂雲的芳名在內。不由心中大樂。暗喜這口惡氣。當易名爲酸氣。今日可是出定了。邊暗喜邊推說解洩。出房梢問侍役。逕到電話間內。打電話到樂餘里桂雲的房間裏去。原來在去年冬季。詹占元亦曾叫過桂雲的堂差。所以能知道桂雲家的電話號碼。當時他本擬冒托盛洪蓀的口氣的。臨時忽然想起。日前桂雲在路上遇見。曾托自己捎信給盛洪蓀。囑咐如遇晤盛某時。又請他到樂餘里來一次。或是悄悄打個電話給她。據她說盛某在去年曾漂過她的賬。連菜帶局。統共有三四十元。至今未付分文。本節又叫過十來個堂差。從關賬路頭到今日。人影兒都未見過。面。並說章一民自從和菱花老六打得火熱之後。近來已許久不曾叫過堂差。



堂差亦不多。如今屆臨節關。經濟非常窘迫。所以不得已才向二位開口。又說盛大少。你面前現放着許多人家的回卡。想必我們去冬和本節的局洋菜錢。定必盛大少已早有預備了。請你就在此刻交給我親自帶了回去吧。免得煩勞尊价的貴足。又請章大少。我聽說你這一向在你心愛的一位貴相知那裏。報效和酒。竟無虛夕。非常熱鬧。可是對於我們那裏。不僅堂差未曾叫過一個。即偶爾在檯面上見着了時。亦從未肯轉一個局。真也太冷淡了些。如今節關已是迫近。承你章大少的照應。本節共叫過十來個堂差。請你也付給我吧。使我也好聚沙成塔。應付別的債務。這是我不得已的請求。總請原諒我的苦衷。休得見怪。我老三非常的感激呢。說着。勉強向章盛二人淡淡的笑了一笑。此

也。有無很酸恨怨意存焉。其時二人正在得意忘形的歡樂當兒。萬不料忽然遭逢這麼一



件殺風景的不幸事體。正好似兜頭澆了一勺冷水。不由得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末後竟紫漲了面皮。像猪肝色一般。連頸項都漲紅了。尤其是盛洪蓀格外惶恐無地。可憐頭上竟急迸出一粒粒的汗珠兒來。只恨沒有地洞可鑽。觀此一段文字。勝讀勸人戒煙文百卷。 畢竟雙方相持的結果如何。請閱下回便知。

第十二回

中風白板趣事巧合

酒壺茶杯活劇演連環

話說當日桂雲老三到南洋旅舍五十六號房間裏。向盛洪蓀章一民二人面索局賬。燕叱鶯噴。聲色俱厲。直使盛洪蓀無地可容。幾如芒刺在背。低頭鬥牌。一言不發。畢竟章一民比盛洪蓀值價。當時被桂雲老三一番奚落。初因和她有過關係。未免有情。又碍着菱花老六的面。所以未即發作。末後惱羞成怒。伸手在短衫袋內。摸出皮夾。說老三。我從十幾歲逛窯。十逛到今日。將近二十年。

了。從未被堂子裏人大聲大氣的擺過嘴臉。却不料今日會被你來放上這許多連珠價的連環屁。羞惱之聲如見。統共不過叫了你們十幾個堂差。在章大小眼內。真正稀鬆平常。算不得一回什麼事。我向來付局賬不打折扣。如今你既來擺嘴臉。這麼不客氣。我也不必多破費了。只不叫你吃賠賬。也就算是仁至義盡。咧。現在我照十五個堂差以三角計算。祇不過四元半。我如今給你五塊錢。算是清爽。你再在此囉唆時。可休怪我無情。說着取了張五元鈔票。擲到桂雲老三的面前道。拿了去罷。老三來意。本不欲和章一民反臉。祇不過想索取盛洪蓀的局洋菜錢。及至見了面。既見盛洪蓀面前放着開銷別家局賬的回片。又看見章一民和菱花老六那般親暱要好的神情。怒醋交集。按捺不住。因此說話時出口便即重濁了些。本來話已說僵。此刻已挽回不及。見章一民把鈔票

擲到面前。心頭更加火起。不由漲得粉面通紅。冷笑道。哼。章大少。不怕你動氣。說句不好聽的話。像你這樣的濶少。我眼睛裏已不知見識過多少了。總算你做大少的。照應我們。使我們不吃賠賬。……再要往下說時。跟他同來的小大姐和老太婆。看見不是事。怕弄出禍水來。更恐扯足了篷。下不了台。遂即同在暗中扯老三的衣角。並同聲勸阻老三。省說幾句。一面又說章大少。請勿動氣。三小姐委實這幾天心中鬱悶得緊。適才又多喝了幾口白蘭地。虧得有和事老

以為

情。此刻還有些醉意。守他酒醒了時。我們再告訴她。使她下回見着章大少

時。再向章大少道歉吧。

只向章大少說好話也。盛洪蓀將如何。

恰巧此刻四人看的牌。盛洪蓀手中

聽的白板五索雙碰。老六手中聽的白板中風對倒。彭德輝手中聽的中風一索雙碰。賈以仁手中聽的一五索對倒。牌抓完了。四人無一能和。老六把牌攤

開口中噤咕道觸霉頭。方言倒霉也。起手的白板中風。都能未得碰。聽了半天。竟和

不成。不知被那家收着呢。邊說邊伸手去翻那七墩底牌。盛洪蓀見了。把手內

三張牌。推倒在桌上道。我也是起手的對。怪不得碰不成呢。同時彭德輝也將

牌推倒笑道。你和他白板對煞。我又和她中風對煞了。她自然和不成。說罷

呵呵大笑。語帶雙敲。耐人尋味。賈以仁見了。三人的牌。不由拍手大笑。也將自己的牌推

倒道。巧極了。巧極了。四個人連環對煞。怪不得要和不成。抓黃了呢。你們瞧。不

僅白板中風都已對煞。卽一五索也都對煞了。那裏會和呢。人家但對煞白板

和對煞中風。卽已難和。何況兩樣都對煞之外。連一索五索都對死了。自然和

不成了。句句有刺。你們看。今日這副牌。真可稱爲人傑地靈。物像衆生相了。倘如拿

白板中風的俗諺。和一索五索的象形。推詳起來。哈哈。豈不是大笑話麼。說罷。

又狂笑不止。衆人被她這幾句話說明了。忍不住同聲大笑。章盛三六詹五人各有心病的。聞言都各紅了紅臉皮。章一民桂雲老三等本有氣的。都被這副牌招惹得破怒有笑。讀者思之。當亦失笑。適值這牌完後。正是四圈終了。彭德輝便從身邊摸出支票簿子。和一枝自來墨水筆。隨手即在牌桌上簽了張支票。交給詹占元。詹占元邊接支票收好。邊和桂雲老三說話。並招呼她們三人坐。桂雲老三亦有氣。當沒氣的姑且將桌上的一張五元鈔票收在身邊。撈着個現的完事。一面借着和詹占元說話。將自己對章一民的話岔開。一面即趁他們歇牌扳位的機會。緊逼着問盛洪蓀如何說法。盛洪蓀此時被逼着難以爲情。無可如何。祇得也學章一民的樣。先將去冬欠的兩席菜錢二十元從身邊摸出皮夾子來付清。後即說你既不和我客氣。我也樂得省些。也照章大少的例。局洋

照三角計算。說着拿了兩張五元的鈔票。一齊統交給老三。老三見目的已達。遂含笑收了鈔票。說了句對不住。又向大眾道聲再見。卽同着老嫗和小大姐。作別走了。詹占元本想看看他們白板中風雙對煞的趣劇。以出自己之氣。及見桂雲已走。知道戲已終場。遂卽穿衣戴帽作別而去。同時四人已重拔了坐位。菱花老六起身讓給章一民打。說要到生意上去看看。打個轉身。馬上就來。因爲自己名下還有幾家局賬。可曾送來沒有。邊說邊已走出房門。章一民見她這般行色匆忙。疑心她或與詹占元有何話講。恐怕在此不便。所以要趕緊追將出去。因此不由動了醋氣。遂喚住老六道。休走。你就停會再去看也不遲。老六應道。不僅爲着些局賬。另外還有件要緊的事。我非此刻就去不可。邊說邊自走了。章一民見她答應着說話的聲音。越說越遠。知道她已走了。心中生氣。

放下牌來。往外面就追。追到電梯門口看時。遙見菱花乘着電梯。已是下去。遂從盤梯跑下樓去。直追到門外。朝西一望。並不見老六的影子。向東望時。

按南洋大

旅舍即今某游戰場原址。在昔原爲繡雲天。後改名花世界。後又改爲某交易所。前後凡數易其主。南洋即某交易所閉設後組開者。其時該旅舍大門朝南。故云。只見老

六正和詹占元並肩走着。脚步非常迅疾。轉瞬間已從大新街轉灣朝北而去。果然不出所料。心中這一氣。直氣得面容變色。欲待追上去喚。但因身上穿的短衣。脚下又穿的拖鞋。追上馬路去。未免難看。無奈只得嘆了口氣。懶洋洋地走回到電梯邊。乘電梯上樓。逕回進五十六號房內。盛彭賈三人見他追出去時。即已估量是爲的酸溜溜的問題。生恐鬧出事來。尤其是彭德輝。因一方面是朋友。一方面是表弟。雙方都有關係。所以格外耽心。當即放下牌。首先追蹤出外。剛走到電梯門口。適巧升降梯開了下去。遂急從盤梯上追下去。走到半

扶梯已瞥見章一民從升降中上來。遂又反身上樓。走到五十六號房內時。章一民已坐在房內床邊破口狂罵。賈以仁正在那裏勸解。說白相堂子本是尋

歡取樂的。氣惱是犯不着的事。如果認爲氣惱。以後戒絕這條路就是了。因狎伎而

氣惱者衆矣。然而能做醒覺悟戒嫖者絕鮮也。噫嘻。吾欲無言。何苦來呢。彭德輝走進房接口道。老六急急要回

去。也許她是真有何要緊的事。亦未可知呢。盛洪蓀却追問密司忒章。莫非你

追着阿六喚他回來。她不應諾呢。還是另爲別事。假問具有深心。嗚乎淫朋賭友之不可交也。其害有如此。章一

民恨恨的將所見照述了一遍。末後道。這爛污貨欺人太甚。停會兒守她來時。

定要教訓他一頓。彭德輝忙說也許是事有湊巧。她和舍表弟在門口會見。兩

人同路走。順便談兩句閑。也是恆有之事。不足爲怪。章君請息怒。賈以仁隨聲

附和着盡力勸解。說我們還是鬥牌罷。章一民道。算了罷。兀的不氣破了肚皮。



還打甚麼牌。好的大家都沒甚大進出。就此息局罷。盛洪孫心中本亦有氣。亦無心緒再打。卽亦說很好。與其打牌。不如令茶房挑點烟來吸。大家抽兩筒。好消消胸中的鬱悶。章一民本亦是個癮君。被他一言提醒。卽說很好。賈以仁聞言。卽按鈴喚茶房進來。命他收牌拿烟盤打槍。並令挑一元大烟。茶房應聲照辦。送烟進來後。隨問各位晚飯如何說法。如在此地用時。用什麼酒菜。請先吩咐了。好知照廚房內去。章一民回說可照昨晚的例。到外面去叫一桌兩塊頭的和菜。叫……說到此。看了盛彭賈三人道。今日幾位都是善飲酒的。你就去叫五斤大花彫吧。茶房應聲。隨將牌收好。桌椅茶几回復了原位。拿着牌盒要出房時。被盛洪孫喚住。命他將牌放下。說恐怕停會再打。寫洪孫只是洪孫。蓋恐出二次牌錢也。其

心思如

茶房將牌放在桌上。改取了茶壺出去沖茶。轉身送了進來。說章先生。

酒菜已遵命着出店往外面叫去了。章一民點了點頭。茶房退身出去。順手將房門帶上。彭德輝料知停會菱花老六定必到來。屆時或生事故。自己不如乘早走開。較省麻煩。因想推說有事。出去走遭。停會再來。話剛要出口。忽然轉念想着。如果此時自己走了。章某定必疑心我去放龍。反于無意中結怨朋友。不如此吃過晚飯再走。于是將話縮回。走到床邊上去坐下。此時盛洪蓀早已側身躺在銅床上。首給章一民裝烟。買以仁却走去躺在沙發上。閉目養神。章一民躺在下首吸烟。口中仍說堂子裏寡老可惡。千錯萬差。總怪自己不好。滬

喚女子爲寡老。此名詞初爲一種特殊下流階級中術語。久之竟成爲上海普通俗語之一。然上等社會中人。仍不出諸口也。作者寫此兩字。出之于章等之口者。蓋亦暗示章等之身份云。

老早已知她有白板。就不該再做下去。做字爲上海倡門諺語之一。意即交結。比如某人做某伎。即某人叫某伎之條子。象

含請酒打牌等意思在內。

徧生這般糊塗。那天被我親自看見。事後竟又被他一番花言巧

語扯淡扯了過去。以後我再和他親近時，便非人類了。看他發咒，爲後反映。盛洪蓀邊

裝烟邊笑道：何苦來發什麼咒。你此刻恨得牙癢癢地，恨不得馬上把她生吞

活剝了洩忿。賊但是火氣過後，恐怕只消阿六對你罵幾聲殺千刀，豬糞衆生

打你幾拳背心，捏你幾把大腿，揪你的耳朵，撕你的嘴唇，保管你立即變做了

個銀樣蠟槍頭。反而謝過賠不是。本來英雄尙且難逃美人關，何況你我是重

情之人呢。兼說自己是陪襯語。賈以仁一旁聽得，微笑接口道：常言男子是泥做的，女子

是水做的。此公熟讀紅樓夢，可名爲紅學家。所以男子遇見女子，總被女子所征服，猶如泥土被

水所冲散融解。此乃不易之理。章君此刻發恨，我看就怕連五分鐘的熱度都

堅持不住。只消阿六到後，向着你眯眯的一笑，叫幾聲大少，灌幾句迷湯，立刻

可以使你軟化。正振下文。章一民被二人說得怒笑道：什麼話，你倆真太把我看

得不值價了。難道我當真不及別個。就沒有揮慧劍割斷情絲的勇氣麼。你們瞧着。停會老六不來則已。來時看我當面排誼。她一頓。給她點辣味嘗嘗。彭德輝深恐章一民被二人激怒了。當真做出事故來。便連忙向賈以仁使眼色。適值賈以仁立出身來。到床前取茶壺倒茶喝。看見了眼風。方才止住。那盛洪蓀原是個壞蛋。他因章一民和本人同叫菱花家的局。往往被章一民勝過了本人的面子。所以恨不得挑撥離開章六二人的情感。使兩人反目。才好使他自己不致被章一民要了面子去。此時既有眼可挑。所以乘風放火。竭力慫恿。冷嘲熱諷。言針語刺。章一民被他招惹得醋興大發。幸虧他是個老槍。當被幾筒鴉片烟。抽得稍微心氣平和了些。盛洪蓀本亦有癮。當時和章一民一抵一筒的各吸了幾口之後。才裝了一筒。握着槍讓彭德輝抽。彭德輝出入花叢已久。

對于黑飯亦頗嗜好。所以當時他早卽坐在床邊上等待。此時見盛洪蓀裝好讓他卽亦老實不客氣。說了句對不住。又說我喜愛吸上首烟。請老哥讓我自己來動手。盛洪蓀讓他原係虛邀。本意想他假客氣。回聲不抽。便好自己多抽幾口。却不道他竟當仁不讓。因此只得放下烟槍。坐起身軀。讓他躺下。彭德輝素知賈以仁不愛吸烟。所以亦不和他客氣。隨卽執槍逗火。吞雲吐霧起來。賈以仁獨自假寐在沙發上。初係閉目養神。這時竟至栩栩入夢。鼾聲大作。章一民聞得鼾聲。忍不住低聲笑道。老彭。老賈昨夜不知幹什麼營生。所以今天十二分的疲倦。一早來此。即便倒臥在沙發上。直睡到老六來時。才被老六用來火杆兒。鏑他的耳管鼻孔。使他睡不安穩。方才醒來。此刻他又睡着了。盛洪蓀笑道。讓我去如法泡製。照樣使他睡不成。說着正欲立起身來。却被彭德輝

使足將他鈎住道。盛君。請你陰功積德。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主義罷。斯言也。真匪夷所

思。老賈新近和一雙頭結合爲同居之愛。一雙頭者。隱語。老二之代名也。租小房子。上海人之所。謂小房子。

即另外租一房屋居住。並非以其屋小而名之曰小。所以名曰小者。蓋有別于正宅。而小之也。在城內石皮弄。諸滬音而讀之。其是一處有趣地名。他對

於這位同居的二小姐也。一雙頭十二分討好。百念分熱心。尤其對下層工作。格

外努力。此事凡是和他交遊的人。差不多無有一位不知。試想血肉之軀。能有

多少精神氣力。白天既須做生意。夜間又須爲內務部幹差使。那得不偷閑打

磕睡呢。我們大家都是過來人。或即非本身親歷的經驗。但亦見聞得多了。洪

蓀兄。你想可憐他。此刻才能得有片時光陰的機會。忙裏偷閑。打一回磕睡。你

如去把他吵醒了。豈不大傷厥德。所以我勸你還是行好罷。自石皮弄至此。讀之句句足爲噴飯。盛

洪蓀被他一攔。才安坐着不動。禁不住抿嘴暗笑。章一民笑道。怪不得。我說老

買這一向怎麼竟面黃肌瘦了許多呢。原來是因練習軍事學。操演戰術所致。……他們這邊談笑之聲。不防已將賈以仁驚醒。聽章一民末尾所說的老賈面黃肌瘦等語。遂忍不住呵呵大笑道。呔。孤王近來面容偶爾黃瘦。你們居然胆敢在背後誹謗寡人。該當何罪。須知孤王黃瘦。另有別項原因。纔對不是戰之罪也。……這幾句仿戲迷傳的藍青官話。一經出口。先將衆人唬了一跳。及至說完之後。不由格外使衆人哄堂大笑。齊說好一個非戰之罪。老賈你還是趕緊回去。大唱葭萌關挑燈夜戰罷。不要在此地嚷霸王別姬的白口了。非戰之罪

是別姬劇中語。賈以仁笑着立起身來。到床前取茶壺喝茶。彭德輝手中正裝好一筒烟。見他到來。含笑假意讓他抽一口。說老賈你好借此接一接力。賈以仁在本不吸烟喝酒的。近年因爲精神不濟。往往不時亦間或吸烟。至于酒呢。却是

無日不飲。不過抽烟是秘密的。至親好友無一人能得知道。因恐被人誹議。所以只在背地裏偶一爲之。鴉片這樣東西。有名喚做想思艸。凡是吸過牠的人。差不多時常容易想着牠。所以無論何人。只要抽過牠幾次之後。便常想吸牠。經過若干時以後。便覺一日不可無此君。日期一久。自然成癮。說也奇怪。但凡無癮之人。身體偶有不適。精神偶有欠佳。只消抽吸幾口。便覺精神抖擻。遍體舒適。所以極易誘人上鉤。但如有癮之後。便成爲貼骨之瘡。不僅身體不適。精神欠佳。而且百病从生。偶或有一天不吸。甚至有一頓不。或偶然遲悞了些鐘點。馬上呵欠鼻涕眼淚。時不住的流。露出種種黑籍人民的醜相。立刻現出原形來。

作者謹按。雅片爲帝國主義者毒我中華民衆。使成爲精神頹廢。能奮發有爲之人。好亡我國家。絕我宗族。我國人之被雅片毒害者。迄已數十年。國人之沉面于此毒物者。至今日增月盛。作者傳此一段文字。蓋有惕忱于心。目擊出入倡門之各階狎客。染此毒嗜者極衆。不得不大聲疾呼以警世人也。

所以編書的敬



謹奉勸國人。趕速痛下決心。從即日起全體男女。各自以身作則。戒除煙癮。燬棄煙具。以免中列強以毒物滅我中華的毒計。庶幾不負編者的苦口婆心……當時賈以仁因爲出入花叢。偶或吸幾口鴉片。遂致常想吸食。但因怕人非議。所以要吸煙時。總是躲藏在背地裏抽吸。以防被人曉得。所以連彭德輝都不曾知道。當時執槍讓他吸煙。在彭德輝原係借此瞞笑。並無誠意。不料向以不和福壽膏親近著名的賈以仁。此刻竟顯露本相。略不推却。伸手竟將煙槍接過道。老彭。你當真取笑我。以爲我不會抽大煙麼。今兒我徧掙口氣。如此掙氣。可名爲連抽幾大筒給你們看看。章一民見他已接了槍。彭德輝斜橫躺在上首。並不曾起身相讓。自己遂拗身坐起。讓道。老賈。你就睡下來。吸下首煙罷。賈以仁說聲攪擾你。即便側身躺在下首。彭德輝見他真個舉槍向火。心中訝異。癮

子在未明顯有癮之先。均隱瞞親友。蓋亦羞惡之心。使之然也。及至癮深以後。遂不自覺而流露于人前。此蓋爲必經之歷程。讀此不禁感喟。祇得邊給他捉

火邊留心他吸煙的氣息神情。是否暗行。及見賈以仁居然和有癮者無二心

中不由錯謬。暗忖定必他現因精神不濟。無奈才吸煙助勁。借些本錢使換。

不可度思。于是四人輪流着裝煙抽吸。僅僅一元鴉片。那消半個時辰。卽已吸得

精光大吉。四人坐臥在床上。胡天胡帝的閑談些時局。恰巧茶房推門進來。說

酒菜都已送到。是否就此請用。還等別人麼。章一民回說就開罷。沒有客了。茶

房應是退去。轉瞬提着酒菜。復又進來。在桌上排列了菜碗盤碟。盃筷酒壺等

物。將飯桶飯碗等物。放在茶几上。向身自去。章一民卽讓三人入座。于是四人

各据一面。章一民給各人篩滿酒後。舉杯說了聲請。並說了句怠慢。三人亦舉

杯道了聲謝。卽便飲酒用菜。賓主飲啖談笑。盛洪蓀忽然又發豪興。說有酒無

花未免遜色。彼此四人。不如各叫一個局來侑酒。比較的熱鬧些。賈以仁冷冷的道。洪蓀兄。你直逸興過飛。雅人深致得很。並非我嘴賤。人家說脫却瘡疤忘記疼。你老哥真有這種氣概呢。適才被桂雲老三當面叫囂。索取局賬。事還未曾隔夜。卽又想再叫局。老哥真可稱做海量了。如要論到善忘。直可與從宅忘妻的古人。古今媲美。可惜不曾被小報界知道。如果聞悉。定必要給你登載一段新聞。尊稱老兄爲各有千秋了。挖苦得酣暢淋漓。妙絕妙絕。盛洪蓀被他一番搶白。立刻將一團高興。化作烏有。祇得淡淡的付之一笑道。我不過說說罷了。目今已屆節關。還叫什麼局呢。雖然有幾家已開銷過了。可以叫她們的揩油堂差。但亦非常危險。此刻叫了來。定必被她們要求吃開枱酒。或是吃進場酒。今日雖白揩了一個油。但是計算起下節的和酒報效的使費來。其數實亦非輕呢。此

作者正告一般狎客。休叫措油堂差。以免一再自悞。迷途不反也。

章一民恨恨的道。還叫什麼短命堂差。如見其不豫之色。

如聞其懷

跑堂子本是尋歡樂的。但是結果往往招惹出許多氣來。夫子自道。爲之慨然。使

錢多了。被她們當做瘟生洋盤。化錢多而不落實際。結果成了個一場空。使錢

少了。被他們認爲括皮。眼中絕對的瞧不起。結果亦難討得好。所以我從今日

起。已是大澈大悟。且慢說得嘴下節絕不再足賤。無論如何。絕不踏進堂子門。發誓

永不再和窰子裏姑娘親近。彭德輝笑道。本來狎客和伎女講愛情。是在那裏

做夢啊。等到夢醒後。可惜黃金已盡。悔後嫌遲。往往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

已百年身。作者借書警世。是爲狎客作當頭棒。所以租界上現在搖號取消照會。逐漸禁娼。這個辦

法。我非常贊成。此仍是當年時事。而今回首前塵。誰能不嘆爲滑稽耶。賈以仁笑道。比如私鹽。越禁越好賣。鴉

片烟亦是如此。所以禁娼一事。亦可作如是觀。試看目今租界上。碰和檯子。陡

然比前增加了許多。這不是個明證嗎。公娼禁去。私娼反而增多。格外害人不淺。言下有無限感慨。盛洪蓀也冷笑道。各位都說得比唱得好聽。有的戒嫖。有的禁娼。恐

怕要各位少跑幾回鹹肉莊。還絕難辦到呢。

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亦當面挖苦得確當。

依我說各位

都不是書毒頭。

猶此語書獸子。

大可隨遇而安。及時行樂。

足下後來整腳時。何竟自盡而不克安耶。嗟吁。

何必

如此酸腐氣呢。我看狎客與伎女談愛情。固然是做夢。但是各位說戒嫖禁娼。而都不能躬自實行。淨說這些空話。又何莫非痴人說夢呢。……四人邊飲邊談。正在高談闊論。言不及義之時。章一民因飲酒吃菜較多。口中頗喝。按鈴命茶房去沖壺茶來。倒了一杯。正自喝着。忽然脚步聲响。房門開處。走進兩個花枝招展般的人來。四人看時。來者正是菱花老六老七兩人。此時老六已更換了適才在此新穿的衣服。和老七二人一式同穿着一身印花印度綢的衫褲。

上穿一件元色外國紗的短背心。襟上各綴着一朶絹堆彩花。花蕊中各苞有一盞小電燈。晶瑩光亮耀目。二人進來後。老七向各人請叫了一聲之後。即走到盛洪蓀身邊。伸手輕拍他的肩頭一下道。盛大少。你這向爲何不叫我們的堂差。連電話都不打一個給我。我還當你出門去了呢。說着即伸手去移過張凳子。坐在盛洪蓀身傍。老六回身掩上房門。正待繞越過桌子。走到章一民那邊去。猛不防章一民高罵一聲爛污婊子。我當你就此一去。永不再見了呢。原來還要到此地來的好不害羞。罵着信手向老六一揚。即將手中的茶杯。隔桌遙擲過去。老六大吃一驚。忙將嬌軀往傍一閃。拍。噲。嚙。一响。茶杯內茶脚。潑在桌邊上。賤得賈以仁衣襟上濕了一大片。一只茶杯。跌落在樓板上。立刻摔成粉碎。拍爲茶潑案上聲。噲。嚙。則茶杯跌碎聲也。寫來如畫。老六被罵。不由亦動了嬌嗔。忍不住亦報以惡聲。

才回得兩三句。格外引得章一民大怒。也不回言。順手拿起面前的一把半空未盡的酒壺。立起身來。向老六隔案摔去。寫醋興之發也。如是亦可駭。畢竟擲打着老六否。讀

當爲老六捏一把汗。請待下回書中續寫。

第十三回 冷語冰言之子口如刀 意惹情繚郎君心匪石

話說章一民抓起酒壺。隔案照老六劈面擲去。寫連環活劇。如火如荼。一失手情景逼真。好看煞人。

歪斜了方向。並未擲中老六。却直攆到那扇虛掩着的房門上去。拍通一聲响。酒壺被房門反震了回來。咚的一响。跌落在樓板上。壺內的花彫。一齊潑翻出來。正潑濕了老六一脚。將左足上一只白緞綉花的簇新鞋子。和一只肉色新絲襪。一齊都染污了。幸虧酒已不十分過熱。茶亦不多。賈六二人。得不被燙。衆人一齊大驚。深恐章一民再擲別的東西。忙由彭盛二人扯勸住了章一民。口

中說何必如此動怒。彼此有話好講。邊說邊將章一民扯住沙發上坐下。同時賈以仁亦恐老六拿物件回擲章一民。兩下或至揪扭廝打。因此趕速起身。張開兩臂。阻住了老六。隨手扯勸她到床上去坐下。口中說章先生多飲了幾杯。已經醉了。你此刻暫且忍耐些。稍讓他一會。守他酒醒後。我們自然使他向你陪不是。你放心。停會兒我們定必給你摘轉面子來。

猶此語給你爭回面子也。

同時忽聽茶

房扣房門聲甚急。並問裏面什麼事。那茶房因無人開門。卽回身去取鑰匙來開。等他取鑰匙到來時。老七已走去將房門開了。回身亦到床邊去問六阿姐。章大少究因何事生氣。原來那門本係虛掩着的。因被章一民使酒壺摔失了手。扔去正碰在房門上。被震了回來。那門被這酒壺的力摔着。遂自然的向前關好了。門上原裝置着司必靈西式銅鎖。所以門一關上。卽自己鎖好了。當時



茶房在外面聽得罵聲响聲。疑惑房內相打。恐怕鬧出意外。所以趕來探望。急急敲門。此時走進房來。一見酒壺茶杯。跌在樓板上。即灣腰將酒壺拾起。看了看。壺內已空。即將來安放在床前的一張梳裝檯上。又將破碎的茶杯拾起。走將出去。取了把拖把。復又進房來。將樓板上茶酒拖乾。看了看飯桶內飯。仍甚溫熱。知無甚事。即拿着拖把出房去了。此時老六被老七一問。回句誰知他發的什麼狗瘋。大約是因我下午從此地出去。走得匆忙。他叫喚我回來。我不曾依他。疑心我和詹家裏出了什麼花樣。做賊心虛。所以很爲明白。其實他真是鬼迷。我追上詹家裏。乃是因詹家裏本節的局賬。不會來抄。此言想係實情。蓋從詹占元打電話前自付語中知其然。在這裏我如當着許多人向他討。未免使他難爲情。此言自己體貼客人。正所以形容桂雲之短。妙。但又怕失去了這個機會。所以才急急追着出去。好悄悄問詹家裏怎麼辦法。七阿姐這

話不是我才在生意上告訴你的麼。萬想不到他竟會這般多心。虧我還未依他。和他租小房子呢。如果現在租了小房子。那還了得麼。說句笑話。我如果聽信了他的巧言花語。將來嫁給他做家主婆時。簡直要終朝每日尋相罵了。那還有日子過麼。唉。說到此便卽長吁流淚。掩面哭泣起來。是真是假。惟老六自知之。邊哭邊說。七阿姐。別人不知道。你是明白的。詹家裏名雖做我。其實並未和我有過什麼關係。上節我在清和坊做先生時。他雖請過兩次客。花頭並不多。本節他只不過叫過幾個堂差。連一場和都不曾碰過。上回章家裏在華振旅館叫局。我因醉了不曾去。當夜你和他同到生意上來看我。因我已同着好婆到小房子裏去睡覺。章家裏未曾看見我。便生氣動了疑心。一口咬定。硬派我那夜是睡在生意上。陪詹占元睡的。七阿姐。你想想看。這不是真正大舞台對過天曉得。

麼。今見他又吃起乾醋來了。明明有介事偏說是乾醋伎女之言均可作如是觀

幸虧我還不曾嫁他。如果

嫁了他時。無事生風。都像這樣鬧下去。那還有日子過麼。

句可用嫁他二字。是伎女籠絡狎客的惟一手段

亦狎客着迷之惟一原因。

本來堂子飯不是人吃的。人家不知道的。總以為堂子裏過的日子。

是天堂生活。却不知全是地獄生涯。只曉得穿的綢。吃的油。是何等的風

光。却不知毫無趣味。受的氣。吃的苦。真比衆生不如。

此著者所以又另撰一部天堂地獄。概乎言之也。六言雖僞。

然亦實情。

本來吃堂子飯的人。是客人的犧牲品。在客人眼中。當伎者的。簡直不

當人看待。然而拿伎女出氣。也要扳岔頭。扳得合理。吃醋也要吃得有些名目。

如果做客人的都像他這麼一味的無風起浪。從象牙筷上尋權絲。在鷄蛋壳

內尋骨頭。凡是吃堂子飯的人。格外要做客人的出氣筒。冤枉得沒路走了。說

句老實話。跑堂子原是尋快活的。凡事總得看破些。認不得什麼真。果如要這

麼好吃乾醋。只好奉勸他。還是守本分些。終朝每日在家裏陪伴着家中的黃臉婆子。休得向外面來招花惹草。免討許多閑氣。此作者借老六之口。正勸世間一切狎客。休說我和

姓詹的沒有什麼道理。卽或其有什麼道理。亦不能多心吃醋。別說不曾包我。

卽作爲保我。包我一節。不過養活我數月。包我一年。不過添了我一歲。亦不能

阻止我和別人要好。何況是毫無道理呢。柔中有剛。可稱舌劍唇槍。休說我無什麼恩客。就

是有別個恩客。無論何人。亦都不能和我吃醋。何況姓詹的和我尙無道理。亦

是個普通的客人。尙談不到要好兩字。更夠不上恩客資格呢。無論張郎李郎。

凡是來叫局吃酒碰和的。一般都是客人。在我們當伎者的眼中。並無什麼軒

輕厚薄。當然不能因爲張郎。便得罪李郎。如果個個客人都是恩客。恩客也做

不了這許多。當妓者的只該着一個身體。那裏來得及呢。或者個個客人都是

瘟生世界上才能有多少真正曲辯子。洋盤阿木林呢。語語刺耳。句句動人。况且上海灘

上。同幫客人。合做一個姑娘。無論是先生阿姐。亦多得緊。如都像這般吃乾醋。

怕不鬧出人命血案來麼。與其量窄。無福白相堂子。不如絕跡花叢。不要出來

交際。謝絕應酬朋友。免得因白相氣死了。還落個笑柄……老七聽她越說越

凶。太覺尖刻。怕她再說下去。更說出許多不雅的話來。得罪了衆人。反而格外

弄成彊局。下不了台。扯足了弓弦。把弓弦拉斷了。反而箭射不出去。因即伸手

堵住了她的櫻桃口。邊用手帕兒給她拭淚。勸道。六阿姐。省兩句罷。章大少和

你的感情。本來極好。因爲愛你。所以才和人吃錯。如果不是愛你情深。又何至

于吃醋呢。並非我幫着章大少。要怪你不好。本來你不應該適才走時。不和他

咬過耳朵。說明原故。不過章大少也不好。事情未曾問明青紅皂白。就糊裏糊

塗的捧東西打人。幸喜不曾捧着。如果碰傷了那裏。可不是闖出禍水來了麼。不過六阿姐也得原諒章大少些。因爲章大少此刻已是喝醉酒的人了。亂了本性。所以才糊裏糊塗的容易生氣。如果不喚醉了酒時。斷乎不至如此莽撞的。我如今不怪別人。要怪怨各位大少不好。方才不該讓章大少多喝酒。也要怪我不好。如果我早來一步。也可以把六阿姐名下的事。告訴給六阿姐聽。六阿姐亦可不至于立即要回到生意上去查問。便是要追上詹大少問局賬如何說法時。有我在此地。章大少便是因爲悞會多疑了心時。我也可以給六阿姐解釋明白。絕不至發生悞會。也斷不會讓他多喝這許多酒的。說來說去。千不怪。萬不怪。總要怪我不好。守過了節。我來作東。請你們兩位吃大菜。算是我給你們兩位陪不是。此刻當着各位的面。我給你們兩下叫開。

叫開爲上海流行之一種檯中人術

語。現已成爲俗諺。意卽北  
諺拉場子。文話和解之意。以後大家不提。仍舊卿卿我我的要好。不許再生悞會。

如再提今日之事。便大家公議處罰。各位看我這句話對不對呢。先怪老六次怪  
章一民又怪怨

衆人後只怪自己  
真善于詭令此時盛彭二人正在沙發上勸解章一民。章一民本因有了幾

分酒意。在抽煙飲酒前後。又被盛洪蓀幾句話激怒了。餘怒未已。當時一見老

六進來。想起了適才之事。不由陡然震怒。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茶杯酒

壺來就擲。因爲怒恨極了。所以口中一時罵不出聲。祇罵得有限幾句。當卽被

盛彭二人拖到沙發上去坐下。本欲再掙扎着搶步過去。發一威的。因見茶房

進來。所以才止住了。等到茶房出去。老六帶哭帶說的哭訴起來。哭的聲音比

說話的聲音大。祇聽得嗚咽着將追上詹某是爲索局賬的原因說出來。以下

所言都未十分聽清。非此寫其假糊塗。實  
寫其有幾分酒意也。因爲聽見老六哭了。又說出走的原因。

不由把酒意被她的哭聲驚醒。怒氣被她的幾句話說得消散。登時軟化了許多。及至聽老七說自己因爲愛老六。所以才吃醋。怪老六不好。這幾句話。正中心懷。不由轉怒爲喜。聽說老七怪自己不該莽撞的幾句話。不禁被她說得服貼貼。竟自悔孟浪起來。覺得自己有話應該說明。實不該如此粗魯。當時老七說完。衆人又接口說了幾句勸解雙方的話。都借着個醉子。派章一民的不。勸老六止淚。並給章一民遮蓋。章一民此刻醉意已解。因一時無以自解。便索興裝醉。歪靠在盛洪蓀的身上。盛彭兩個見他如此。便索興起身讓他躺在沙發上。賈以仁便乘勢討好。走去絞了把手巾。結老六擦臉。一面問六七兩妹。可曾吃過晚飯麼。老六回說早呢。我們才吃過點心。此刻腹中並不餓。各位請先用罷。盛洪蓀道。既未吃過飯。不必客氣。就在此隨意胡亂吃一碗便夜飯罷。



惜花獻佛惠而不費。

說罷即按鈴喚茶房進來。吩咐他去開一瓶鹹汽水。說是章先生醉

了。

看他作弄人妙。又命帶兩付碗筷進來。章一民聽得暗笑自己並不真醉。何必喝什

麼鹹汽水。即說我不吃汽水。你還是給我再拿一塊錢煙來罷。邊說邊坐起身來道。已是殘肴了。那還能待客呢。這樣罷。方才是我不好。我如今自己認錯。七小姐。你曉得老六歡喜吃什麼菜。你就給她代點一樣菜。算是我給她陪話的。你自己愛吃什麼。也點一樣。算是我酬謝你的。點了一齊去叫。等菜來時。大家一同吃飯。老六見他認錯。放下手巾。並不做聲。反將身體躺在床上。命茶房先去拿十枝茄力克來。茶房應聲曉得。即說添什麼菜。請想想看。寫好了我好打電話去叫。邊說邊伸手去拿了拿茶壺。見還有不少。遂放下轉身出去。章一民即乘此淡着臉兒。走過來催問六七兩人。添什麼菜。又說盛君。請你寫一寫吧。

邊說邊拿過茶壺茶杯。逕走到床邊。放在床上煙盤裏。竟嬉皮笑臉的歪身在老六的對面橫躺了下來。邊倒茶邊對老六道。算我不好。怪我錯。你不要動氣。

我先倒茶給你陪話。守煙來了。我再裝煙敬你。你愛吃什麼。點了好去叫。

寫嫖客醜

態。如活現紙上。讀者至此當爲浮一大白。曰。妙哉。

一面倒好了大半杯茶。一面又催老七快點。老七笑

道。何苦來。章大少並非我要挖苦來。與其前倨後恭。何如方才稍微忍耐些呢。

又說六阿姐。章大少既已認錯。向你倒茶招陪。你就看在平時一向的交情上。

原諒他這一遭罷。下次章大少如再犯這位老毛病時。休說六阿姐你不答應。

他。便是我也絕對不讓他過去的。又說六阿姐。既是章大少這般說法。你就領

了他的情罷。免得他心中不安。停會兒黑飯白飯。一齊都吃不下去。連覺睡不

熟。那時反而你要心中不忍。在背地裏偷彈眼淚。

寫伎女之對客手段其輕靈婉妙也可畏。

不如此刻

領了他的情。免他不放心。疑惑你不肯和他和好如初。重一句。老七真善于說話。又說章大少。你也隨意自己添樣菜來。算是陪陪六阿姐和我。並請請朋友。算是給各位朋友道驚。免得我們吃了不好意思。六阿姐歡喜的菜。我是曉得的。此刻要她說她一時不好意思。就由我大胆給他作主。代點了罷。你自用什麼。請你自己說。我隨便什麼菜都吃。你和六阿姐點了。就和我點了一樣。沒甚彼此。你要請我。改日再做東道主罷。說罷。卽向盛洪蓀道。六阿姐最愛吃大活鯽魚湯。你就給她寫一罷。盛洪蓀早已取紙筆在手。聞言卽伏案寫了。章一民道。七小姐的話。我怎敢不遵呢。卽說盛君。煩你寫一樣紅燒蹄筋吧。盛洪蓀也依言寫了。章一民又問七小姐。可要帶兩只冷盤熱炒來。用點什麼酒麼。老七笑道。還吃酒呢。再吃酒時。恐怕又要闖窮禍了。我們不吃酒。要吃時。改日再吃罷。章一民道。

不過七小姐不另叫一樣菜。我總有些不過意。老七笑道：自己人，客氣什麼呢？日子長久呢。只要下節你肯多給六阿姐多請幾次客，多做幾打花頭。盛大少請客時，你肯給盛大少多代邀幾位朋友，多幫幫忙，就在裏頭了。何在乎此刻呢。

寫伎女之心事口吻。如聞如見。的是「細」。

如章一民笑道：那是自然。正說着，茶房已取了兩副碗

筷調羹和香煙鴉片進來。分別放下。接過添菜的字條兒，轉身去了。章一民將香煙取了五枝，四枝奉敬老七，和盛賈彭等人。一枝遞到老六口內，拿去煙燈上玻璃罩，擎起燈來。先給老七等人逗火。後又送到老六口邊道：六小姐請平平氣。用煙罷。老六見他這麼嬉皮笑臉的，倒茶奉煙，忍不住嗤的一聲笑將出來。吸燃了香煙，伸手過去刮章一民的鼻子道：哪哪面皮要嗎？當着這麼許多人，坍台也不怕嗎？真正鴨屎臭。阿要氣數。

是得意語。是借此收科語。然亦作者形容狎客醜態。

章一民見

她已接煙在口。並吸燃了。心中好似把一塊石頭。落將下去。陡覺愉快安慰了許多。當時被她這麼一括鼻頭。帶笑說出這句話來。不僅未曾生嗔。反而視同

無上尊榮。認做萬分欣幸。竟將適才擲壺摔杯的怒火。立刻化爲烏有。以爲趁

此可以下台。得能彌縫已破的裂痕。不由大喜。忍不住竟格格地笑出聲來。略

住笑聲。低音婉言道。我和你不比得外人。坍台在你的面前。有何關係呢。寫狎

態。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堪稱鬼斧神工之筆。我巴不得要在你面前坍台才好。當面奉承。諛則極其諛。醜態可掬。一剎那間

已判若兩人。此俱爲色不迷人。人自迷下註脚也。因爲你討便宜。就是我自己討便宜。還更比我自己得

着便宜加倍快活。假如你吃了虧。就是我自己吃虧。還要比我自己吃了人家

的虧。來得格外難受。忽然說得如此體貼入微。此不僅狀狎客之醜。實係暗寫妓女哭笑可畏。委實我適才是多喝了

幾杯酒。如非醉了時。我絕不致不問情由。便行粗魯。不過有一層。我酒醉畢竟

心中還明白。所以拿起茶杯酒壺來。擗打你時。手下還有分寸。所以故意的歪向傍邊。不曾當真向你身上沒頭沒臉的亂擗。如果我不留意時。怕不此刻已當真的擗擊破了你的芳姿麼。遁辭知其所窮。如此獻慙。正不番唱演丑表功。醜。醜。醜。及至酒壺擗出了手。我即已心中自覺猛浪。太鹵莽了些。但是事已僵了。沒奈何只得腹中暗自作急。因這一急。又聽得你哭泣之聲。不由格外心酸。幾乎我亦陪你同流眼淚。因又格外自怨自艾。不該如此莽撞。因此一酸一急。立刻竟將酒醉嚇醒了。所以阿七一出言怪我不是。我即滿口承諾。不敢再辯。並決計當着朋友和阿七的面。當場即向你陪不是。免你鬱悶在心。停會兒吃下飲食去。心中不舒服。更爲舒你的氣。怕你吃下晚飯下去不消化起見。所以特又命茶房拿一塊錢大煙來。請你抽吸幾筒。如此。句。六妹。句。你總可以原諒我了吧。句。如此體貼入微。可謂極前倨後恭。

之能事。此一段文字。非正寫狎客之自陷魔障。章一民嬉皮笑臉的。低聲委婉着。說爲人自迷色下註脚。實反寫滿女之笑哭可怕。

出這一番認錯賠罪道歉體貼。均兩字的溫存憐惜的話來。一句句鑽入了老

六的耳內。齊都打動了她的心弦。只覺得他一往情深。實堪稱爲愛我的恩客。

方才雖覺他太殺風景。然而在此時竟肯低首下心。說這麼許多好話。亦可算

得是非輕容易了。因此老六聽罷章一民的話後。竟如醍醐灌頂一般。傾刻被

他的迷湯灌得醉了。忍不住落下幾滴酸辛淚來。伎女之真正眼淚。狎客極不易得。章一民居然能得之。亦是奇遇。

嗚咽着道。總算你還是有良心。尙未完全糊塗。倘如剛才竟失手真打傷了我

時。你可不就馬上惹起無限風波來了麼。明明吃醋。真正擲擊。却被他巧語瞞過。于以知說話難。聽人說話亦不易也。兩

人對面悄語低言的溫慰着。早已被七賈盛彭四人冷眼傍觀。側耳細聽。看聽

了一個飽。忍不住一齊腹中暗笑。與其此刻要這般愛好逾恆。肉麻當有趣。不

怕傍人齒冷時何如適才大家都忍耐些呢。大家正在腹中怙懣。忽聞老六又嗚咽起來。大家因知這是他們情話纏綿的緊要關頭。因爲老六深感章一民的體貼溫存。所以才致涕零。

此世人所以有疑激涕零一成語也

此刻如果驕言進勸。未免成了個

文蛋壳子。太不識數了。

按文蛋爲果品名。其壳(卽皮)在往旱烟袋盛行時。人恆剖分爲二。製成碗形。作爲盛旱烟之用。蘇州人稱爲烟木碗。以吳音

諧之。其意若評討厭人。

故此大家都見如不見。只各自談說些別項事務。盛洪蓀卽此扯

過了老七。往沙發椅上坐下。儘量調笑。賈彭兩人見此情形。不由生別人皆有我獨無之感。因卽相將悄悄溜將出去。章一民見老六又流眼淚。忙取手帕兒給她拭淚。邊又低聲說了些溫存體貼的話。老六此刻心中陡的轉念。章某目下正當屈伏之時。如有甚事。和他開口上去。他定必百依百順。不會不依從我的。我不趁此向他要求。失却了這個機會。豈不是失之交臂麼。因此卽接過手



帕自己拭淚。一面又回灌了些迷湯。先說幾句堂子飯真正沒有吃頭。自悲身世的話。使章一民越發覺得不過意。然後才由漸而入。說到正題上去。畢竟所言如何。請待下回續寫。

## 第十四回

嘻嘻哈哈恣情作雅謔

是是非非縱談肆譏評

話說菱花老六趁着她自己一陣撒嬌撒痴。鼻涕眼淚。將怒火高燒。醋興勃發的章一民制伏了後。芳心一動。遂一面自己拭淚。一面乘機向章一民進言道。阿章。我下節仍在菱花家做阿姐。拆三份賬。定洋已老早接收過使用完了。這是你早已知道的。祇是我如今思忖起來。深恐下節做不滿三份的花頭。平時拆的賬。收得進。賠不出來。況且做不滿三份。到臨時要照份頭賠出來。也未免太難爲情。所以我想和你商量。在下節調頭訊內。你給我多做幾個花頭。使我

先打定了牆根。庶幾可以份頭多拆些。進項寬裕。方可不鬧飢荒。基礎穩定。才能不致坍塌。你在節後。卽去尋賃房屋。我好和你同居。能早一天。是一天。因爲

大真正不合算。過了下節。我便決計不再做這下賤生涯。一定

自己身體。嫁你時。你可不致化費多錢。就是我母親亦很

一票錢財。她老人家長說。女婿只要我看得中。真

不干預。所以我母親方面。可稱毫無問

了。嫁你。亦不要你多所化費。能

一人關係密切。原是毫無

添置。你雖然多化

無裨益。况且

誦起來。定必十

以 伎女之使人上鉤。純仗嫁人爲法寶。讀此

多帮忙。給我摘面子之外。

費的就是破費我的。能免去減省

比如有給我請客吃酒碰和的錢。代我創

不過我很不放心。就怕的我嫁你之後。你仍心不

名在外面胡調。現在待我甚好。極能使我稱心如意。將來

我置諸腦後。那時必要使我怨盡怨絕的。不過我深心你爲人

極有良心。從你平時對待朋友的情形上看起來。卽已深知你是位忠實誠信

的多情多義之士。你對於朋友尙且如此有義氣。對於我當然可保無虞了。這

不過是我的杞憂過慮罷了。我現在決心嫁你。除去生意上的好婆。和我的生母以外。別無他人知道。卽老七和我如此要好。亦不能知道。因爲我恐她大意。告訴別人。風聲傳出去。怕有許多不便。一則防客人知道。下節不肯做花頭。局賬收不起來。我得賠償舖房間好婆的損失。反因此害你多化錢。二則怕你在下節忽然中途改變。我那時不啻自打嘴巴。豈不太難爲情。所以我現在知照你。這件事。你必須嚴守秘密。切不可對人言及。無論至親好友。一概不可提起。尤其是現在此地的幾位朋友。如盛洪蓀等人。更不可使他們得知。並非我好多言。離開你們朋友的感情。實因我是傍歡者。清。你是當局者迷。這幾位令友。差不多全是酒食朋友。尤其是姓盛的。他每次來應酬你。那一回不是吃的鑲邊酒。白吃白喝不足。還要害你多費些錢。我看他每回來了。總是首先發起打

牌由他包頭錢。坐下來先伸手向你借賭本。結果贏到了。他便向袋內一塞。連賭本有時都不還你。輸却時。頭錢總是你自己掏腰。還得給他代還賭債。這是他的老花樣。我已看得厭了。他現在和老七很像打得火熱。老七因爲當初是你代的媒人。猶言是你介紹的。所以在表面上不得不和他敷衍。實際上早已厭惡他到十二分了。借六言以揭盛洪蓀鑲邊之湖態。與初集盛洪蓀確和向主人借本錢時應。你想這幾位朋友都是些畢的大

少。畢的二字是西語。意即空心大老官。荷花客人。滑頭碼子。

倡家眼光最毒。客人之內容好歹。能逃其目者極鮮。故六言精確。

我勸你

以後須和他們少親近爲妙。免得日後上他們的當。何等關切。此爲妓女籠絡客人的手段。老六邊

說邊賤扭盛七等人。因見四人都不在近前。所以才真言無忌。老六的這番言

詞。直說得章一民十二分的憐愛。信服。敬佩。口中不住的唯唯諾諾。從此遂格

外加了一層迷戀老六的心思。當即一口應諾。說下節統共三份花頭。我獨自

包做一份。憑我的交際。三十個花頭。諒不爲難。

倡門例以三十個花頭爲一份。故云。

你儘可以放

心。如到了尷尬時候。你打合不着別人。三份花頭做不滿時。我再給你設法補足。至于租小房子以後。衣服首飾。那當然是我的事。無須你勞神。講到這幾位朋友。我非不知他們的舉動行爲。只因彼此相交已久。一時不好就陡然冷淡。所以才姑且敷衍。守到節後。我決計慢慢的逐漸疎遠他們。章一民說話時。邊使煙簽子在燈上燒煙。已裝好了一筒。遞槍到老六的櫻唇邊。讓老六抽煙。自己給她捉火。老六將手中香煙頭扔了。吸完了一筒煙。仍和章一民低聲說着體己的話。接着兩筒三筒。又吸了兩口。老六道。我不能再吃了。吃得過多。恐怕要醉。煙醉了。比酒醉還要難受。還是你自己吸罷。又說你方才多喝了酒。煙能醒酒。酒亦能尅煙。所以往往有許多人。用酒戒煙。你此刻不如多喝兩筒。解解

酒罷說着拗起嬌軀。說你橫到下首去。讓我來給你裝。章一民應聲是。卽起身和她對調。老六借着調邊的機會。偷看盛賈彭三人和老七等。並不見賈彭二人。祇見盛洪蓀樓着老七。在沙發上低言悄語的喁喁情話。因說阿章你看。彭賈兩位往那裏去了呢。怎麼他倆出去。我們並不知道呢。

賈寫二人說話時。一心專注。未留神到別處。是

傍寫

觀筆。章一民聞言。坐起探頭一望。果然不見賈彭。正欲問盛七二人。可知他倆

何往。却見房門開處。彭賈二人已各挽着一的妙齡女子。笑盈盈的走將進來。各拉了一張凳子。謔道。請坐請坐。那進來的兩個麗人。見了章一民盛洪蓀菱花老六老七等四人。未坐下身。先向章盛二人各請叫了一聲大少。又各招呼六七兩妹一聲阿姐。彼此招呼過後。方才坐下。章一民忙在煙盤內取香煙。彭德輝看見。早搶步過來接了。遞給二人。又在床上取過火柴。給二人點燃。二人

笑謝了。隨問六阿姐。下節可還蟬聯麼。或另調在誰家。牌子可更換麼。七阿姐可仍和你同在一起麼。老六應道。我們並不調。牌子亦不換。房間亦不搬場。不過七阿姐本節是做先生。下節却改做阿姐了。我下節本想調人家的。因為和房間裏人。都還感情甚佳。舖房間的好婆。又待人客氣。我和七阿姐非常談得來。被她挽留著。我不好意思。更恐調往陌生的人家去。不大相熟。怕人家的脾氣合不來。反而美中不足。所以我二人相約。決定聯下去。你們兩位呢。二人道。我們本亦想不調的。只因本節我們的牌子。被搖去了。所以只得臨時抱佛脚。下節租含芳的牌子。房間已看定了。在樓上東廂房。六阿姐同七阿姐有暇時。請過來白相。六七二人同回要的。但不知定在何日進場。可就是清和坊沿馬路含芳麼。二人回說正是。我們定于初七進場。六七二人道。兩位此刻從何處



來。怎麼會和賈大少彭大少兩位遇見呢。章一民亦問賈彭二人。在什麼時候走出房去的。賈以仁笑道。你們都不要說。讓他們猜猜看。老六笑罵道。短命賈家裏。牽絲攀籐的賣什麼關子。誰耐煩白費心思。猜你們的這些沒相干的事。老七也笑道。賈家裏是副賤骨頭。非討罵不可。我嘗說男人家都是些蠟燭。非點不亮。賈以仁笑道。好厲害的兩張利口。可惜只捨得罵我老賈。章大少和盛大少。你們就都捨不得罵了。彭德輝笑道。誰和你說他們不捨得罵章盛兩位大少呢。不過他們要罵時。總得關起房門來。躲在被臥內。無人聽壁脚時。才肯罵罷了。當着我們的面。自然不罵給我們聽。她們並非捨不得。實情怕被我們傳揚出去。給人家作談笑的資料罷了。罵要躲在被內罵。其罵也不可思議。老六笑道。彭家裏現在亦學得貪嘴賤舌的討便宜了。七阿姐。你不要動氣。這兩個小官。都年輕不懂

道理守我回去。好好的教訓他們一頓。下次絕不再帶他們出來白相。依我的性子。此刻如非看在四阿姐五阿姐兩位的面。光起火來。滬諺。狂言。動起怒來。定將這

兩個蓄牲。不論大的小的。各打二十下屁股。明兒關照先生。將他倆一齊都關

夜學。罰他們在書房裏各跪三個鐘頭。索興亂討便宜了。讀之可發一笑。幾句話說得衆人一

齊大笑。原來賈彭兩人。接過章一民遞給他倆的香煙吸燃之後。初本和盛七

等人。立在離床前咫尺之地。胡天胡帝的閑談。因見章六兩人在床上低言俏

語的那副神情。大家不便立在面前做煙木碗。因此各向那傍走去。盛洪蓀因

接扯了老七。同到沙發上去坐下來。初還很規矩。不過咬咬耳朵。後竟老實不

客氣。洪蓀把老七強行樓在懷內。親她的嘴。彭賈二人走過這邊來。本都坐在

桌前椅子上的。一見這邊的情形。比席上的還要不雅。一句寫盛洪蓀急色醜態難堪。與強行申字作正。烺染。

遂各披了披嘴。一齊起身。未曾開口。卽走出房去。在樓上各房間外面充住了。臨時的巡閱使。二人緩步行走。邊向兩傍探視。凡是房門開啓着的各房間。無不注意窺探秘密。邊口中低聲說着話。訕笑章一民先太會吃醋。此刻又太肉麻。又議論桂雲老三來得太突兀。湊巧她何以得知章盛二人在此。特地趕來逼討局賬。這其中或許另有人把水。亦未可知。二人議論到此。遂都想到詹占元身上。不過彭德輝因是表弟。心存徧袒。所以迴護着。不說出來。賈以仁亦因彭詹是中表。怕說出來遭怪。更恐章一民亦料到此。其實自己並不曾說。不過此時大意出了口。日後如章詹兩下鬧出亂子。被彭德輝將來因我今日曾言過。疑猜是詹占元在暗中搗的鬼。必要疑到是我挑撥出來的是然。那時自己便處于嫌疑地位。真所謂凡事只爲多開口。與其日後受無謂的抱怨。不如此

時謹守朱子家訓上說的君子戒多言。言多必失的兩句格言。

不僅書中人應守即世人亦應守此戒。

故作者詳言之者。實重之也。

因想到此點。賈以仁懷着投鼠忌器之心。遂將要說的話。留中

不發。二人議論罷。桂雲索局賬的事。卽又談到菱花六七兩姊妹。一搭一擋。一吹一唱。兩張嘴都極其來得。竟毫不爲難的將一個一團火氣的章一民。折服在她倆的面前。照章一民適才招賠老六的情形看來。如非怕人看見難爲情。定必演一齣疏樓的戲劇。亦未可料呢。賈以仁又說一民是你我的盟兄。照禮我不應在背後講他的乖話。不過我代他想。老六旣不是天仙美女。論年紀亦不能算得妙齡。況且面龐兒上。也和他本人一樣。正是天生一對。地成一雙。都是一臉的細白麻子。雖然不犯嫌。然而在女子容貌上講來。未免美中不足了。一民旣因她和人一再吃錯。總可算是無趣已極了。像阿六這樣的人品。窩子

裏儘多。何苦來定必要做她呢。況且已和她鬧過了。感情已傷。還談什麼恩愛。方才一民談着臉兒。低首下心的向着她認錯賠不是。真正多此一舉。依我不如索興乘此一刀兩段。下節另開新戶頭。堂子裏的人。誰不是抱的金錢主義。像一民這樣肯化寬錢的洋盤脚色。誰不當他爲好主顧。一般都是吃酒碰和。何不揀佛燒香呢。時髦的先生阿姐。或者因嫌一民的容貌推斑。此在言不放在心中眼內。做上去難得討好。但是何妨去燒燒冷灶。揀一個不時髦而人品尙俊。脾氣溫和的先生阿姐做做呢。正合着燒香燒到苦廟裏的竅檻。施的化費不大。受者已覺可感。她們不紅。身分不大。自然容易入彀。一般能和阿六這邊有實惠。比較而且有趣得多。彭德輝笑道。你的話雖言之成理。可惜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常言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阿六的容貌雖然平常。然而迷戀她的人。

却不僅一民兄一位。可知她另有一種迷人的手段了。一民兄既因她一再和人吃醋。這當然是因愛之深。所以才生出吃醋問題。如非真心愛她。何至與人潑翻醋罐頭呢。所以我對於一民兄。除去勸他平氣耐性之外。從不勸他跳槽。就你我和他的交情論。極應該勸他戒嫖。絕跡花叢。摒除煙嗜。才是道理。無如這兩件都是他生平最喜好的事。如今勸他力戒這兩件。正是拂人之性。不僅辦不到。反而傷感情。所以我們才不勸他。就我的眼光看來。一民兄如此量氣狹窄。實不合乎嫖客的資格。倡門之女。本係把人盡可夫主義的。她們在妓院裏一天。只好充當寬緊帶一天。淨瓶中的水。她們爲普濟羣生起見。正恨其不多。因爲他們對於狎客。恨不能廣行慈悲方便。使來者皆大歡喜。如願以償。如無缺望。方才好使狎客們都心悅誠服。肯鞠躬盡瘁的報効和酒。恭獻衣飾。狎

客們只好眼開眼閉的見如不見。倘如一齊都像一民兄這樣氣量狹小。可就

糟糕了。能不鬧出人命血案來。已屬幸事哪。

此作者警告世之狎客。涉足花叢。切忌量窄。氣量小。則易于其醋海之波。生

無限禍害。此非作者勸人狎邪。實勸人絕跡北里也。

像一民兄如此小量。便跳槽到別家去。亦必要鬧醋勁

的。他今天曾因吃醋而生戒嫖之心。你我本都附和他的意思。說幾句勸他戒

嫖的話。不料却被盛洪蓀在傍驕言。說出些不倫不類的流行時髦話來。表顯

別人都是迂腐。他是新時代潮流的新人物。更意含譏刺。給一民兄搨小扇子。

適才一民兄見老六進來。卽擲杯壺行粗。可算都是他做成的圈套。使一民兄

鑽的。別的不談。他那次不是借着應酬一民兄的表面。使用吃鑲邊酒。並和老

七暗渡陳倉的手段呢。一民兄屢次代他扛木梢。卽如本節因他給老七捧場。

做幾次花頭。那次不是一民兄給他墊付大宗款項呢。比如今兒代被桂雲老

三立逼着索討去年的菜洋局洋。當着阿六的面。坍了儂大的一回台。虧他竟有這副老臉。居然能膩在這裏。久久不去。等侯阿七來了。照情理推想。阿七當然已知桂雲追討欠款的事了。他竟能不怕六七兩姊妹。暗中笑痛了肚皮。老臉拖住阿七。在沙發上做出那些醜態來。真足令人汗毛站班呢。

汗毛站班爲上海某種社會之

一句流行俗語。意卽文言毛戴。和毛髮俱悚。

賈以仁嘆道。我真不能。堂子裏的女人。怎麼都是天生成

的賤骨頭。比如她們對待肯化費銀錢。有求必應的狎客。她們除去看在孔方兄的面情上。不得不假意慇懃之外。至于講到實際。簡直絕無僅有。她們在背後。不要笑罵做瘟生阿曲。徧是逢着些不尷不尬的下流社會人物。她們反而格外特別討好。肯鬆褲腰帶。甚至汽車夫理髮匠西崽烏師等人。她們竟視同上賓。情願陪他們去開房間。甚或賠了身體。還另外倒貼他們的金錢。尤其對



于唐明皇的後人。格外來得巴結。差不多堂子裏的寡老。所以蹙脚的大半都。是因爲胡調。纔致負債。她們到得負債蹙脚之時。沒奈何遂改用巧媚的手段。迷惑狎客。在狎客身上。恣浴。假如要她們一本正經的自怨命苦。好好兒的巴結客人。把恭維那些沒相干的主兒的小心性兒。用來恭維正當的狎客。結果將來雖不說能怎樣富麗堂皇。然而總可不致應那人老珠黃不直錢的語讖。不致遭受名花無主怨東風的態慘了。無如她們平時對待客人。無論來者是誰。全都視同蘇和兩州的貢燭看待。以可狎客全是些不點不亮的主顧。所以都各做出一副驕矜自恃的神態來。那一股標勁。竟可使嫖客望而却步。敗興而返。只可惜她們對待那些不化錢的人物。竟都全肯把素搭的松香架子。豈腐架子。一齊推翻。情願做小服低的挨打受罵。送身體。貼金錢。結果還只落得

一場失足千古恨。回頭百年身。慨乎言之。倡門之子。蓋各反諸。賈以仁越說越野。幾至說到海

濶天空。歸根落叶。總是怪怨妓女胡調。不巴結周正肯用錢的好客人。彭德輝

笑道。老賈。你這些老生常談。真是耶蘇講聖經。說來說去。總不過是那麽一回

事。伎女倒貼漢子。也不定是下流社會的人。誰都知道。受伎女貼錢象養的大

概任何階級的人都有。左不過是以下流社會的人爲較多罷了。至于伎女養

漢倒貼。本早已成爲公開的秘密。讀此一段問答閑言。不覺愾然于狎客之成爲冤桶。從前只有舖房間作

七十鳥的。和很紅極時髦而又漂亮的冶葉。有這種勾當。如今倡門中久已此

風大盛。連號稱清倌人的小先生。都很有沾染此惡習的了。何況其他哩。作者儘量

揭佈倡門黑幕者。蓋苦心警世。欲勸人立刻自惕戒燻也。此種花國艷史。不僅你我時常涉足花街柳巷的能

盡知其秘密。便是久居春申的老上海。又何嘗不都耳熟能詳呢。然而讀者如有不悉倡門黑幕者。

不妨講讀者最近新編改撰之傑作  
花艷史書。以窮其源委也。

你如將這些話對我說。發牢騷時。正好比在孔

丘門前背四書囉。說罷呵呵大笑。賈以仁亦不禁被他說得笑出聲來。彭德輝忽然想起道。老賈。我們儘管在此閑談。忘却了吃飯問題。一民添叫的菜。此刻怕不已送了來麼。我們且偕同回房去吃吧。管他什麼狎客是冤桶不冤桶。倡伎是可惡不可惡。一語剔開縱談是非。于是挽了賈以仁的手。偕回五十六號房間內來。畢竟添的菜已送來也。未且待下回再寫。

第十五回

熱火燒心征車逢白板

冷水澆頭旅店來紅顏

話說彭德輝賈以仁二人因不耐看章一民和老六盛洪蓀和老七等兩對男女的肉麻神態。覺得別人皆有我獨無。頗爲無聊。遂相偕着悄悄溜出房外。邊談邊走。不覺間已將本樓各房間外面的行路甬道。繞轉了兩個來回。正緩步

走着擬踱回五十六號房內去吃晚飯。因恐添叫的兩樣菜或已送來。使床上和沙發上的兩對男女等候自己二人。未免不美。故此二人住口不言。逕行回五十六號。正並肩走着。猛聽得背後脚步聲和婦女的笑語聲音。那聲音清脆嬌媚。恍如花間鳥語。非常動聽。且極熟習。因此二人不約而同的邊走邊一齊回過頭來。向後面一望。却見原來是兩名女子。亦和自己二人一樣並肩走着。邊走邊談笑着。吱吱略略的不知所云何事可笑。兩人向兩女子望時。恰巧兩女子亦抬頭前瞻。彼此正打了個照面。兩女子見了二人。齊帶笑說聲。咦。原來却在此處。我二人正是來拜訪你們兩位。彭大少。賈大少。你二位住的房間。在那裏呢。電梯壞了。此刻正暫停修理。我二人同由盤梯跑上來的。跑得非常吃力。二人認得來者乃是一對姊妹花。本節香巢在東福致。芳名雅情。排行老

四老五。兩人都是大先生。同一搗母的養女出身。自離家入倡門以來。未曾換過搗母。至今仍爲包賬。本節各拆一份半花頭。彭德輝做的乃是老四。賈以仁做的乃是老五。論到彭賈二人對於看花的資格。雖不能算是怎生的老練。然而比較初入花叢的嫩笋公子哥兒。却亦可稱爲花中佼佼了。何以竟犯同幫朋友。同做一家門內的妓女之忌呢。這其中却亦有個原因。並非彭賈二人不知同幫朋友。同做一家門內妓女的忌諱。原來倡門書寓中有兩句口頭禪。叫做一個客人。不做一個先生。一個先生。不做一個客人。意思就是凡一狎客。並不限定只叫一個校書的條子。先生。卽北人所謂姑娘。亦卽所謂倌人。一個校書。並不限定只應一個客人的叫局侑酒。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客人。叫了甲妓的局。儘可以再叫乙妓的局。反轉來講。比如甲妓出了王姓客人的局。儘可以再應李姓客人的局。

客妓雙方。都不可加對方以限制阻止的。又如倡門中所稱謂的一幫客人。並非像商店字號人家所稱的各路客幫。如四川幫。廣東幫之類。乃是專指和做她家的主人同在一起。作狎邪遊的一班朋友而言。例如假定有一家堂子。地址在某路某里。房屋是三上三下的樓房。即三間兩廂房石庫門的樓房。俗名三上三下。樓上下共分租爲四家。樓上東面統廂房連客堂樓等房間。是紅牡丹家。樓上西面統廂房。是綠牡丹家。樓下東廂房是芝蘭芳家。樓下西廂房是梅蘭芳家。假定其時有一位客人姓元的。初本係叫紅牡丹的條子。因嫌紅牡丹家先生。或阿姐。或房間裏助手。或舖房間的本家等慢客。存心跳槽。中途停叫紅牡丹的局。改徵綠牡丹的局。或改叫樓下芝蘭芳。或梅蘭芳的堂唱。均無有不可。假如和姓元的客人。一起同嫖的朋友。在伎家口中說起來。便是和元大少一幫的客人。或是說

和姓元的客人一帮的客人。一帮二字。借門中亦有呼爲同帮者。假如姓元的有位朋友姓仇的。因

見紅牡丹姿態可人。想亦叫紅牡丹的局。便可當面和姓元的說明。得到元客

人的和紅牡丹的同意。即可當筵寫轉局的局票給紅牡丹。轉她的局。或是姓

仇的另于別處。假作叫打樣局的模樣。寫條子叫紅牡丹的局。紅牡丹當席接

到局票。此言轉局或是應召前往。此言另在別處打樣。都不能表示不願意。此即所謂一個客

人。不做一個先生。一個先生。不做一個客人之義。總之。因爲一個客人。不做一

個先生。所以一個客人能同時叫同住一門的兩家或數家的先生。在平時就

可博采羣收。做垃圾馬車。滬人稱裝灰糞等穢物之馬車。爲圾拉馬車。即以喻客之不論好歹。一齊都裝載也。在嘔氣時就可

以跳槽出氣。更因爲一個先生。不做一個客人。所以同帮的客人。可以當場轉

局。當面竟可佔邊。如果廣推此兩語的意義。亦可能作一個先生不做一個客

人是說一個先生不能做同幫的另一個客人。所以預防同幫的朋友。因轉局同靴的原故。吃醋惹出禍事來。一個客人不做一個先生。是說一個客人不能再做同居一門之內的別家先生。所以預防客人在門內跳槽。致因兩家房間裏爭風。發生意外的不幸。如此曲解。亦頗合理。其如不作此解何。無如客伎之間。都不肯照着後解的理由。解釋此兩語。都利用前解。做他們便利私圖的護身符。各自儘量的顯示手段出來。現無窮醜態。招許多怨尤。興不少風波。遙與前集溫香水吃醋轉堂唱呼應。所以狎客之資格較深的。都深知同做一個先生。或各做同一個房間裏的先生阿姐。和同一門內的兩家人家。其弊害極多。因為伎家極易趁此操縱狎客。報効和酒。使彼此互爭面子。狎客們既成爲鷓蚌相爭。她們才好收漁人之利。狎客諸公。善各速醒。至于狎客佔邊。和鬥氣跳槽。和同做或各做一家房內的先生或阿姐。及一門



內兩家或多家的。先生或阿姐的。其弊害亦相差無幾。所以老世事的狎客。無不以朋友同做一家。或一門內兩家。及兩家以上的先生阿姐。和佔邊跳槽等事。爲禁忌。無論如何。絕不破戒。以免傷朋友感情。中倡家狡計。費自己金錢。世狎客。應三復此言。力守此戒。當時彭賈二人。各做同一芳名雅情的老四老五。正是犯嫖經

禁忌章首要條文的事。他倆因何竟明知故犯呢。皆因二人中先叫雅情堂差的。乃是彭德輝。首次打樣。來應徵的即是老四。老四當向彭德輝說明。雅情家共有兩個先生。合用一塊牌子。以排行老四老五爲分別。下次來叫。請注明了。免得纏悞。彭德輝因見老四生得品貌頗俊。心中遂生了愛意。自此後即專叫雅情老四的條子。連叫過幾次局後。彭德輝即應允她的要求。訂期到她香巢內宴客。當日恰巧賈以仁新從漢口回到上海來。這天亦來應酬。他離上海已

有兩三年了。一時無熟堂差可叫。本想叫打樣局的。恰巧雅情老五堂差回來。兩下正好碰着。遂卽促膝談心。皆因他此番回上海。係由南京上岸。改乘火車。車過蘇州時。適值雅情老五在前兩天因事回蘇州鄉間原籍去。這日由蘇回滬。上車後。車上乘客極其擁擠。老五無位可坐。只得姑且立着。湊巧正立在賈以仁的面前。賈以仁因見她芳姿映麗。楚楚動人。手中提着個小包。襖頗像吃力。不禁動了憐愛之念。遂慨然起身相讓。老五再三稱謝。方才就坐。在身傍放下包袱。賈以仁立在他面前。不時打量她的容貌衣服。仔細賞鑒。不由越看越愛。同時祇覺得一陣陣的香味。從她的衣服上和頭髮上。直鑽進鼻孔內來。不由暗讚好香。此時他因飽餐秀色。更嗅着芬芳馥郁的香味。精神上受了麻醉。腦海中充滿了邪想。遂至久立忘倦。心裏亦完全與別的搭客相反。別人只希

望火車越快越早到越好。他却希望火車越慢越脫班越好。他才能細聞香氣。多賞艷容。老五因位是他讓的。眼見他直立在面前。心中頗不過意。不免也時常睨他幾睨。賈以仁見她的眼風睨自己。心中以爲得到美人的青睞。乃是無上榮寵。欣幸。怎敢怠慢。趕緊用兩目做接電報的機器。迎接她的眼風。兩下一逗。禁不住各自微微一笑。老五面色一紅。把頭低了下去。賈以仁被他這一笑。幾乎把魂靈兒被她鈎攝了去。強自鎮定着。情不自禁的胡亂問話道。女士是往上海去的麼。府上住在蘇州。還是住在上海呢。雅情老五看賈以仁人品雖然平常。衣服却很華麗。在這一節車廂裏的男乘客中。當要推他是個頂兒尖兒。只見他左手提着只皮製的黑色小書篋。右手拿着兩份報。一份是中國字的一份是英國字的。老五在前原亦曾進過學堂。讀過幾年書。所以中英文都

還能粗識得幾個。只可惜不能識得全。因此對於賈以仁手中的兩份報紙。倒看着一時看不出是什麼報。即亦不枉費目力。略一抬頭。瞟了賈以仁一眼。回道正是呢。先生。你莫非亦往上海去麼。是從何處來。往上海去有何貴幹呢。賈以仁見她眼風瞟來。忙又接電回電。邊說我從漢口來。往上海去和各商號清結清結賬目。預備即在上海開設字號。由本人親自出馬。好多做些生意。漢口方面。即另托人經理。老五聽他口氣。暗忖原來是位開店的東家。看他的神情。諒必在外面時常應酬。他此刻初到上海。料想尙無有戶頭。如得他來做着我時。份把花頭。大約總可以做得起的。寫妓女之眼光心胸。如是。可爲嘆腕。如因這一想。遂存心籠絡他上鈎。常心上于是含笑請問尊姓。向做什麼貴業。在漢口開寶號已有幾年。離上海已有多少時了。賈以仁見他問話漸已入港。料必可達目的。因此精

神陡振。微露笑容回說了姓名。並說向做顏料及洋貨生意。在漢口已有幾年。先是幫人家的。近兩年方纔自己設號經理。前幾年吃人家的飯時。時常往來滬漢。差不多每年要往來七八次。自從自己開設字號後。往來兩地各事。都委托別人上下。自己卽未到過上海。如今計算起來。已有兩年多了。今天到上海。預備先到旅館裏開好房間。然後再往各家去結賬。老五笑着點了點頭。亦不再往下問。賈以仁本想乘此問她的姓名地址。但因碍着人多。恐不便。遂卽忍住。正想再尋些閑言來和她敷衍。猛聽得背後有人喚老五道。五小姐。你往上海去麼。我在車上老遠卽看見你。立在月台上。及至車進月台。從你面前走過。我請叫了你兩聲。不料你都未會聽見。車停後。我下去尋你時。你已不在原處。我料定你已跟着衆人。擠上了車。因卽回上車來找你。頭二等車內。我都尋過。

未曾尋着。我疑心你或許是來接人的。並非自己動身。故此停止尋你。息了一會。我又想着。也許你和別人約着一齊動身。同在三等車廂裏。亦未可知。故此我擠着。一路尋來。果然不出所料。你在這裏呢。老五聞喚。抬頭看見那人。便笑盈盈的立起身來。向那人點頭。邊說你從何處上的車。幾時離的上海。同行共有幾位。怎麼你在車上喚我時。我竟不曾聽見呢。那人回說我是昨日夜車到的無錫。此刻自從無錫回往上海。只有一人。並無同伴。這位可是和你同行的麼。說着用手向賈以仁一指。老五搖了搖頭道。不是的。這還和我。還是初會呢。適才我上了車。因爲人多。無一空位。蒙這位先生的情。把他自己坐着的位置。讓給我坐。反而使他立着。我很過意不去呢。你乘的那節車廂裏。可空麼。那人道。空得很。你既無別人同行。不是搬往我那輛車中去罷。免得在此受擠。又佔

着人家的位置。你帶的東西可多麼。如多時。可命茶房來拿。二人說話時。賈以仁早已回轉頭去。向着那人打量。只見那人年約二十內外。面容俊秀。身材略矮。頭上不戴着帽子。烏黑光亮的頭髮。向二面分梳着。戴着副克羅克玳瑁邊金絲眼鏡。身上穿一套灰色薄花呢的西裝。胸前元色綢領帶上。掖着根金鋼鑽的秘針。光華耀目。邊看邊又回頭看老五的面容。只見她滿面堆笑。兩頰略浮着一點紅色。只見他說很不過意。便說這沒甚要緊。何足掛齒呢。邊說邊目注她的面上。只見她應了一聲很好。我並未多帶東西。祇不過一個小包袱。裏面全是些吃的零碎東西。和一套紡綢衫褲。分量並不重。我自己拿了過去吧。那人道。你遞給我。我替你拿着。你好擠過來。老五應着。卽欠身先將包袱從人頭上遞給那人。後向賈以仁道謝。說攪擾你半天。你請坐罷。真正對不起你。上

海會罷。賈以仁目不轉睛。很很的望了她一眼。強作笑容。一落寫許多笑字。賈以仁均極樂意。惟此乃大

懷喪

。回說不要客氣。再會罷。說畢將身仍坐了原位。目送老五同那人走出了本節車門。看不見了。方才如有所失的面目。改望別處。及至車到上海。賈以仁下車後。在月台上遙見那人同着老五。由頭等車門口下來。並肩走着。背後跟着一個行李夫。一手提着老五的包袱。一手提着只大皮包。遂緊走幾步。追隨在二人後面。收過票。尾出車站。那人給過脚夫的酒錢。喚過一個汽車夫。把皮包包袱接去。放好在車上。遂同着老五上車。並肩坐着。車夫開車電馳而去。賈以仁只看得眼中出火。好生掃興。禁不住暗暗罵了幾聲。才乘坐電車。自去辦事。那晚因應酬彭德輝。到雅情家來。和老五遇着。兩下都各大喜。賈以仁在火車上本即想入非非。所以信口開河。捏造了一大篇鬼話。意欲誘惑老五。上



他的鈞鈞。不料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未能如願以償。此刻既已見着。豈肯當面錯過。因此于談話間。又竭力灌了些迷湯。一會兒擺檯面。賓主入席。賈以仁處此形勢之下。只得暫被一幫客人同做一家的戒。當晚卽叫了雅情老五的本堂。這是前事。當日彭賈兩人在南洋旅舍樓上躡了一會。剛要回進五十六號房間。猛可裏見雅情姊妹到來。不由心中各吃一驚。原來二人在本節內。各叫雅情堂。差有六七十個之多。彭德輝平時請客。均係自己帶菜。只有末後一次。掛欠一席菜賬。不比賈以仁除局賬以外。尙欠有三席菜錢。彭德輝和賈以仁是換帖弟兄。照彭德輝的目前經濟地位而論。七八十元的局賬。並非付不出來。祇因碍着賈以仁。不能自己獨去付清。蓋沒了賈以仁的面子。只得大家一齊漂賬。並非爲彭開脫。蓋照應上文彭借款與詹也。兩人均應逼近節關。局賬不僅來付。且未派人去

抄。所以這時看見老四老五姊妹倆突如其來。不由各吃一惊。畢竟二人不比初出茅蘆的嫩笋狎客。臨時沒有機變。無法可以應付。更兼彭德輝血尙旺盛。不比得病已成真的乾血癆。趣語思之絕倒所以此時二人着驚之後。便都各急中生智。一面堆笑的問二人從何處來。接着便說我們正商量着。預備到你們那裏去吃粢飯。妙在見風轉舵不料恰巧你們先來。真再好再巧也沒有了。雅情四五兩人道。我們走屋裏來的。因爲剛才晚飯前。在大馬路買東西。遇見詹大少。問他可曾會見過你們。他將你們現在此地開房間白相的話。告訴了我們。所以我們才吃過晚飯。便約着一同來看你們。問你們爲何這一向不叫我們的堂差。並不到我們那裏去。二人笑道。你們那能知道。這幾天逼近節關。我們做生意的人。結賬付賬收賬。正是最忙的時候。往日尙可白天忙着。晚間休息。如今日夜

俱忙。不僅無有吃花酒打茶圍的工夫。卽連打電話給你們。和你們談天的空閑也沒有。直忙到今日。才算稍微好些。這裏房間。並非我二人開的。乃是章一民開的。我們今日不然也不會來到此地。只因爲各有幾筆賬。是章大少輕手的。我二人不約而同的。先後到此。和章大少接洽賬務。適巧碰在一起。被章一民拖住。留在此地吃晚飯。並打小牌。我們因賬目事務。重要的已完全結束。祇還有一部份不甚緊要的。未曾了結。所以才能忙裏偷閑。在此地吃晚飯。你二人來得真巧。因爲我二人本節叫你們的堂差共有多少。自己也有些記不清楚了。這幾天忙得昏頭昏腦的。連局賬一家都不曾派人去抄。你二人來此。不知局賬可帶在身邊麼。老五笑道。忙什麼呢。還有兩天咧。況且你們兩位。不比得別個。有何要緊呢。邊說邊從身邊摸出兩張紅紙條兒來。分遞給二人道。帶

是我們帶在身邊。因恐二位貴忙。忘記差人去抄。所以才帶在身邊。順便送給

你們兩位。免得再着人去抄。多勞一次往返。計局賬的來了。漂賬不成。滑頭客人那得不驚。說話間賈

彭二人已各從老五手中將局賬接過去。略一過目。因胸中已有成竹。卽很鎮

定的各挽所歡。二人當嘆語道不孤矣。一笑。進五十六號房間內去。畢竟二人如何應付。請

待下回續寫。

## 第十六回

軟討債神女道苦景 妙作用名伎灌迷湯

話說賈以仁彭德輝兩人接過局賬。略看一看。彭德輝局菜兩項。共約七十餘元。賈以仁總計兩項亦約有九十元。當卽收在衣袋內。各上前挽住一個。說你倆既已到來。且同到房間裏去休息一會吧。邊說邊挽着兩姝。進五十六號房間裏去。邊走邊各將房內章盛六七四人的情形。告訴二人。并說我倆因不願

在房間裏做烟木椀。看了怪難受。肉麻難受歎抑亦性冲動之難受歎絕倒所以才溜出來兜圈子。四五

兩妹聽悉。忍不住齊聲哂笑。邊笑邊已推門走進五十六號房內。逕簡折入上文雅情

老四老五姊妹倆和菱花老六老七姊妹倆原係手帕交。且頗有往來。彼此常

在客人面前揄揚。並互相代爲介紹。所以當時兩下見面後。即各談了些本身

營業的事。菱花老六因被雅情等提起下節調頭的話。正是給他向章一民開

口敲釘轉腳的機會。此一語寫老六心思如繪。爲上文哭罵等字作反映。不禁大喜。遂問雅情姊妹倆可曾

用過晚飯。二人回說已吃過了。並說這幾天家家如此。晚飯都早。平時每到此

刻。正是堂差忙得熱鬧的時候。那有吃夜飯的空閑呢。差不多每夜總在十一

二點鐘。逢到有客人做花頭時。竟然至枱面散後。枱面二字係上多諺語。即席面之意。不能吃夜飯。

申明其所以然。六阿姐。我常說吃堂子飯最苦。在外人看起來。真正舒服安適。其實那

裏知道。其痛苦實非人所能知。說句笑話。比如客人在便隨什麼地方。高興起來。寫上一張局票。來叫我們的條子論理。我們應該感激客人。因為這是客人看得起我們。來照應我們的。其實真正天曉得。當日大舞台對過。文魁齋的市招。一笑。那裏是局票。

簡直是司法衙門裏發出來的傳票拘票。拘票傳票一到。犯人馬上就得到堂聽審。往往在吃晚飯的時候。局票來了。可憐只得少吃一碗。放下碗筷來。擦一擦臉。塗勻脂粉。馬上就走。這那裏是照應我們。實際上正和給苦我們吃一樣。以拘票傳票喻局票。可稱確喻。照應反成給苦吃。言之慨然。有時每因失却一兩個堂差。被客人不原諒。要扳

差處。怪我們慢客。回到生意上。又得受舖房間的氣。自由身體的還好些。做包賬押賬的。這個夾攻氣。可就受得大了。別的不談。就單講這頓晚飯。平時那有一頓好好兒的吃。那一次不是和搶羹飯一樣。追祀亡魂之飲食。俗呼爲羹飯。妙喻。趕着囫圇吞

吃下肚。

因夜飯用過一語。引出許多議論來。作者爲此言。蓋以人道主義的立場。作勸世禁娼的運動。

這且不去說他。卽如客人

平時高興。多叫幾個堂差。亦係常情。逢到節上。好客人。早早的來照數開銷。或竟有加倍付賬的。像這類客人。我們真應一百二十分的感謝他們。雖然開銷的局賬。我們做先生阿姐的。一文半錢都沒有到手。但是因此可以使舖房間的歡喜。不在背後當面嚙嚙嘮叨。我們的耳朵裏。清爽了許多。我們耳不聽。必不煩。少受許多氣。免聽許多廢話。豈不是件美事麼。徧有許多不原諒我們的。或是不知吃堂子飯的人。苦楚的。他們大老官偶或貴忙。忘記了不來惠鈔。指着和尚罵賊禿。在座者聞之將如何乎。噫嘻。然尙說得平和。在他們固不在意下。他們那知我們竟因此受不了的窮氣。聽不了的窮話。結果還要照賠出來呢。有的客人。他們是存心拿我們吃苦。不來裏鈔。故意使我們做先生阿姐的人爲難。這種人我真不知他們

是何居心。何必和我們作對。真正也太看不破。想不穿了。所以難怪我們堂子裏的人嘴醜。在背後時不住的咒罵他們。一切嫖客之好漂賬者聽者更有種是實情忘却的。

這種人雖然情還可原。但亦大不應該。難道別的事都不會忘記。徧生這付局賬的事。就會忘記了呢。所以無論客人怎麼樣解釋。說是真正忘記了的。堂子裏人總有些不大相信。其實這也難怪啊。狎客之以忘記解釋者聽者還有種客人。委實是因

節上無法應付。不得已才漂賬的。論原情定罪。雖係他們的苦衷。並非好意。但係這種人。既自知節上要應付不得的。何不平時少要高興。免叫短命堂差呢。像這樣窮嫖尋開心。死要面子活受罪。弄到收束結果。仍舊免不了坍台鴨屎臭的。既自己失面子。又害了堂子裏的先生阿姐。受氣吃賠賬。這又何苦來呢。以上言詞。可分折爲三層。讀之不覺慨然。所以生意上人。平時不急的。每逢到收賬汎內。便都愁眉



不展。有錢賠的。還則罷了。可憐賠不起的人。往往因此自賣身體。遠包出門。拿

包頭錢

即身價錢。

給客人還債。試想這碗堂子飯。吃得苦不苦呢。

作者爲此言。其意有二。卽一、

勸世之男。一。尊重道德人格。速卽戒嫖。以免自墮人格。二。勸狎客切勿濫賍。免害伎女。

二人越說越悽慘。竟不知不覺的流

下幾滴淚來。老六老七二人聽罷。亦忍不住爲之長聲太息道。唉。堂子裏的苦

楚。真是數說不盡。說句明亮的話。凡是做先生阿姐的人。誰都是收得進。賠不

出的。如果能夠賠得起。她還要出來吃什麼堂子飯。何不愜愜怡怡

愜怡一作愜意。卽愜心

怡悅也。乃俗均謂寫爲寫意。可發一嘆。

的在府上做小姐少奶呢。客人如果給堂子裏人想一想情

理。設身處地一推測。甯可因此番受經濟緊迫的痛苦。爲付局賬而致借債當

之。以後決心戒嫖。無論如何。決不要漂堂子裏的局賬。因爲凡做老鴿的。亦和

普通開商店的財東一般。開堂子亦是將本求利的。平時放的賬。節上收不到

手當然和商舖中習慣。要責成經手的伙計。負賠償責任的。所以老鴇雖然可惡。却亦還可原諒。因爲開舖子賺不到利子。還要賠血本。那得不發急呢。客人如果照此情形想一想。就可以原諒堂子裏的苦衷。不致漂賬了。作者剴切言之。所以切勸世人以身作則。終身戒嫖。以免受許多痛苦。且免使伎女亦受苦楚也。四人兩下裏問答。如同唱和。章盛彭賈四人聽

得。正如尖針刺心。覺得異常難受。就中章盛二人。方才因受過桂雲老三的一場沒趣。此刻被四人說起漂賬不漂賬的話來。覺得委實倡門中人。確係苦楚。怨怪不得她們。要窮凶極惡的扳起面孔來討局賬了。因此格外覺得無趣。彭賈二人因聽得四伎的言詞。正如指桑罵槐。要和他們借此板面孔吧。一則太忍心了。二則本係自己錯。如借此反臉。未免大顯得窮凶。因此格外覺得難受。當時四位嫖客。不由彼此互相對視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大家都面有愧色。

彭德輝到此忍不住了。望着賈以仁披了披嘴。使了個眼色。推說解溲。往外面走去。賈以仁隨後說。我也要小解。我和你同去吧。菱花老六早已拔出了苗頭。

拔苗頭。係一句諺語。伏出言已會意。已瞧料也。

不由笑道。二位真不媿是好朋友。鬚髯和同穿一條褲

子一樣。連撒尿屙屎都要約着一同去的。她這句話。正中二人的心病。禁不住都被她說得面紅耳赤起來。幸喜二人脚下明白。已走出了房間。不至現紅面本相給人看。

趣語。倘亦嫖界諸公之肖像歟。

二人出房。當真逕向小便處走去。

此春秋左傳所言如廁之筆意也。嘻。

邊走邊回頭望了望。彭德輝悄對賈以仁道。這幾張利口。委實可惡。但實亦可憐。我本節原擬不欲蓋你的面子。和你一齊漂之大吉的。但如今聽她們這番說話。似嘲似諷。又頗像向我們告苦哀求。正如一吹一唱。唱她們的五音聯彈。很教人聽了難受。

聽五音聯彈。不悅耳而難受。奇語。

我很不忍心辣手。當真的不惠鈔。現在我把

你喚出來。問你的意思。究竟怎樣。免得我有面子你丟人。這話你可休生氣。實情因爲是知己朋友。患難弟兄。才問你的。我的意思。倘或你因爲目下一時手頭緊。周轉不靈。現款不足時。短少些數目。不妨和我明言。我能墊付得出時。便給你墊付了。落得好看些。免得再聽她們的咕咕聲。反二黃京調。趣語。二黃調上加咕咕聲三字。噓你看如何。肯關顧朋友。尙是好友。賈以仁道。我在前幾天。不就已和你談過麼。本節

的局賬。實在無力應付。不是想和你商量。請你幫忙麼。守過了節。我再設法還你。彭德輝道。難道你竟一點法兒都設不到麼。本節我曉得你。共有三家局賬。雅情家算得最多。其餘兩家。祇不過十來個堂差。並未做過花頭。但不知那兩家的。你可曾付過麼。賈以仁道。那兩家的。我在前日已設法當了件皮袍子。各打七折惠過鈔了。祇不過雅情家的太重。我實無法想。這幾天被許多零碎債

務逼得走油。

集語。此嫖界諸公之怪狀也。

那還有力量應付這筆重頭的局賬呢。可憐。然則何若來。

彭德輝沉吟道。難道你一半也付不出麼。你現在身邊有幾何現洋呢。

不得已而求其

次矣

賈以仁道。我此刻身邊只有一張十元的鈔票。乃是今日當一件馬褂來

的。這件馬褂。尚係請內人向內兄借來的。當了錢來。預備采辦過節的物品和

油米柴等件的。如用去時。怕不能見玉皇大帝繳旨。老哥。你可有法想麼。

狎容醜態

爲現紙上。

彭德輝聞言。不禁嘆了口氣道。唉。果真應了我的話。當初你來應酬我

時。叫雅情的本堂。我就暗中勸你。教你不要因一時心熱。打腫了臉裝胖子。彼

此同做一家。有許多不妙。不僅我請客。你也須請客。我碰和。你也要碰和。彼此

爲了短命的面子問題。都得多傷經濟。弄成兩敗俱傷。假如你當日依我的勸。

只應酬應酬朋友。買買三塊頭的票。叫幾個局。是不致大傷脾味的。偏你一時

爲老五所迷。不從我勸。果然難以應付。現在沒有別的。只有你將身邊的十元拿出來。不足的我暫時給你墊一墊。你回去再另外設法。對你夫人扯個謊。向

夫人扯謊。噫嘻。此淫朋賭友之切不可親近也。

就說是在電車上被搗兒手偷竊了去。那怕賭神發咒。

沒奈何。只求玉皇大帝息怒。便可太平無事。節下的零碎物品。好的可省可費。諒情你指還不至過節的使費。都設法不到的。實在尷尬。只要你用些迷湯。灌你的夫人。或許內務部比你反有辦法。

嗚乎。嫖友之不可交也。

這真叫做當局者迷。往

年我因節下付局賬難維持。向你設法時。你不是教我使這個辦法麼。

妙在以子之矛

刺子之盾。賈以仁可謂作法自斃。

果然千靈萬應。我當天回去。向賤內使用鬼迷張天師的手

段。竟被我達到目的。如今你何妨也臨時抱一抱佛脚。向內務部請一請救兵呢。妙語如珠。可嘆可笑。賈以仁急道。我家庭的狀況。遠不及你的寬綽。所以我往年可以

教你此法。我却絕對的不能使用。一則敝內是頭河東獅。我豈可向她去捋虎

鬚。

比之獅虎。其威可知。有婦如此。而欲作狎邪遊。誠自作孽。不可追哉。

老哥。我現在只有懇求你。幫忙帮到底。送

佛送到西天。多借十元給我。免得我回去再受內務部的訓令。

然則不僅被記次大過。且恐受撤

差處分歟。絕倒。

你是曉得我的。我向來對付堂子裏的姑娘。鬼話三千。真不媿能說會

道四字。惟有遇見家主婆。便就一句謊也說不來了。這個不知犯的什麼毛病。

連我自己都莫名其妙。

懼內耳。何明其妙之有哉。

賈以仁這幾句極話。說得彭德輝忍俊不

禁。看他面容。實情可憐。祇得笑道。我給你墊幾十塊錢。目下雖然墊得出。但是

過了節。却是等着用的。你預料約在何時可以還我。我也可以抵用。可別使我

變做從井救人。反將自己的命丟了。

趣語。然亦今世酒食朋友應有之言。

賈以仁見他肯墊。不由大

喜道。我節前緊。節後便可以鬆了。儘五月之內。如數歸還。絕不悞事。你儘可放

心。借債者之口吻。大抵俱如此。二人邊說邊已走進廁所。解過小便。回身到五十六號房內。

同時添的菜。已是送來。大家遂共同入座。雅情姊妹因被賈彭章盛及菱花六七等人。堅邀當亦入座相陪。茶房早由章一民吩咐。照添了碗筷。大家捉對兒分据了一面。晚飯畢後。雅情姊妹。堅邀賈彭及各位同往東福致去。彭賈已有成竹。當然毫不推却。章一民和老六正想乘此在房間內暢談。豈肯同去打這無聊的茶圍。惟有盛洪蓀。止因老七到來。無計脫身。得此一邀。便擬借此走路。老七何等乘覺。豈肯讓他獨溜。當即說與其跟他們去。何如你同了我。往我們那裏去坐坐呢。一般也是打茶圍。終不成我們家有老虎吃人不成。盛洪蓀無奈。心生一計。遂亦慨然應諾。於是分別戴帽穿衣。別了章一民老六。三對同出南洋。分道揚鑣。彭賈二人。隨同雅情姊妹。前往東福致去。當由彭德輝將兩人



的局洋菜賬。合簽了一張。卽期支票。算是付訖。并從身邊掏出四塊銀洋來。算是吃粢飯團的代價。坐了一會。賈以仁因勉強得度難關。此刻心中雖喜。究竟無趣。所以卽先行告辭。老五察言觀色。已窺知其隱。忖念賈某下節如聯下去。來叫堂差。定必是個荷花大少。此刻能應付過去。已很顯明的是個外強中乾的主顧了。但亦不便當面就冷談。因卽虛留了一回。並親送到大門外去。說下節務必來叫。寫伎女之目光銳利如斯。應付之手段如斯。並不堅約請開台酒矣。才道謝而別。彭德輝被老四推說和他有心談。用巧語溫言。將他拖住不放。看待不同。然亦另有打算。留宿一宵。說要和他談話到天明。原來老四爲人老練。深恐彭德輝是付給的空頭支票。兌不到現。層一更兼有一種打笑。想在談話中間出賈以仁的根底來。好知照老五。免得上當。二層並欲彭德輝將下節含芳家的請客條子。帶了回去。約定日期爲自己

做進場花頭。

三層。寫伎女心思手腕。細。

當夜彭德輝因局賬已付。本亦存心揩油。所以被

她一留。卽亦不再言去。

醜態可掬。爲色迷如畫。

無意中卽將賈以仁的底細。說將出來道。

賈以仁原係揚州人。家却住在上海。前兩年在漢口做洋雜號的跑街。進款還好。今年被停歇了生意。回到上海來賦閑。由我荐他到輪船公司裏做寫字。進款比漢口小。所以很拮据。僅堪維持家計。原無白相堂子的資格。此番他再三向我商借。我因和他是如兄弟。不好推却。才肯借給他的款子。墊付局賬。免老五吃賠償。然則不要蓋朋友面子者。亦虛語耳。反筆。老四聽罷。暗給老五道聲僥倖。當夜卽乘機在枕席間聲訴本人苦楚。說節下裁縫賬。有二百多元。拆下來的份頭。還裁縫還不敷甚鉅。向小姊妹借宕。只借到幾十元。現在尙短七八十元光景。無法可想。被裁縫每天來逼。逼得要命。我想和你開口。又怕你不肯。適才我到南洋裏找

你實係如此。因為我素來深信你不比別人。局賬絕不會悞事的。妙妙。不愧老練兩字。所

以我毫不疑心。祇不過老五有些着急罷了。我曾對他說。你放心。真正尷尬。有

彭大少呢。賈家裏是彭大少的要好朋友。彭大少絕不會不幫他的忙的。如今

果然應了我的話了。妙妙其言甘而腹有劍。我現在想向你商量。暫借八十元。守調頭汎裏。

做下花頭來。拆頭期後。我卽照數還你。你放心。絕不悞你的事。我想你朋友的

忙。還肯幫。何況我和你的交情。比朋友還要深上百倍呢。妙哉老六之言乎。彭焉得不入彀中。量

來你絕不會不肯救我的急的。彭大少。我們房間裏。誰都知你是我的恩客。我

亦承認不諱。如今我被一個裁縫逼得如此。不得已才向你開口。你如不肯。事

小。可是使我坍這個台。被人在背後譏笑。不說你不肯。他們定說我不會做客

人。巴結不上你。你並不看得起我。啊。我可就真正難為情煞了。尊之爲恩客。客焉得不迷。

老實說。我老四坍台。還不就是你坍台麼。實情對你講吧。我吃這碗短命堂子飯。真正怨盡怨絕透了。很想擇人而事。只可惜一時無有相當能憐愛我的人。不知什麼緣故。這大概亦是前世前緣。我一見了你的面。便從心坎兒裏愛你。妙妙好稠的米湯。承你的情。亦頗憐惜我。有真心愛我。在風月場中。你實可算得是我的知心客。迷湯如此。焉得不迷。我現在很想就認客投牙。下節做滿後。就一心一意的嫁你。我這句話想和你說。已非一日了。只可恨沒有機會。又怕說出來後。被你瞧不起。使我坍台回還事小。怕你在朋友面前要漏臉。無意之中說出來。豈不使我以後做不來人。被人家當作談笑資料麼。此猶外交家對兩國交際。事發均不宜布。訂約後保守秘密也。所以我欲言又止。今兒我留你在此住宿。因自怨身世。實在忍耐不住了。才和你說出本心話來。阿彭。曰彭大少。曰阿彭。其口吻親熱進步。我是把你當知心客看待的。你可不要使我

將來變做落花無語怨東風啊。

妙哉迷湯。

老四說時。聲音漸說漸促。說到後來。竟

至淒楚落淚。

女子之淚。其迷人之魔力。不可思議。

慌得彭德輝忙給她拭淚。摟在懷內。勸她住怨。

并說出許多溫存體貼的話來。

已入迷人洞矣。

看官。你道雅情老四當真的要嫁彭德

輝麼。哈哈。這原是個啞謎。凡屬老于花事的。大概都還可以想像而得吧。

吾恐看官

之善于品花者亦未必盡能知之也。

這并非什麼難猜的事。原係老四灌的迷湯。

迷湯兩字。俗均別寫爲米湯。可

啞也。

其中另有妙用的啊。

作者賣此關子。不怕看官悶損。

欲知雅情老四灌此迷湯。有何妙用。

請待下回再寫。

第十七回

巧計賺僧夫是真是假

蜜語誘檀郎若即若離

話說雅情老四因何向彭德輝灌此迷湯。究竟他有何巧妙的作用呢。原來老四將彭德輝留宿在她香巢內。并非真心誠意的和他愛好。上文已經說過。老

四爲人老練。她將彭德輝留住。第一重要問題就是怕彭德輝使用的是空頭支票。其餘如要求他做進場花頭。和打聽賈以仁的底細。尙在其次。此上文之三層意思。

這會兒他使用媚人手段。灌彭德輝的迷湯。向他開口。借八十元應付成衣賬款。這並非老四當真虧欠什麼裁縫賬。乃是她因本節彭賈兩人來惠鈔局賬。付的是支票。並且兩位主人家。只開銷了四元手巾犒賞費。可算得是兩位刮皮客人。本節的局賬。縱作爲支票兌現到手。然而兩人的經濟情況。亦可于此窺見一斑了。她以爲如果二人的經濟不緊迫時。絕不致遲至今日。才來會鈔。一層

又兼才在南洋旅舍房間裏。目見二人的神情。分明是外強中乾。二人同來打茶圍。原係無法擺脫。才推說小解。在房外商量好了。配合好了藥纜處之泰然的。隨同來到她們自己的房間裏來。二層她因此便思患預防。以爲本節

的局賬。能收到手。已是僥倖。他倆既開銷清楚。當然下節要聯下去。來叫堂差。或竟來擺酒請客。他倆在本節已如此捉襟見肘。難保他倆下節不做荷花大少。由荷花變做桂花。

倡門諺語稱空場面之客人爲荷花大少。稱每况愈下者。爲桂花。例如說某人是荷花。即係指某人外強中乾。說某人桂花。即係指

某人景况不堪。

亦係意中之事。萬一他倆下節叫局之外。並欠下菜賬。中秋節結算起

來。他倆如不來付。賈某係老五的客人。與己無干。但姓彭的局菜兩項。都是本人的責任。如姓彭的不來付。勢必須自己照賠。自己下節担受這筆損失。豈非太無眼識。

二層

因此她才造出這番巧語花言來。灌彭德輝的迷湯。使用先下手爲强的方法。向彭德輝借八十元。說是應付成衣賬。其實她此舉有兩層意

思。一層是借八十元的小斧頭。做蒼蠅拍子。向彭德輝先拍打一下。開一斧頭

試試看。如果彭德輝是個蒼蠅客人。

蒼蠅客人者。倡門中比擬滑頭客人之綽號。言客如蒼蠅。一拍即逃走。殊滑頭不可靠。且兼其逐臭

也。他經這一拍。必然逃走。因爲此番不曾受得起小斧頭。他自知不曾肯借款。子塞狗洞。狎界諺語。稱不在面子上用錢。而在暗中。錢與伎女者。名爲塞狗洞。下節縱聯接着叫局。定必無甚趣

味。借此一斧頭。可以使他下節不再來照顧。一層意一層他存心以爲如果彭

德輝借給八十元。則彭德輝下節縱或靠不住。中秋節邊。不來惠鈔。自己卽賠

償起來。亦可不致受損失。倘或他下節並不漂賬。這八十元自己可算得是淨

到手。豈不是有利無害。二層意思。寫妓女之對待客人。其心思伎倆。活躍紙上。世之押客。盍亦友諸。故此當夜她使用

這番甜言蜜語。哄騙彭德輝。曖昧到此揭曉。彭德輝雖然不是嫩筍嫖客。對於倡家的

待客手段。已略知一二。但是究竟當局者迷。此所以世人都入迷人洞而不覺也。他這時正應了句

色不迷人人自迷的俗語。人均自迷耳。苟有定力。迷湯將無所用之矣。呀。竟以爲老四對待自己的確

是將自己當恩客看待。更以爲她要從良嫁自己的話。係老四的肺腑之言。以



爲她如非真心。那來的眼淚呢。

妙哉伎女之淚。可畏哉伎女之淚也。世之見女子流淚。而甘爲女子征服者。俱彭蠡輝之類耳。噫嘻。狎客

之愚。誠不可及也。悲夫。

因此打動了他的心弦。油然而生憐惜愛護之念。雖然自知銀行

內存款已屬有限。但因欲博美人歡心。和得護花使者的頭銜之故。那還能顧

得了這許多呢。休說這存款是本人的積餘。便是別人托自己經手的款項。移

動不得的。到此關頭。亦無心顧及。且暫時移上一移。再圖補救了。

此世之所以多爲狎伎而侵占

款項。而致干犯法網。被懸賞緝拿之人也。

他此時的心中。總以爲老四要嫁自己。完全出于真心誠

意。以爲此區區八十元。尙不能應他的需求。那肯信任自己。將來有贍養她

生活的能力呢。她如不相信自己。將來焉能望 肯下嫁自己呢。因這一癡心。

遂不顧一切的忙給她拭淚。並很慷慨的用溫言撫慰。說這八十元算得什麼

呢。我明日開張一百元的支票。給你。着人到銀行內去兌付現洋。八十元你還

成衣。二十元留作節下零用。你既以真心待我。我豈有不知好歹的。實則閣下並不知好歹耳。

可嘆。你有危難。我怎好不帮你的忙。還用得着說什麼借不借。還不還的。借八

却付與一百元。慷慨則慷慨矣。其如瘟何。實情你我愛好如此。其正見鬼。誰和你愛好來。還分什麼彼此呢。以後

你如有危難時。儘可以向我說。我能力辦得到時。絕不使你受人的烏氣。狎客之有

此心理者。比比皆是。獨不知信門求愛。爲幻夢耶。老四見他慷慨答應。心中半喜半疑。喜的是果然被自

己的斧頭斫着了。下節縱他不付。亦可有了抵擋。疑心的他太答應得爽快。怕

他的支票。靠不大住。寫老四老練。更爲一切信人寫照。神女心思。活躍紙上。可稱細極。因此即乘機收淚。滿面堆

笑。沒口子的道謝。活畫聲並說阿彭。你既答應了我。我的心中憂愁。已拋向九

霄雲外去了。我想請你此刻就將支票簽給我。這話並非我不信任你。你可不

要悞會動氣。實因裁縫每天一大清早。便即來了。你睡在此地。一大清早。豈不

吵攪了你的覺。況且你我同眠着。也不安心適意。

迷湯之迷人也。竟有此妙語。

你此刻如就

簽好了。讓我即刻就交給房間裏粗做。明兒大早。成衣來時。就將此票給他。命

他找二十塊錢。庶幾你我可以一早無人驚吵。好適適意意的安穩睡覺。

斯語也。

妙在不可思議。

彭德輝道。這又何難呢。反正我明早也要給你的。此刻寫。又有何妨。邊

說邊抽身。

二字寫景如畫。

坐起。老四也忙着坐起身來。搶先趺拖鞋下床。口中說罪過

煞人。阿彭。你今日待我的這番好心。我至死都不忘記你的。

如此矯揉做作。其用心亦良苦矣。吾雖爲

彭冤。兼爲一切類于阿彭者冤。然亦不禁爲及如老四者憫。兼歎其術之苦。

彭德輝笑道。什麼話。你的事。不就是我的事。

麼。只要你真能不忘記我今日的一番情誼。我就做你的脂粉奴隸。我也是心

服情願的。邊說邊亦趺拖鞋下床。老四忙着先開了電燈。即往前面大房間裏

去。取了都盛盤進來。放在四仙桌上。

不知倡門情形者。讀先開電燈一句。必疑爲二人睡在床上說話。係在暗隙中。實則倡家之大場所

。例子睡覺後。點接火電燈。即平時無事。亦例不多點大電燈。所以節省電費也。明乎此。然後知上文二人枕席間句爲寫暗時晏。此句暗寫弄住家。同時彭德輝

已從衣架上掛着的本人短衫袋內取出支票簿和圖章來。即從都盛盤內提起毛筆。老四忙用茶脚代他磨墨。彭德輝醮好了筆頭。即簽了一張一百元的支票用過圖章。交給老四。老四接過道了聲謝。忙往前面房間裏去。故意放高聲音。說阿金姐。明兒一早成衣來時。你把這張支票給他。叫他找二十塊錢。他如不肯。你就命相幫往銀行裏去兌。付他八十元。二十元你代我收着。守我起來時。你再交給我。彭大少睡在這裏。大清早起的休要來喚我。吵醒了彭大少的覺。故意高聲妙。像煞有介事的覺。更妙。聲情如現紙上。說到此。便又悄悄的吩咐阿金。叫他九點鐘後。即命相幫阿二往銀行裏去。將兩張支票。一齊兌換現洋回來。不可誤事。隨說隨在短衫小口袋裏。摸出兩角小洋來。交給阿金。命他給阿二做車錢。不數時。回

來補他。快去快回。阿金點頭應聲曉得。又笑說。時候不早了。你快同彭大少請

安置罷。

一吹一唱。聲情畢肖。

老四回進後面亭子間裏來。笑問阿彭。你此刻可要抽烟麼。

又說阿彭。你還是八點鐘吃的晚飯。此時可覺腹中飢餓麼。

先不問也。此時之問。具有深意。不僅爲

服侍周到。且有軍事家飽餐戰飯之風焉。呵呵。

彭德輝見問。正合己意。因即說都要。你不問時。我幾乎

忘却了。老四忙又喚阿金。命她取烟。邊問阿彭吃什麼點心。趁早此刻去叫。彭

德輝隨問她吃什麼。于是二人同吃一盤兩面黃的蝦仁炒麵。並帶一盤糖醋

排骨來。彭德輝隨手取筆寫好。命阿金吩咐相幫。到尉順興去叫。同時阿金已

將烟具等物。齊拿進來。在銅床上擺設好了。點好烟燈。回身接過字條。往外面

去喚相幫。轉身進來。將熱水瓶內的開水。倒在小茶壺內。并拿了只茶盃。一齊

放在紅木烟盤裏。又去取出盃筷及白蘭地酒。放在桌上。將手巾放在面盆裏。

倒水絞了兩把手巾。遞給彭四二人。寫來一筆不漏。此時老四已睡在上首裏。給彭德

輝裝烟。兩人一遞一口的邊抽邊敘談些衷曲。情話喁喁。娓娓忘倦。一燈相對。

其樂陶陶。有倡必有烟賭。作者連寫烟字。正以促世人注意也。

一會兒大門聲響。相幫已將叫的點心叫

來。阿金接到房內。放在桌上。二人便放下烟槍。起身到桌前對酌。彼此各吃兩

小盃白蘭酒。才吃到半盤炒麵。已是飽了。阿金絞手巾遞給二人擦臉。一面將

桌上盃篋酒瓶。盤子等收拾乾淨。往前房裏將剩下的炒麵排骨。悄悄喚相幫

進房來。偷了些白蘭地酒。彼此低聲調笑着。吃了個精光大吉。拭了拭嘴臉。兩

下擦撥得火熱。乘着酒意。悄悄地私下裏鬼混了一陣。方才各自去安睡。

包含着無

數文字。當以詩句春色惱人眠不得補充之。

彭四二人用過點心。又各抽了兩口烟。老四才將烟盤等

物撤去。放在桌上。于是熄了電火。借着接火燈光。二人上床安息。

明明不安。編寫作安息。讀

者休爲他  
瞞過。

一覺醒來。已是次日午牌時分。

爲之誦詩曰。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不禁軒渠。老

四先起身下床。悄悄到前房問阿金如何。阿金將兌得現款的情形。報告給他

聽。老四大喜。

此大喜。方是真正大喜。神女生涯。思之亦大可憐也。

同時彭德輝已起身下床。阿金忙着倒洗

臉水。彭德輝洗漱畢後。喝了杯茶。即欲穿長衫出外。被老四一把拖住。說時候

不早了。你還是在此吃過便中飯再走罷。否則也得吃點點心再走。空心餓肚

的出去。怕不傷損了身體。

如此體貼。非其體貼。更非因交情而體貼。蓋爲得着一百元而獻媚耳。

彭德輝見情不可却。

遂亦不客氣。即在雅情家吃了中飯。順問支票可曾付出去。阿金代回道。

此代老

四。不專指一人也。

今日一早。已付給大菜館裏去了。那張一百元的。亦交給裁縫帶去。

諒來彭大少的。不會錯。

問者。答者。皆非本意。蓋均爲落得愜意大方耳。

彭德輝含笑點頭道。承你謬贊。

得意聲口

中飯過後。老五在抽屜裏。取了一疊下節含芳家的請客箋。交給彭德

輝說你且帶去先發。不敷時。你打電話來。我再着相幫送給你。停會晚上有空閑時。你務必到來坐坐。陪我談談。這兩天我們清閑得很。你有暇可來和我們打小牌消遣。又說初七這天。是我們調頭的第一天。你可要請早點來。別弄得老晏的。使你的朋友。反而先來了。等得你心焦。菜單。我就照你昨夜點的叫去。如有更改。或是添些什麼菜時。你務必早點打電話來關照。先約其晚上來。次又言初七請早。及早打電話關照。是已拒其晚上來矣。伎待客如此。比比皆然。噫嘻。隨又道。橫豎你在今晚總要來的。即不來。明後

日總必還來的。我真糊塗。還怕不好再談嗎。一手拒之。一手挽之。伎女玩弄狎客也類如此。吁。邊說邊

親自給彭德輝穿長衫。鈕鈕扣。挽住他的手。直送到大門外。方才回進來。一番。至此完畢。不寫老五。是冷筆。彭德輝走出東福致。跳上黃包車。吩咐拉到他自己的店內去。

在車上。偶然想起。爲何老五昨夜倏然不見。今兒又未見面。莫非她昨晚送賈



以仁出門時。兩下暗中約定。在那裏開房間麼。

夢裏鼓巵。然在迷惘中之彭。固應作是想也。

且等停會

見了他倆時。再仔細的盤問他們。

作者着此一筆者。不僅係旁敲側擊之冷筆。具有深意。且係補筆。兼爲一般伎女逢年節時情況。暗藏

春色也。

不提彭德輝自去辦事。且說章一民菱花老六兩人。自從衆人去後。二人

遂對橫在床上抽煙敘話。菱花老六道。阿章你適才應也聽見雅情老四老五

兩人說她們是初七調頭進場。她們既已定有日期。當然已和客人約定了。她

倆才在此地。親目所睹。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不過有一事。我們雖不調頭。但是

開枱酒。却是應有人吃的。況且開賬路頭。亦不能不做。現在我們的第一天。初

六卽先不會有人約定。以下的日期。可更不用說了。不過第一天卽沒有人請

客。未免被人在背後談笑。況且我和你在一起。又被老四等看見。她們如知道

我們初六沒有花頭。定必在背後議論。如今我想起來。頗爲犯難。但是開賬路

頭裏。你少不得遲早總須給我請一回客的。我想就央求你。將你排在第一天。不知你可肯麼。連說幾個不過但是。語有曲折。與上文敲釘轉脚句呼應。我想起來。你和我的關係深。往後日

期長。彼此同合的一副臉。這件事。是面子關係。諒來你絕不會不答應我的。在妙

此數句。所謂敲釘轉了脚也。

章一民見說。當即毫不遲疑的答應了。于是二人遂又談到下

節租小房子同居的問題上去。菱花老六原本無真心和章一民怎樣要好。妓

不能與客真要好。另詳下文。然客盡速悟。

不過因爲金錢關係。不得不敷衍章一民的面子。比如上

文老六和詹占元的事。便是明證。只因詹占元是個乾血癆。不能在她身上使用若干金錢。她本人雖是自由身體。苦于血亦不旺。雖然姐兒愛俏。爲事理之常。但詹占元和他的經濟地位。都不大佳。詹占元起初看中菱花老六的。並非愛她的貌美。實亦含有醉翁之意。因爲老六的面龐兒。雖尙生得不錯。只可惜

天公做美。在她面孔上。加了密圈記號。正和章一民先生一對。

可謂佳耦天成。

不過他

的皮膚。却很白皙。所以雖麻。並不犯嫌。

猶言討厭。

詹占元初見他時。主要原因。係

因見他身上的衣服華麗。香氣襲人。首飾貴重。晶瑩奪目。因而才生愛悅和誘

惑她的心。及至幾度春風之後。知道她身上的衣服。半是成衣代墊。半是客人

報効。首飾完全是租借而來。並且負債甚多。並無什麼想頭。因此才逐漸疎淡。

老六亦因詹占元不是什麼報効得起的客人。祇有和他兩不來去的份兒。如

要開他的刀。那裏割得出血來。故此亦只得割愛。當因章一民不比別個老門

檻的客人。頗帶着點曲辯子色彩。因之她對待章一民。才肯用心巴結。這時她

因自己負的債重。存心想在章一民身上。忽一回浴。所以她才灌章一民的迷

湯。說本人願意嫁他。從下節起首。先租小房子同居。章一民自和老六有過關

係之後。本就欲將老六視同禁鬱。大有不許別人染指之意。所以上次詹占元和老六的一齣鬼戲被他撞破之後。他就將醋罐打翻。悻悻然現諸詞色。後來經老六再三向他解說。又被老七等人從傍解釋。才把章一民心中的疑雲吹散。和老六兩下和好如初。因此他想非把老六娶到家中。或是先租小房子和她同居。絕不能免去她和別人住宿的事。于是遂趁機先說同居的話。探老六的口氣。老六正想在他身上湊浴。但因過于容易了。一拍即合。反而招他的輕視和疑心。故此即托詞此節裏不很方便。此軍事家以退為進之法。須守到節下。才能實行。章一民見她已是答應。心中甚喜。當亦不再緊逼。這夜老六因正值章一民百依百順之時。又恰逢在節下。所以乘機提議。和他租小房子的辦法。這本是章一民所朝夕盼望的事。既蒙美人垂青。那有推却之理。因此意一拍即合。連稱

很好。我明日即和你同去看房子。免得過了節。你又忙得無刻暇。老六道。阿章租房子同居。乃是你我圖長久之計的開始工作。不知工作些什麼。我如今先小人後君子。情願在事前和你聲述明白。免得日後發生事情。彼此弄得大家不開心。人訂約法正文。

章一民見她吞吞吐吐的欲言又止。急問何事。你且說來。菱花老六道。我現在有三件事。要先和你說安定了。才能和你同去看房子。你如不能依我時。還不如就此罷休。章一民道。你且說是那三件。我能依得的。絕不致不依。老六道。第一件。你生性因爲太愛我了。妙在先從一句迷湯。所以容易和人吃醋。但我和你租了小房子同居之後。當然我要每夜回來安息。那是刻版成章。無須說得的。不過有一層。我雖和你同居。究竟生意上折的份頭。不是你一個人獨立承包的。人家如知道我已有了你這麼一位白板時。當然花頭不大肯做。倘或因花

頭做不滿。舖房間的要我賠出來時。這是我因你而受的損失。我須得先和你說明。萬一要賠貼時。須得你代我負賠償的責任。更有一事。假如我有客人爲我請酒碰和客人未散之前。我不能不陪着客人。倘或因此時候太晚了些。我如回來吧。在夜深時候。獨行踽踽。一則唬怕。二則現在歹人多。萬一逢着剝豬獾的賊人。上海俗諺稱斷路之剪徑賊。名爲剝豬獾的賊人。不僅損失衣服首飾金錢。甚或身體受傷。頗

多危險。或者客人來的時候晏。一場和碰好。已是夜深。再吃稀飯或是吃和菜。再有人吃雅片煙。這一來。可就更晚了。甚或客人相約着和碰好後。在我們生意上另外再打小牌。打到天亮。或有客人在別家打牌。寫請客條來。請我去代碰。和那時。我爲敷衍客人的面子。和看在幾個花頭份上。勢必至不能回來睡覺。像這種情形。無非是弄尷尬了。成爲僵局。雖不能說是常有。但亦不能說是

絕對沒有。果其有逢這種情形。你却不可吃醋。將來我正式嫁你之後。不用你說。當然絕對沒有此類事故發生。如其發生。倒好耍子。如你因我偶然一兩夜不回來安睡。你便板起面孔。像剛才一樣。使出攢酒盃。扔酒壺。翻枱面。摔茶杯。拋飯碗等等的辣手來。甚至和我惡聲相向。或竟舉手無情。那時可就你我由有趣而變做無趣了。所以我在未正式和你同居之先。聲明在前。倘或你不肯把度量放大些。不如乘早罷休。免得日後無趣。這是先決問題。你可能答應麼。不說恐自己須在外陪別個客人。而說了許多閑話。趣絕。章一民聽他說得頭頭是道。理由充足。簡直無話可駁。正在腹中尋思。老六已又繼續着說出道一番話來。畢竟老六又有何言。請待下回再寫。

話說章一民聽罷菱花老六的言辭。正在腹中打艸稿。未及回答她的話。老六早已窺知其隱。不待他回言。卽又繼續着微笑道。阿章。你素來器量狹窄。我是久已知道的。不過我所說的話。簡實你不必遲疑。只因我想和你長久。所以才揭開天窗說亮話。不使用促狎手段。如果我存心欺你。此刻用甜言密語。誘你上鈎。守你上了馬背時。我却我引我素的照舊辦事。那時可不是很對你不起麼。我現在對你說明情形。乃是忠厚老誠。不肯把你上當。又妙。其言甘者。心必甚苦。惜章一民迷色而未悟耳。況且這並非常有。更不是一定的事。不過恐防難免。或有所以不得不預防。免你將來酸興大發。卿亦爲酒壺茶盃所囑耶。爲之絕倒。再有一層。你不要多心生氣。比如我下節究竟還未曾正式嫁你。生意上的份頭。並非你一人獨包。卽使你一人獨包。但在未正式嫁你之先。萬一你我小房子忽然解散。我固然要討人笑。



話更必須再作馮婦。仰求別個客人幫忙照應。此確爲老六之實情。那時我的苦衷豈不

很爲沉痛。這一下反手巴掌。豈不吃得很厲害麼。因此我在你未正式娶我回

去之前。不得不暫以敷衍的手段。對待別人。假使你竟因此向我興問罪之師。

我豈不是被打在夾牆裏。受極痛苦的夾攻氣麼。此六妓女之苦衷也。設非熟曉倡門及狎妓情事者。焉能道其隻字

耶。總之。你如其心愛我。圖謀和我天長地久。必能設身處地。原諒我的苦衷。實

則我的本心。既已有了你。那裏情願再和別人親近。實亦叫做無法。我如此刻

糊得你。將來房子租好。用物器具等項。你都已買好。我有時因爲看在花頭面

上。不得不敷衍客人。只爲此刻不會在事先向你叫明。猶言道說明白也。致使你發生悞

會。豈不使你因怨恨失望而生氣。更辜負了我的一片真心。多承你的弄成個嘸

沒好散場。豈不痛心之至。嘸沒滬上方言。即沒有之意。現在行與否。只在你一言可決。男子

漢大丈夫將來須幹驚天動地的大事業的人。不比得娘兒們。處事沒有決斷。我說的這番言詞。你看以爲如何。激之使立決。章一民被他這番話說得心悅誠服。

便說阿六。這是你的苦處。我豈不能不原諒你呢。不過我也得在事先聲明。你

如非至萬不得已。切不可使我一人在小房子裏孤眠獨宿。孤悽悽。冷冰冰的

難受。應了痴漢等老婆的俗語。情急現于詞色。思之可發一嘆。總而言之。此事只好偶一爲之。

最好簡直連偶然一次都沒有。才算是稱我心。如我願。苟非萬不得已。兩言萬不得已。可

謂情見乎詞。總望你不要有此事才好。老六笑道。我又不是傻裏傻氣的女子。苟非

事情弄僵。我豈肯把你丟在小房子裏孤眠獨宿呢。這個你儘可放心。不消顧

慮。也無須囑咐得的。章一民道。第一件我已依了你啦。那第二第三兩件。究竟

是怎麼樣。你且說給我聽。讓我忖度忖度看。老六道。這第二件和第一件是相

彷彿的事。亦極其爲難。說不難時。却真正容易。因爲我此番和你租屋同居。本心是想和你圖長久的。所以我先要求你不可吃醋。但我既不許你吃醋。却又要進一步。再要求你遵守一件緊要的事。就是你自下節起始。你在外面交際。不許再叫別家的堂差。更不可再和別人鬼迷張天師。萬一你爲應酬朋友。不得已多叫幾個堂差。亦只許你但叫堂差。絕對不許你到別家去請酒打牌。這並非我獨幅。方言獨幅。卽只有自無急別人之意。亦並非我小氣。並非我只知叫你不許吃醋。反而竟許我爭風。實因你我既已同居。已和夫婦無別。使用你的錢。實情和使用我的錢無異。你多叫別家的局。在平時胡調辰光。當然毫不覺得。但到得節邊。可就得多開銷了。假如你折扣惠鈔。背後必定被人家咒罵。說你平日神氣活現。結果却是刮皮大小。以後見了你的面。便不巴結你。甚或在你的朋友面前。

搗你的鬼。假如你或不高興。或不願意開銷她們。她們定必把你這位漂張的客人。啣恨刺骨。背後時常咒詛。見面或竟和你不客氣。當面給你個下不去。這豈非自尋苦惱。所以我要求你。你如叫局。最好只叫我一人的局。或竟可以不寫局票。你到得那裏。要叫局陪客人或朋友時。你儘可以打電話來叫我。或用請客箋來請我。這麼一來。你可以省却不少的局賬開銷。萬一因爲陪朋友。要熱鬧些。不得已。你才可以另開別家戶頭。叫別家的局。但只許以叫局爲止。絕對不許給她做花頭。如你因應酬朋友多了。不得不請一兩回客。把化費出去的錢。收些回來。你儘可以到我生意上來請酒打牌。在我面上做花頭。一則使我有面子。我們舖房間的老鴛。見你的情字。二則我有份頭可拆。在實際上你並可不吃虧。乃是一舉兩得的事。假如你要在別家請客。被我知道了。那時你

可休怪我和你無趣。這是我的痴心。要用情專一。也和我一樣。假如竟成爲痴心女子負心漢。那可不是使我怨煞了麼。所以我要先和你說明。但是。一轉

。這也是我過慮。你絕不是無情無義的人可比。當然絕不會喜新厭舊。有始

無終。又灌一句迷湯。原本這是良心問題。你待我恩深義重。我豈能背叛你的情愛。再

和別人要好。我待你情專心痴。你豈有得隴望蜀。棄舊迎新之理呢。不過我既要防你和人吃醋。當然你也應防我和人爭風。……章一民不待她說完。卽笑道。

阿六。你真正小氣得比我還要厲害。此乃你真心愛我。讀者至此。當不禁啞然失笑。曰。愛君之錢。防君

將錢用與他人耳。我那能怪你小氣呢。比如我因你而和別人吃。錯如不是愛你之心

專而且切。我怎會和人吃醋呢。將自己比他人。所以我很能了解。你是真心愛我。其如人心不似我心何。這一件真正不成問題。我絕對不會再叫別人的局。卽叫局。亦萬

不會到別家去做花頭。如做了花頭時。我的良心。焉能對你得起呢。你儘可放心。如我將來違反今日之言時。我願受你的罰。隨便你怎樣罰我。我都俯首無詞。假如罰君跪踏板。不許君上床。君將如何。老六道。但願你如此規矩才好呢。不過還有一層。我固

然如非萬不得已。必須回轉小房子安息。但你亦不可不回到小房子裏來陪我。趣甚。妙甚。你假如在外邊另有新歡。托故不回小房子。那時如被我知道了。可

休怪我和你反目。你敢遵依我的話麼。章一民聽罷。微笑着沒口子的答應道。謹遵芳命。如違願罰。老六道。第一二兩件。你都依了。這第三件。却很容易。但怕你反而把容易的事。認做難問題。故作疑難的。推托不肯答應我。文句一頓。筆姿一宕。章

一民笑道。可又來。難問題都已依了。怎麼不難的。我反而會推托起來呢。你快些說。是怎麼回事。讓我看究竟難還是容易。老六沉吟自語道。嚟。本來這在他

原算不得一回事的。然而他如不肯起來。可就比不難的難如登天了。不過他亦是個聰明特達之人。他如果想得穿的。萬無不肯之理的。這本係楚弓楚得的事。不比得便宜外人。他怎會反而不肯呢。這無非是我過慮罷了。妙在有頓挫。先作自語。

。使其急欲知究竟。而後始明言之。真善于談話。是玲瓏之文。說罷。略頓一頓。才向章一民道。阿章。本來這件事。並不爲難。不過我恐怕你不肯答應。所以說又很容易又很難。章一民笑道。我可不是你肚內的蛔虫。那能知道你的心事。你快說是件什麼事。好使我決定難易問題。老六道。我在生意上。拆的份頭少。每次拆賬。所收的份頭錢。亦很有限。上海地方。休說是我們在堂子裏當伎者的。便是普通做人家人的。第一件。少不了的。便是衣服首飾。如果女人家走出去。穿的衣服不漂亮華麗。首飾不貴重價值。定必被人輕視。眼睛裏瞧看不起。所以空場面。是人人都要考究的。

尤其是我們吃堂子飯的。格外來得吃重。衣服的料。必須鮮艷美麗。價目總得幾塊錢一尺。比如做先生的。還可以輕鬆些。尤其是像我們做阿姐的。可就非格外漂亮不行了。比如做先生的。出起堂差來。只要有一兩件應時的衣服。也就可以敷衍了。如是做包賬押賬或討人身體的先生。穿的衣服。完全是歸老鴇負責。不消她自己費心。偶或有客人歡喜他。可憐她。惜愛她。送幾身衣衫料給她。方才可以多幾身行頭。如果無人送她的衣料。她老是穿老鴇所做給她的衣服時。往往很爲蹙脚。到得外面。每被人家譏諷。稱她爲桂花堂差。假如卽或有客人送她的衣料。但遇着很心辣手的老鴇時。又往往被老鴇攆去。給她的親生女兒或兒媳做衣服。她的理由。是先生因在她家做生意。才得遇着客人。如不在她家做先生。那能得遇見客人呢。况且身體並不自由。客人送先生



的東西。被黑心的搗兒說出些歪理十八條來時。真正有冤無處伸。做包賬的還好。做押賬討人的。可就真正苦極了。所以先生們穿的衣服桂花些。戴的首飾。斃腳點。還不至過于被人笑話。惟有做阿姐的。身體係自己。有自由主權的。明明有客人照應。方才可以做得阿姐。既有客人贈送。又有份頭錢可拆。所以當阿姐的人。最要攷究衣服首飾。稍微老實些。就得被客人的朋友譏笑。堂子裏的先生阿姐。以及本家粗做等人。甚至連拉包車的車夫。叫局的出店。和相幫等人。都看不起。因爲社會上大家都趨尙浮華。致使堂子裏人格外的競尙虛榮。因此便致有許多阿姐先生們。爲了要面子。不得不央人租首飾戴。請成衣代工料。平時死要面子。不肯坍台。到得節上。遂成了個活受罪。被債務逼得要死。往往因走頭無路。當當賣身體還債。所以有許多很紅的時髦先生阿姐。

因債務逼得把自己遠遠的包出門去做生意。即拿她自己身價的包頭錢還成衣等賬的。真是每節都有。別個不談。即如我和老七。都是極守本分。並不敢十分浮誇。又從不敢胡調。這是你曉得的。然而在近兩節裏。亦都各負了幾百元的債務。就都是被這虛浮奢侈的習慣所陷害。安守本分的尙且如此。那些好胡調的先生阿姐們。妍拆白貼戲子。養漢郎頭的。自然要不堪聞聞了。先說伎女

爲虛榮所害之苦。不即說所要求之第三件者。蓋爲申明其理由。而使章一民報効也。六誠乖覺者。

我現在要和你說的第三件。就是

衣服首飾問題。須得你答應我。代我撐腰。幫場面。我才可以胆大寬心。才可以傲視儕輩。才可以有面子。才可以出人頭地。風頭十足。才可以壓倒羣芳。使一班小姊妹。都交相稱許。不過有一層。我得申明。因爲我說了這個衣服首飾的問題來。正好似獅子大開口。你定必大吃一驚。其實我還有下文。你別先囁慌。

了。不敢答應我。連回答我的話。都被我嚇得回不出喉嚨來。說着盈盈一笑。拿

起小茶壺來。就口喝了兩口。章一民忍不住急問她。還有什麼下文。果然癡慌了。從急問兩

字現出。老六笑道。你別吃嚇姓急。幸虧你我此刻是在抽大煙談心。假使你我扮

演戲文時。忽然說起嬉皮的。話來。雋極。正當要緊的當兒。我和你提說此事。你禁吃一大嚇。

豈不要嚇出毛病來麼。況且性急不得的。性急了時。可是只會生女。不能養兒

子的啊。說到此。伸玉手摩撫了章一民的面孔。回送到她自己的鼻孔前嗅了

一嗅。低聲喚道。親人。二字醜極。肉麻之甚。然此。正係六之迷湯。非閨文也。好香啊。怨不得我老六看見了你。

如同護到珍寶一般呢。委實是你的皮膚細嫩。又兼含有一種天然的香氣。襲

人鼻官。那得不使我從心坎兒裏。喜愛出來呢。邊說邊就枕上望着章一民。使

了眼風。眯眯一笑。竟又略一欠身。伸頸過去湊上。就着章一民的額上。嗅了兩

嗅。輕輕喚聲好人。你真能使我愛你。實可使我的一顆心。終日成夜的惦記着。你這並非我扯談。我如有虛言假語時。叫我肚皮疼。章一民給她這麼一招惹。不由動了心。忍不住用兩手在枕上捧住他的粉頸。拗身就她的芳容。上連連的一陣狂嗅。笑道。我那來的香氣。實情是因和你臉兒相偎。耳鬢廝磨。從你的面孔上。把脂香粉氣。緊移了些過來。所以才有些微香味。不然如照你的話。我豈不成了個像姑麼。說罷又捧頸左右狂嗅。不料因此一大意。竟將煙燈上的玻璃罩。碰倒了下來。幸虧跌在煙盤裏。不會跌損。卽狂放手。扶燈罩時。徧又將半茶盞涼茶。由短衫袖口。帶翻了。撥在煙盤裏。涼茶二字。用筆極細。蓋借以寫二人專顧談心。住烟未吸。卽茶亦久久未呷。致令茶已涼也。老六笑罵道。糊猴玩把戲。毫無一點靜息的神氣。你看。傾刻間。竟連闖了兩宗禍。邊說邊起身下床。拿了塊抹布來。把茶拭乾了。隨手把抹布扔在

桌上。借此收章一民笑道。我是雄獼猴。你是雌獼猴。都是好聽不好靜的。趣語

如不是你來鈎搭我時。那會有這麼件事呢。老六笑道。你此刻嘴內討便宜。討得快活。當心停會兒我叫你看我的顏色。趣語。不可思議。章一民笑道。且慢說笑話。你

的顏色。我早已領教過的。最多。你像從前專制時代的縣老爺審犯人一樣。把

刑法給我受。使我吃幾夾棍罷了。篤語。不可度思。或者你把我像蘇州的貢燭一樣。插

起來點罷了。愈說愈妙。章一民話未說完。早被老六伸手將他的嘴巴捏住。笑問

你還在閑話裏夾小銅鈿麼。方言。即說。話討便宜。章一民忙改口討饒道。恕我這一遭兒

罷。我下次不敢了。老六鬆手笑道。不怕你不討饒。章一民又笑道。俗說懼內多

豪富。我如今怕你。正是我將來大發的預兆呢。邊說邊將身體向後一滾。以後

老六再來擰他面皮。老六笑道。我此刻儘你說討便宜的話。停會兒我再和你

一齊總結賬。你不用躲閃。別又把燈罩茶盃打翻了。章一民掉轉身來道。謹遵  
閻令。決不再討便宜。你還是說你的第三件事的後文罷。本來我和你做的是  
錢莊銀行往來現已到節關。彼此本應說結賬的。平時我總以大條兌你的元  
寶。市價上落。那得不結賬呢。說罷呵呵狂笑。連忙搖手道。下不爲例。下不爲例。  
請你手下留情。又討得便宜去了。寫態生動如畫。老六伸手假裝欲擰他的面孔。一伸卽縮回笑  
道。恕你年幼無知。饒了你罷。說罷卽拿起籤子。挑煙在燈上燒着。邊說你別性  
一段嬉言。以性急起。以  
急性急終。作一小章法。聽我說給你聽。我說要你答應我。供給我的衣服首  
飾。這句話。籠統聽得。頗覺可驚。其實並不吃重。因爲我現在衣服多少還有幾  
件。有的雖寄在長生庫裏。但是當本極微。往往一百多塊錢製成的一件衣服。  
只當有一二十元。所以如要贖取出來。並非難事。這是我已有的。再如四季隨

時應添製的衣服。並非一定怎樣急三槍一般。定必要你馬上就替我買料製成。不過要你酌量情形。隨時添補罷了。我已說過。化費你的錢。就和使用我的錢一樣。要比化用我自己的錢來得肉痛。所以我非至面子上過不去時。決不馬上就要你多破費。不過有一層。從今以後。我可稱已是你的人了。你我合的一副臉。我的面子。就是你的面子。你的錢。就是我的錢。在往日人家不知我已有了你的時候。做衣服。創首飾。多少總可以向客人開口。如今他們已得到風聲。知我已是你的專有御用品。要他們請客做花頭。已是不易。何況添置行頭首飾。所以這一層。我不得不預先和你說明。不過有一層。比如你在外面應酬。多叫別家的堂差。給人請客。都得化錢。你有了我。這筆錢可以節省許多。你即將這筆費。給我創衣飾。再有我在生意上。倘非真正尷尬。實情推托不過去時。

我絕不要你請客。因爲在堂子裏用錢。那怕你再化費得多些。搗兒亦不過道得一個謝字。絕不會因你用錢多。就肯百念分的真心待你。無非是把你當瘟生洋盤用事罷了。你如給我添製衣服首飾。這不比得在堂子裏使用。製衣服。打首飾。錢雖化去。有東西在着。在堂子裏化費錢財。結果人財兩空。況且我穿戴得好。走出去亦是你的臉面。如被人譏誚。我掃面子。你亦有連帶關係。你拿每節在外和酒報效的錢。以及局賬等項。給我添製東西。不足時。再補添些上去。儘可以足夠了。那時豈不好看麼。假如我能在別人身上。開得着斧頭。只要一刀殺得出血來。我決不要你爲了我多化費錢財。這是我的本心。實在無人墊刀頭時。我方才向你開口。總之。我亦須看你的力量如何。決不會只顧我自己的面子。就不顧你的裏子。你儘可以放心。我這話可不是既很容易亦很難。



麼。章一民聽她說罷。心中想道。她這話確係爲我。能開得着別人的條斧。決不要我化錢。能打合得着別人請客。決不要我報効。況且化錢代她製東西。錢雖化了。物件總在她人已屬我。東西當然亦是我的。這是很實意的事。不比得虛浮不着實。我又何妨答應她呢。因這一想。遂卽滿口應承。口頭契約。于是完成。老六見他

三件都已應允。遂說你我租房子同居。原係圖謀將來永久的。

句句提永久。苦其言甘者心必憤

。惜章一民之憤未曉耳。

依我之見。不如一勞永逸。有得租傢俱。不如忍痛一時。乘此卽先

將各項器具買了。免得多所耗費。比如每月租費五元。一年就得六十元。幾年工夫。就得損失幾百元。有幾百塊錢白丟。不如現在就買。錢雖目下化費得多些。可是實意得多了。看似處處爲永久打算。實則另有用意。租小房子留意。章一民見她很高興。事事爲自己

謀實意。心中大喜。遂不禁陡生了一層信任。當卽商量小房子裏應買的物件。

邊商量邊抽着雅片煙。正是樂以忘憂。煙抽完後。章一民即取紙筆。將目下需用的物件。開列成單。預備租好房屋後。即去購買。二人直談到夜深。覺得腹飢。遂叫了點心來同食。用過點心。二人遂相將就寢。綺羅帳中。情話喁喁。二人都

在青春年少。豈肯辜負良宵。當然另有一番甜蜜美景。無須交代。

看官自知。固毋序交代也。

次日晨炊過後。太陽光線從玻窗直射進房內。晒在銅床上。映射進帳子。晒在二人枕邊。章一民從陽光中被熱逼得醒覺過來。

暗寫篤絕。

一看時計。短針已過

十點。坐起身來。看了看老六的芳容。只見她兩頰和粉頸。都被日光映射着。略現桃花紅色。覺得鮮艷可愛。不由心中一動。禁不住低首下去。向她頰上和頸內。深深的狠甜蜜的狂嗅了幾嗅。老六被他的短髭戟刺着。又痛又癢。驚覺了過來。惺忪着睡眼。嬌嗔道。刺得人怪疼的。吵得人一夜未曾安睡。此刻又把我

吵醒了做甚麼。滿圓春色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寫景從言傳出。章一民摩撫着笑道。寶貝。不要生嗔。

停會兒我出去休面。再好生向你賠不是吧。又道。時候不早了。你看太陽已晒到枕頭邊哪。再睡時。怕不到夕陽西下。唱金烏墜。玉兔升麼。好人起來吧。連叫兩聲

。具見當局者迷戀之深。與肉麻當有趣也。老六推他的手道。誰要賠不是。什麼時候了。老早起來。難道有什麼要緊的事。未曾辦完。趕緊要去辦嗎。具見貪睡聲口。世之因狎邪而致貪眠失時悞事者。可以此推。章

一民道。將近十一點了。你昨夜不是說還有幾個客人的局賬。尚未送來開銷。你要早點起來。好回去差遣相幫打電話。約他們出來。當面索取。或是就派人立刻去討麼。此刻不起來。還待到明日後日。過了端午節再去討不成。補筆實亦省筆。

老六被他提醒。遂亦拭眼坐起。于是二人相偕下床。洗面穿衣。同時喚茶房進來泡茶。并命茶房去叫點心。隨又命喚梳頭娘姨進來。給老六梳頭。此句非閑筆。闕者自知。

之老六吃過點心。梳好頭後。即穿好旗衫。別過章一民。逕回三馬路香窟內去。章一民亦出外料理幾件節下的未辦之事。並約請幾位朋友。初六晚到菱花家幫忙。奔走到晚。回轉南洋旅館房間裏時。茶房回話說。六小姐已是來過。教你今夜待着。不要走開。她須到十點鐘後。才能到這裏來呢。章一民點了點頭。即往電話間裏打電話到菱花家去問老六。因何要到十點鐘後才來。接電話的乃是老七。回說六阿姐往虹口去有事。剛才出去。章一民亦不再問。回房自叫晚飯來吃。飯後獨自吸大煙。因昨夜欠暈。連夜都未曾睡着。身體很疲困。竟不自覺的執着煙槍。朦朧睡着了。栩栩入夢。在夢中正和老六鬚髯在小房子裏。因爲老六忽然結識一個文明戲子。不知如何。吃起醋來。彼此愛情破裂。大起衝突。向未同居。已有破裂之兆。作者勸世不少。章一民大怒。恍似將一只茶杯。又是茶盃。前後輝映成趣。對

準老六擲去。猛聽得咚的一聲。驚醒了回來。張目一望。才知是夢。不由暗自好笑。原來手中擲出去的並非茶盃。却是煙槍。煙槍落在床前。祇因那只煙斗和槍脫離了關係。遠遠的拋向板壁上去。所以才有那很大的震動聲。响。夢中耳固

不僅涉足于風月場中爲然也。惜世人不悟何。

章一民忙起身拾起槍斗看時。槍未損壞。那只斗却被撞

跌破碎了。

預兆如斯。狎妓者皆應如是觀。

不由一怔。正在發呆。却聽得有人扣門。開門看時。

却是老六獨自來了。章一民見着。想起夢景。忍不住笑出聲來。老六見他手中拿着槍斗。面色有異。卽問何事。章一民將夢中情況。告知老六。老六粉面一紅。心中陡的着驚。暗忖他這夢好靈。

伏筆。暗筆。老六已與文明戲子有染。

再一想。或許此乃他的詐語。

存心試探我的。我何苦被他試探出來呢。因此笑道。日之所思。夜之所夢。你好吃醋。竟連夢中都要吃醋起來。真正吃得太厲害了。又道。哦。這分明是你故意

造作誑語來尋我的開心。我上了你的當。還信以爲真。我真是個雙料阿木林哩。邊說邊將旗衫脫去掛好。側身向床上一躺。並說你欺我。假裝作夢使辱我。我可是不答應你的。罰你裝煙給我吃。恕你無罪罷。章一民被她這幾句話。將夢中餘怒。和夢醒後的驚覺。一齊消散了。笑說我如安心欺侮你時。叫我來世變牛馬。變豬獠。被屠夫宰割了。把肉給你吃。老六笑道。誰要你發咒。快別說閑話。給我裝煙是正經。章一民卽按鈴喚茶房沖茶。並去換根槍來。茶房見斗門跌破。口中應着。只拿了槍桿和茶壺去。將煙斗放下。章一民已知其意。卽在身邊摸出一塊錢來。放在桌上。守茶房送茶及調換煙槍來時。命他將洋錢拿去。算是賠給他修補斗門的。那茶房口中假客氣了兩句。卽稱謝拿了洋錢和煙斗出去了。章一民暗說一句晦氣。

吸大烟者。倘能明此二字。則烟可刻戒除矣。

卽裝煙服侍老六。二

人邊吸邊談了會閑。吸過煙。命茶房收拾了煙具等去後。即便早早就寢。次日二人同去租好房子。又同到木器舖內。看定了銅床木器。付清價洋。吩咐即日送往小房子裏去。二人仍回到客棧裏住宿。住過了午節。二人才結清旅館內賬目。搬進小房子裏去居住。即日命薦頭店裏送了名老媽來。隨命老媽去買辦鍋碗爐罐等一切家內零碎物件。並喚這糊房間的來。將房間糊得清新。麗。忙亂了一日。當晚章一民因在事前約定。給菱花家請客。此番因係接受老六的要求。請開枱酒。給他做面子。兼因方始同居。正當火熱之時。所以章一民格外興高采烈。預定了兩席菜。並在期前即已轉托朋友。代爲多請冶遊的同志。屆時早臨。故此當夜菱花家主客盡歡。非常熱鬧。結果共做了兩打花頭。只因章一民在第一天即要足了面子。極受菱花家房間上下人等的稱羨歡迎。

之故。遂致掀起了一場風波。讀者試猜之。果如何事歟。幾乎招惹出人命來。畢竟什麼風波。請待下回續寫。

### 第十九回

妙舌粲蓮花郎情深似水  
污泥沾柳絮妾意軟如綿

話說章一民當晚在菱花家請雙枱。給老六做面子。因何竟致掀起風波呢。皆因章一民那晚在南洋旅舍房間裏拋擲酒壺茶盃之後。被老六用迷惑的手段。約法三章。將他玩弄得服服貼貼。並要求他給她自己做面子。在初六即首先開場。擺雙枱。章一民爲色所迷。立即答應了她。第二天她即忙裏偷閑。往各處去邀請朋友。約在初六晚間。到菱花家賞光雙綉。他因要掙得面子。故于節前即多邀朋友。並請朋友代邀。果然當夜得被他如了心願。在章一民自己的地位上。固然可算已得到相當的美滿結果。不過章一民得着了面子。同時却



使他同逛一家的朋友盛洪蓀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都失去了面子。故此遂致掀起一場有趣的風波。原來盛洪蓀那晚在南洋旅舍房間裏被菱花老七扶持着。偕回她書寓中來。面子上固然係請他來打茶圍。實際上却係因爲盛洪蓀本節的局賬。未曾開銷。她恐要受損失。所以才堅請同行。盛洪蓀本想乘賈以仁彭德輝偕同雅情姊妹走的機會。亦隨之而行。好借此脫身。不料被老七所攔。打不出離身拳來。沒奈何只得伴同老七往她粧閣裏去打茶圍。急中生智。遂坦然而往。到得菱花家時。坐下身來未久。想幫已送進手巾把來。由粗老媽名目做之一。接過。送到盛洪蓀面前。只稱請盛大小吃粢飯。盛洪蓀接過拭了手臉。隨即從身邊皮夾內。摸出那張十元的鈔票來。交與老七。作爲犒賞。命她去開銷。老七見他陡然闊綽起來。冷筆疑心他不是全犒賞。遂稱謝着低問是否

卽開銷十元。盛洪蓀笑着低回道：「照理我平時來打的茶園煩勞房間裏人的時候極多。這區區十元數目實嫌菲薄呢。再少時叫我自己亦覺得太少了。難爲情。請你代我向他們大衆說一句。此番菲些容待下節再多賞些吧。這叫做屁股裏吃人參。後補罷。」說得閑逸之至。看也漂賬手腕。老七見他果真餘將十元完全作爲犒

賞。遂卽揚聲交付給粗做。遞還相幫。當場博得一片內外道謝的聲浪。舖房間的忙命粗做。拿出煙具來。請盛洪蓀吸煙。盛洪蓀卽亦安閑自在的和老七倆對面躺在銅床上。邊吸煙。邊纏話。盛洪蓀卽命老七將本人的局賬取來。在煙燈上略一看。約摸在五六十元模樣。遂塞在褲袋裏。盛衣西服。照應甚細。笑對老七道：「阿七。你今日不堅邀我同來。我本亦預備在明晚。無論如何。定亦要來的。皆因我在本節裏。做的花頭甚少。叫的局又不多。統共祇不過請了兩回客。而打的茶

圍却不少。用他自說。是爲善自爲言。就事論事。平常茶圍行得多。理應到節下須得來多給

犒賞。那怕自己無暇。亦應派人送來。才是合理。皆因這是歡喜錢。人家平時很恭敬的服侍了一節光景。原只不過希望的這一點。如果到節邊不來開銷手巾錢。豈不于事理不合麼。况亦自問良心。說不過去啊。所以我的主意。方才你們房間裏。即不明言請我吃粢飯。我亦必要掏腰的。這不僅是我的生性如此。兼亦係爲你的面子。不然。我刮皮小事。豈不使你在背後被他們咕嚕。說七小姐亦有這麼一位刮皮的客人麼。我刮一點皮。因而使你失面子。叫我怎麼對得起你呢。休說我和你有很密切的恩情。即使我和你並無關係時。彼此總算恩情還好。我既存心做你。當然要長線放遠鳶。來日方長。我亦不能淺見的啊。口吐蓮花。是狎客之善于詞令者。這幾句迷湯。句句都打動老七的心腸。竟立刻如醍醐灌頂。十

分悅意。認做盛洪蓀是有心人。頗知堂子裏人的苦衷。很善揣摩堂子裏人的心理。體貼當先生做阿姐的面子。故此連聲唯唯點頭。邊裝煙給盛洪蓀吸。邊又見盛洪蓀呷了口茶。繼續說道。阿七。我如今有句話。要對你說。頓一句。重之也。然實亦難

之也。我本節的局賬。遲到現在。未曾派人來抄。我知道你必然心中耽憂。其實。這亦怪你不得。不過。這種不道德的事。絕對不是我肯做的。我實因地位關係。不能像章一民那麼空閑。所以逢到節邊。即窮忙得不亦樂乎。不能抽身出來。不僅自己忙得無片刻暇。即連茶房出店。亦終日忙得不可開交。這凡是做生意的人。大約均屬如此。真叫做要吃飯。無可如何。直至今日。我才能得空閑。原從銀行裏。拿了一百元出來。預備支付局賬的。不料走到路上。遇見一位落難的朋友。急得無路可走。碰見了我。硬和我商量。沒奈何。借了二十元去。我身上

的現款。因此已打了八折啦。走到南洋旅館裏。我差茶房去開銷局賬。因爲現款只有八十元。所以祇得先將兩家小數目的開銷了。你們這裏的。我本預備親自送來的。不料冤枉湊巧。忽然被桂雲老二撞了來。立逼着章一民和我。還她的局賬。章一民尙係自己的事。至于我呢。却是代人受過。真未免太冤枉了。皆因去年我有位知己朋友。初到上海。交際場中。要我代他叫條子。我那時因桂雲老三家的小先生。甚爲活潑玲瓏。遂代他介紹。不料那朋友叫過幾個堂差之後。卽因老三的要求而請了兩回客。結果共欠了局菜洋幾十元。那朋友年底動身走了。遂致漂之大吉。分文未付。老三每逢會見我。總得向我探問。並很說些不好聽的話。因此我很不悅意。回她如果到節。那朋友不到上海。准定由我代付。免得這麼多說多話的。十二分無趣。果然直至今日。那朋友未到上

海。我因有話在前。當然不便反齒。所以今日被桂雲老三當面討取。遂卽如數代付。因爲這樣。遂使我將預備付給你們的。臨時被移到桂雲家去了。所以適才你邀我同來打茶圍。我想不來。卽係因此。現在我要和你說的。亦卽係爲此。我此刻將真情告訴你。好使你放心。准定我明天再往銀行內去提取存款。由我親自送來。老七聽他說了半天。轉灣曲折。只是爲的怕在今日此刻。馬上要面逼他付局賬。不由笑道。盛大少。你放心。多的日期已經耽擱了。何在乎一夜呢。不過有一層我的難處。諒來你亦知道。平時拆的份頭。維持個人的用度。還嫌不敷。一到節下。便格外的捉襟見肘。所以要請你原諒。務必明天送來。倘如你不送來時。可是要我賠償的啊。因我實情無錢可墊。無力担負賠累。像你的局菜賬。總共雖只不過幾十塊錢。在有錢的人。那裏放在心目中呢。但是無錢

的人。却真正推板不起啊。盛洪蓀微笑道。你這話可真正奇極了。休說我準定在明天親自送來。即作爲我明見忘記了。或是無可移挪。不送了來時。你在本節裏。亦絕不要緊的啊。老七急道。怎麼不要緊呢。難道我有錢可賠嗎。休說無錢。即有餘錢。亦有別的用處。說句總括的話。現在的客人。誰不是門檻精的。肯化冤錢塞狗洞的。休說我不曾遇着。即聽見亦不曾有過。僅靠着烏龜觸屁眼。硬碰硬的拆得幾個份頭錢。平常用還不敷。那裏可以賠得起呢。說句笑話。到節客人不來惠鈔。不賠出來。難道舖房間的。肯和我客氣嗎。盛洪蓀笑道。凡是做先生阿姐的。每逢節邊。因爲客人不來開銷。而致賠出來的。差不多家家都有。不過數目多少些罷了。這種情形。我豈有不知的。不過我說你本節不要緊的。另有我的理由。老七道。你有什麼理由呢。盛洪蓀道。你下節是聯的。不比得

馬上就要出去。卽作爲你要賠。但亦可以延期。守到下節才賠。斷不會馬上就要逼你賠出來的。老實說。節下要賠。雖說是通例如此。但亦得看事而行。往往有許多先生阿姐每節。有許多局賬。不賠出來的亦很多。折扣代賠的亦頗多。這亦須看先生阿姐的客人多少。每節做的花頭多寡。彼此賓東的恩情好歹。絕不可一概而論的。像你本節卽有應代客人賠償的局賬。照規矩每一個局。賠三角錢。但是你却很有轉圜的餘地。因爲你下節是聯的。你不在初五。下半年離開此地。當然舖房間的不能立逼着你照賠。須得守到中秋節。你出去時。方才照賬賠償。如照你的話。明兒如不送來。卽當照賠。這句話只好欺欺那些初出道的嫩笋雛嫖客。如要欺我時。可是不會相信的。啊。一語道破。不過你放心。我明兒准定送來。絕不致要你代墊。曰不要代墊。曰縱或不送來。亦不要緊。言詞閃爍之至。老七被他



指破了。卽豎起大拇指來道。阿盛。你真不愧爲老門檻。猶言老資格也。並非討你的便

宜。你很可稱做吃精碼子。吃精名詞。可發一噓。可笑我雖吃了兩堂子飯。從做小先生到

現在。門檻一點不精。每節代客賠的錢。亦不能算少了。比如像你方才說的話。

我並不會知道。如果知道時。又何至這般急法呢。此言或許你還不肯信。不過

我在去年。夏節裏的賬。中秋節卽被舖房間的逼着照數代賠。其實冬季裏。我

亦是聯的。彼時我如明白這個規矩時。何至中秋節被逼得典質衣服首飾呢。

當時固然未曾有人告訴我。事後亦未有人說過。此刻却反是你說出來的。讀者

其以老七爲真正不知耶。抑亦以老七爲知之耶。你如不說時。我依然還是不曉得呢。盛洪蓀笑道。這也

許你是真不知道。不過做老鴇的人。誰不是厲害的很。心主兒。它們對於先生

阿姐。總是得步進步的居多。往往有許多局賬。被它們逼着照一元一個的份



即可堵塞了他們的臭嘴。只恨我自己硬掙不起。只得任從他們說笑。假如下節不聯的。還則罷了。越是下節聯的。越是難爲情。被他們言三語四的說某人。這麼一位漂亮先生。或是阿姐。平時標勁十足。却不料竟有好些漂賬客人。或是說某大少平時來時。多麼神氣活現的。么五喝六。如今到了節邊。竟忽然絕跡不來。張小姐做着這種客人。真正倒了三百年窮霉。我們老早就說過。哪某是個滑頭。某某是個蒼蠅。絕對靠不住的。關照張小姐留心。最好老早就向他開一重重的斧頭。敲他一筆竹槓。他如不答應。使得他自覺無趣。下回不來了。縱吃賠償。亦少吃些。張小姐不肯聽信。如今怎樣。豈非應了我們的話了麼。像這種話。聽見了真正得氣破肚皮呢。說句總話。休講賠不起。卽硬撐得起。說得起大話。可以代客照賠。但是某小姐有漂賬客人的話。依然要被他們在背

後嚼舌根。拿出錢去。仍舊免不了受氣。阿盛。你那裏能知道。我們吃堂子飯的。

人的苦楚啊。此所以作者每對朋儕言。喻伎女生涯爲地獄生活也。噫。說到此。老七禁不住鼻孔兒一酸。眼圈

見一紅。幾乎流下淚來。盛洪蓀急亂以他語道。阿七。你們這回燒的煙。香味不

及往回。且頗有些川土氣。莫非不是全雲土麼。這斗門上亦污垢得緊。裝起煙

來。怪黏手的。爲非麼不命粗做們。揩擦清潔。收拾得乾乾淨淨的呢。老七嘆道。

揩房間的和幾個粗做。下節都調到別家。她們那還肯勤力討好呢。所以就無

人收拾了。講到這個煙。舖房間的因爲近來花頭少。生意太清。沒有現款。此番

燒的土。乃係托人代向土行內欠的。據來人說的。是頂好的全雲土。實情雲土

和川土對半鑲的。總而言之。是吃的錢短之苦。倘有現錢。何至欠賬。一般將來

要惠鈔的。何至明吃虧呢。以一喻百。欠賬而購物者。大都如斯。此受經濟壓迫者。所同有之痛苦也。盛洪蓀抽過幾筒

煙。卽放下槍來。推說回去尙有別的事。明晚再會罷。說罷坐起身來。老七忙喚做娘姨絞手巾來盛。洪蓀揩擦過手臉。卽穿衣戴帽。匆匆走了。老七親送下樓。直到大門外面。千叮萬囑的約他明晚到來。說自己等在生意上。絕不他往。不要失約。方才回上樓去。盛洪蓀回去後。心中好生無趣。忖念目下實已無法可想。只得漂過明白。反正老七並不調頭。下節聯着叫她的局。到半節裏先付。或是到中秋節併付。亦沒甚麼關係。只不過還有幾家的局賬。只好對不起她們。下節亦不再聯着叫她們的局。很很心。一文都不惠鈔。此類嫖客。今日極多。無怪倡伎之叫苦不已也。料想她們亦無法可以奈何我。想定主意。遂決計漂賬。祇不過只怨自己。大不該先前太濫污。亂叫堂差。狎客孰能無此悔。惜悔之晚耳。尤可惜其悔之而不立改。此青年子弟之所以墮落者衆也。噫。在半節裏就該立刻截止。使用一種手段。硬攀她們的岔頭。尋着她們的錯處。到節不開銷。

她們自知已有氣在先。當然自誨晦氣。自怨而不怨我了。豈不漂賬漂得很光棍。一般都是漂賬。豈不很冠冕麼。寫滑頭嫖客之心理如斯。此等人大可諷爲無心肝。想到此。遂下了決心。以後如再多叫局。自知難得好結果時。即用這種辣手。免得到節邊急迫得要死。第二天盛洪蓀到交易所內。照常辦事。其時因爲逼近節關。市場上交易清淡。開盤至收盤。僅僅十來分鐘。卽已散市。盛洪蓀本想在散市以後。營業科內各同事走完。卽可乘着科長室內無人之時。打電話給老七。告訴她本節局賬。因目前無法可想。須待到節後。才能向銀行內提取存款。皆因銀行內存款。係用城隍老的名義存人。昨日忽被城隍老打電話通知。在節前非經本人簽字。不許任何人支取。故此目下已成僵局。須待到節後。才能設法支付。所以打電話通知你。請你原諒。好的爲日無多。你儘可以放心。盛洪蓀這個主意。本係在

昨晚由南洋旅館。往菱花家去時。邊走邊忖。靈機一動。卽已打定了這個主意。因爲節後不久。卽將到交易所發薪之期。薪水領到。大可應付而有餘。所以他昨晚在菱花家茶圍時。對老七說出那番老門檻的話來。使她不好在節前向自己逼索。好爲自己脫身之計。此乃盛洪蓀預定的法則。這會兒他在營業科內。正想照計行事。只因同事們各有所事。一時間不曾全散。盛洪蓀要打電話。無隙可乘。頗覺無聊。遂在各同事空着的寫字枱上。東翻西檢。尋紙筆亂塗。找報紙閑看。借此消磨光陰。翻檢到臧君綬的寫字枱上。恰巧臧君綬的抽屜未鎖。被他信手抽了開來。一眼兒抽屜內放着一本艸稿簿子。簿面上寫着白話書信四字。取出翻開一看。只見目錄上已編撰成一百封信。略一翻閱。才知是一部已編撰成功的一本白話尺牘。盛洪蓀拿在手裏。忽然靈機一動。暗忖其

正再巧再好也沒有。心花書局的主人褚白水。和自己是相識。我如將這本尺牘底稿。拿去賣給他。他定必肯收。我就拿這筆稿費。去開銷老七的局賬。能有餘時。并可略打折扣。把別家的局賬也開銷了。豈不很漂亮麼。好的臧君綬爲人和易。他如不追究。卽不對他說。他如追究得緊時。我只須扮回三花臉。向他說幾句好話。打他一個招呼。承認過失。說是給他代賣了。答應隨後還他的稿費。諒來他亦不會和我反臉。我只要千年不賴。萬年不還。這一筆外快。豈不是白撈的。如此朋友。能不爲交游者寒心。想到此不由心花大放。卽便用桌上的報紙。將尺牘稿底包好。關好抽屜。穿衣戴帽。拿了底稿。匆匆出門。前往心花書局。到時恰值褚白水在櫃台裏。賬桌邊坐着。彼此寒暄後。盛洪蓀卽將尺牘底稿遞給褚白水。過目。說是受臧君綬之托。特地來賣給你的。褚白水原和臧君綬在枱面上會



過彼此雖無深交。但在花街柳巷中。亦頗有過兩次來往。有一次褚白水在居仁里一家碰和柏子裏邀友碰和。盛洪蓀曾代他邀客。將臧君綬強邀了去。買過一張票。又有一回。褚白水在日新里小荷花家請客。臧君綬也被盛洪蓀代褚白水再三邀請。前往小荷花家打拍克。那天臧君綬曾輸却六十多塊。褚白水因此對臧君綬頗覺不過意。事後臧君綬請客。褚白水亦曾去應酬過。先後共計應酬兩次。化費過六塊大洋。每回各買過一張票。褚白水第二次在小荷花家請客時。臧君綬又曾去買過兩張票。算是回敬他兩次賞光的代價。雙方因有以上的來往。所以盛洪蓀卽利用這個機會。將臧君綬的尺牘艸稿。私下裏拿去賣給褚白水。褚白水認爲盛洪蓀係眞受臧君綬之托。回想到臧君綬因應酬自己。輸去六十幾元的事來。不好意思推却不收。況且臧君綬的作品。

頗佳。本人素所知識。如收將下來。出版後定可賺錢。此刻樂得做回人情。因卽略一翻閱。問明代價。吩咐賬房先生。照價付給了一百元現款。要了盛洪蓀的收據。寫明係將臧君綬所著白話書信的版權讓給心花書局。盛洪蓀收了十張十元的鈔票。立刻從心花書局門首。乘車往三馬路菱花家去。照賬付清。並命喚相幫進來。拿兩張十元鈔票去兌換兩塊錢小銀毫。餘均調一元的現洋。相幫去後。盛洪蓀卽將昨日未付的幾家局賬戶名開出。各按着七折光景。寫明數目。守相幫兌好回來。交給他。前往各家。立刻付清。菱花房間裏上下人等。見他昨日來吃粢飯。犒賞了十元。今日又來付清局賬。聽他口音。昨今兩日。連接着付清各家的局菜兩項。總可算是房中佼佼的客人了。因此大家都對盛洪蓀表示欽敬尊重。同時老七亦因他的神情頗像血旺。遂將他留着。渴

力打合。要求他下節請開枱酒。並說章家裏已定在第一天。這是可以料得到的。初七初八兩天。亦已另有客人定妥。都是別人名下的。我自己一人尙無。我想初九卽由你排一日。如果你要提前時。我亦可以對舖房間的說明。盛洪蓀此刻正在高興頭上。受着房間裏人的恭維。表面上那能推却。因此只得答應。老七見他應允。立刻搬過都盛盤來。請他卽寫請客箋。說寫好了。卽可以命相幫們從早發送。另再留些。守初六晚間。章家裏請客時。你在席間當面分發。盛洪蓀乘着一時高興。竟忘却了下午交易所裏的市場。和本人不曾去營業。科簽到簿上簽名報到。亦並未告假。于是卽刻很高興的提筆研墨。寫了好些請客箋。交給老七。並寫好幾張。連同幾張空白的。摺疊好了。放在衣袋內。寫畢後。被老七挽留。着往後面小房間裏去抽鴉片烟。盛洪蓀因覺得肚餓。卽命往一

江春去喚了一道湯。一道飯來充飢。老七亦順便叫了客火腿吐司來陪他同食。二人吃罷後。相幫已開銷完局賬。取得回卡到來回話。盛洪蓀一一閱過收好。卽和老七對橫在銅床上閑談了許久。已是晚了。盛洪蓀忽然心動。思忖機會不可錯過。今夜大可乘機在此借宿。料想他爲了初九的花頭。定必不能不來奉陪。匪夷所思。狎客醜態。于是遂說老七。反正已無甚事。我請你看戲好麼。老七應道。很好。不過又得破費你了。叫我怎能過意呢。一抽卽合。客伎之神態如繪。盛洪蓀卽去打

電話到天蟾舞台。定了兩客花樓位置。

只請一人也。妙妙。

電話打過後。老七卽問阿盛

用什麼菜。卽請在此用便晚飯罷。盛洪蓀隨意說了兩炒一湯。老七卽命相幫去叫。一會兒菜已送來。老七卽陪着盛洪蓀胡亂飲了兩杯白蘭地。吃了兩碗飯。飲食已畢。又各吸過兩筒鴉片煙。揩擦過手臉。老七更衣打扮後。卽同着盛

第十九回

妙舌粲蓮花郎情深似水

污泥沾柳絮妾意軟如綿 一七八

洪蓀去天蟾舞台看戲。散戲回來。用過點心。盛洪蓀當夜即在菱花家借宿。這

一夜。老七因欲盛洪蓀竭力報効。所以極其恭維。趣語盛洪蓀亦因欲給美人

歡心。好在朋友們面前顯耀。所以亦特別討好。趣語不可思議故此二人恣情縱慾。直

到天將黎明。方才倦極入夢。聊聊數語。寫盡無邊風月。次日晌午時分。盛洪蓀才醒覺起身。

慌忙洗盥。不及吃點心。即便前往國產交易所去。到得初六那晚。因章一民請

客。做了兩打花頭。盛洪蓀因見房間中人。對章一民十二分的巴結。遂和另一

位同做菱花家的朋友。各因此事同生悞會。遂致因面子問題。吃酸問題。而發

生一場有趣的酸味風波。究竟另一位朋友是誰。風波如何。請俟下回再表。

第二十回

酸風醋雨真屬無謂

舌劍唇槍實迺有意

話說章一民在初六晚間在菱花家請客。房間裏人因章一民平時在菱花家

使用的錢多。節下犒賞的手巾錢。因爲老六的關係。賞給二十元。比盛洪蓀加倍。倡門中人對待狎客。原本和商舖中人對待主顧一樣。都屬營業性質。誰化的錢多。當然卽招待得格外週到。巴結恭維。越顯出十二分的慇懃。來此原係倡們中常態。不足爲異的。恰值是晚章一民多邀朋友。多做花頭。又係夏季一節中之第一天。正如商店開張之第一日。當然招待主顧。格外要表顯出竭誠歡迎優待的神情來。章一民身受房間中上下人等的恭維。當局者固然不會覺得。但是盛洪蓀和另一位新交的朋友。都因此相形見絀。發生了一種酸氣。遂致對房間裏深表不滿。應對章一民亦發生悞會。認做章一民係有心要蓋過他們的面子。故意在第一天卽特別討好。做滿兩打花頭。好使他們隨後排日請客的爲難。至少亦得做足兩打。方才可以得到房間中人的恭維。和朋友

們的看得起。因這麼一生悞會。盛洪蓀和那位新交的朋友。遂不約而同的對

菱花房間裏人于言語間使用骨子。同時對章一民亦同抱有冷嘲熱諷的態

度。

靴兄弟鬧起風潮矣。

章一民此時正深深墜入迷人洞中。當兒興高采烈之間。絲毫並

不覺得。

此所謂當局者迷也。

房間中人却非常清醒。早已拔出了苗頭。

此所謂傍觀者清也。然亦即此可覘伯門中

人之可

畏。不由各自腹中匿笑。都以爲二人量器太窄。恰好中了它們的計劃。原

來倡家對待客人。本屬一律平等。不分軒輊。所以有顯分厚薄的。乃係俗說。搗

兒愛鈔。姐兒愛俏之故。比如遇有同逛一家的狎客。却故意當面顯分高低的。

乃是它們的一種捉弄客人手段。看官凡係過來人。大概都能明白。此乃倡家

的一種作用。它們所以要當着客人。待遇上顯分彼此的。乃是欲藉此挑撥得

客人與客人鬥氣。使客人因鬥氣而爭面子。因爭面子而喪財。所以老于看花

的狎客。第一。切忌同逛一家。更忌朋友共做一個先生或阿姐。第二。切忌因同逛一家而生氣。因爲朋友間同逛一家。既傷和氣。友誼又多傷財帛。卽如當夕菱花房間中人。對待章一民。竭力恭維。對待盛洪蓀及另一位朋友。略形冷淡的。亦卽係這個作用。此一段又可當作嫖經讀。果然盛洪蓀和另一位朋友。都着了它們的

道兒。因房間中人待遇的不同。而致生悞會。掀起一場爭面子的酸風潮來。講到那位新交的朋友。正是上集書中。辰一銀行的練習生言思永。言思永自從出入花叢以來。最愛在倡家受房間中人的恭維。歡喜在伎女面前。遮蓋朋友的面子。其用意乃係欲使伎女移愛其友者。愛己倡家。因他有此習氣。往往卽利用他的這個弱點。故意使他或覺到難堪。好發標勁。化冤錢。使他和朋友火併。以收漁人之利。此老嫖客所以切戒動氣也。言思永因具有此種劣習。在花叢中使用的冤



錢亦已不少。多虧臧君綬和他同遊時。暗中提醒他。往往的勒馬懸崖。不致鬥氣損財。如此亦非止一次。這晚言思永來應酬章一民。乃是和他的同事練習生章二民所邀。來到菱花家。幫乃兄之忙的。只因言思永平日叫局太濫。開的戶頭頗多。到節。因經濟關係。雖曾向臧君綬借得幾十塊錢。但亦不能完全應付局賬。所以便有好幾家被他漂之大吉。恰巧菱花家局賬亦在未付之列。真正

巧妙之至。

言思永上節叫菱花家堂差。乃是做的房侍老五。在上節共總叫過十

來個局。碰過兩場和。到節他忖念爲數無幾。且又以爲曾經碰過兩場和。諒來不付亦無妨。不料得有湊巧。言思永平日最喜歡吹牛。在同事們面前。專愛說大話。在隔夜吃端節酒時。曾信口開河。說本人在最近幾天裏。因爲開銷局賬。統共由杭州家中。匯來二百塊錢。還嫌不敷。又向臧君綬暫移幾十塊錢。方才能

應付過去。同事們聽了他的大話，都當作耳邊風。知道他是短笛無腔信口吹。故亦無人向他尋根問底。徧巧章二民明知故昧，存心要看他的笑話。便乘機從身邊掏出他老兄明晚在菱花家請客的空白條子來，很懇切的代他老兄面邀言思永到菱花家賞光。言思永自知甚明，但因話已出口，無法可以縮回。說大話者看樣。只得推說身邊洋錢不多，明晚如去，票錢且不敷，打牌更是不能。此番只好方命。下次准定奉陪。章二民見他推托，即說老言，你放心。我明晚亦親自前往。你如身邊不便，票錢由我代墊如何。言思永因話已說僵，被他攔着。無奈只得應允同去。第二天，匆匆趕往國產交易所找臧君綬，想和他商借二十元。以應當晚急處。徧巧臧君綬有事外出，等了半天，並未回來。只得留張告急求助的條子，托侍役轉交給臧君綬。再三叮囑，務請他照辦。回到辰一銀行。

後。又速打兩次電話到國產交易所。問臧君綬在不在。恰值臧君綬尙未回來。言思永兩次電話都落了空。只得老老臉。預備晚上去菱花家冒險。于是卽向章二明開口。要他借二十元。說是預備打牌。章二明回說自己身邊不便。打牌守到臨時再商。家兄身邊諒來定必有餘。我停會向他取就是了。言思永見他這麼說。欲待不去。又不能馬上放在面上去。又怕臨時無錢。在菱花家坍台。祇得推托別處有事。往別處去溜一次。借此避免晚間的應酬。話才要出口。不料已被章二明瞧料。說老言。你儘管放心。我停會斷不使你爲難。准定一見家兄。就向家兄取款借給你。言思永見他說得如此確定。不能推托。祇得守到日暮時分。偕同章二民前往三馬路菱花家去。到得菱花家時。已是高朋滿座。章二明給言思永和乃兄廝見後。卽照例受着房間中人的接待。章二明往時

應酬言思永並追隨乃兄之後。曾經數次光臨過菱花粧閣。所以房間中上下人等。對於章二明都是相識。言思永原亦係個主人家。更其是認識的。當時見了面。除去照例接待之外。老五即悄悄將言思永拉到後房裏去。問他今日是什麼風吹來的。因何好久不曾見着尊容。言思永畢竟是個新出道的狎客。對於漂局賬的勾當。雖然在前亦曾有過。但究還面皮不老。門檻不精。被她一問。竟至面紅耳熱。一時回答不出來。愣了一回。才說節前被行裏派往杭州去和同行結賬。又說大話了。其如使小錢何。直到今早才由杭州趕回來。然則足下正應了未去朝天子。先來拜相公之詩乎。本想到你們這裏來關照一聲。適巧章先生的令兄在此請客。我是愛交朋友的人。所以特來湊熱鬧。蘇州人所謂軋鬧猛。即此。順便好會你。告訴你上節局賬的事。好使你們放心。我准定在近幾天裏。差人送了來。我對此事很抱歉。應得請你們原

諒。老五見他說話也還圓活。不好意思說難過話。漂已是漂了。祇得放一馬索。興說不要緊。你言大少的人格名譽信用。我們是素來知道的。豈有不放心的道理。不過我們舖房間的催問得緊。實情亦係經濟不寬。所以我才請問你一句。求你原諒。不要見怪。只要你給我一個日期。我好回答我們舖房間的。使她好抵用。惡在此句。言思永略不思索。卽說在小月底前。我定必送來。你放心罷。說畢卽高喚小章進來。章二明應聲走進。問有何事。言思永道。我先和你說的話。怎麼樣。章二明察言觀色。已知其窘。忍不住笑道。老言家兄說和你係初會。絕不能破費你。且俟下次。再叨擾你吧。言思永道。可有麻雀搭子麼。章二明道。恰好他們都已有了對手。家兄來且等有別位客來時。再請你老兄入局。一個問得近。一個回得遠。局外人見之。非常好看趣絕。言思永見無念可轉。祇得將移挪款子的話。擱置不提。祇不

過章一民心中。暗怪乃弟拉客來帮忙的。一毛不拔。不帮忙。反而要自己帮他之忙。半面不識之人。竟要開口借錢。豈非冒昧之至。因此對於言思永並不很慇懃招待。章二明怕言思永太難爲情。與絕不使你爲難。句作反應。妙。遂親自招呼着他。同在後房裏抽大煙消遣。并有心拿他開胃。猶滬人所言。尋開心。說老言。你的實相知餘多。此

刻無事。何不叫幾位來使我見識見識。我平素常聽你說某某極漂亮。如今我給你代寫局票好麼。邊說也喚房間裏人取局票來。言思永怕被他當場出彩。趕緊攔阻道。我本節絕不多開戶頭。平時多叫局子小。做起花頭來。可是真正麻煩。既須請張邀李。又要化費錢鈔。章二明道。這是朋友間交際上應有之事。算得什麼呢。不多開戶頭。卽少開一兩個戶頭何妨呢。邊說邊提筆要寫。問叫那一個。言思永想了想。已開銷過了福祥里的花美雲。老八是臧

君綬所介紹的言譚舉止。可稱大方。生得頗還不錯。不如即將她叫來。蓋蓋面子罷。於是即說我叫一個。你也陪我一個。否則我絕不叫。況且此刻叫了。停

會坐枱面。又得叫。豈非多所破費。

是受經濟激刺後語。

章二民說很好。我就陪你叫一個

就是。邊說邊先寫了自己叫的。後再問言思永叫誰的條子。言思永說了福祥里花美雲。註明老八兩字。章二民寫好。交給房閣裏粗做發出去。一會兒回音

來到。花美雲老八。在昨日下午已從了良。嫁給一位姓李的客人。現已不在生意上了。本節新包的先生。定于明日進場。所以今日無人來出堂。差章二民發

的局票。原係空的。他在長三裏本無戶頭。

應上集書中文字。

平時專愛做丹陽客人。

倡門術語。

。稱叫打樣局者為丹陽客人。諸音丹陽與打樣近似。

凡是他已耳聞的妓女芳標。即記在心中。逢到應酬時。

他即叫一打樣局來敷衍場面。應應景。他這個方法。乃係聽他的一位好友。綽

號叫做老門檻的所教。借此敷衍敷衍朋友。專叫打樣局。即可避免做花頭的破費。偷打樣遇着很好伎女。即叫叫她的條子。只要敷衍得法。謹守不打茶圍之戒。即可不致生做花頭危險。章二明謹記他朋友之教。永永勿忘。所以在長三書寓裏並無戶。他這時原係發的一張空局票。那局票上寫的花名。在前兩節即已抽去。被搖珠所搖去，諺謂已抽去。與上文被抽去同。祇不過章二明並不知道罷了。所以當時

兩人發出去的局票。都成爲無人來的趣事。引得房間中人暗暗哂笑。即如朋友知道的。亦都忍俊不禁。因此房間中人對於兩人的狎邪資格。都含有瞧不起的觀念。人必自侮也。而後人侮之。其此之謂歟。章二民平時係喜愛實行的主兒。專愛逛逛遊戲場。撈撈淪白。跑跑鹹肉莊。斬斬火腿。走走棋盤街。住住么二。所以對於長三伎女。瞧他得起。瞧他不起。他并不放在心上。惟有這言思永。却係死愛在長三書



寓中要急面子的人。平時專要受倡家的恭維。此刻陡被倡家冷淡。豈不大受刺激。頗覺無趣。因此已感覺難堪。徧巧這晚章一民做主人家。受盡了恭維。他在這種相形之下。越發覺得十分無趣。連寫相形之下。覺自無趣者。正以寫倡家待客之可惡也。同時盛洪蓀

更比言思永不樂。因盛洪蓀在冷眼傍觀。見老五和言思永詞色之間。已略知

其隱。料知言思永上節的局賬未付。所以對他冷淡。在情理上。尙有可原。惟有

對待自己呢。却不應該。牛不知力大。人不知己過。尤其是覺得老七待自己反而不及待章

一民來得獻媚道地。因此對老七便立刻生了反感。恨不能即將老七抓過來。

打她兩下耳刮子。煞一煞這口酸氣。倡門中人眼光最毒。早已看出言盛二人

的神態。祇不過因盛洪蓀答應在初九請客。怕將初九的成局推翻了。因此遂

悄悄關照老七。轉變態度。向盛洪蓀表示親近。一面格外表顯出老五對言思

永極端的冷淡來。言思永焉能承受呢。幾乎被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面容登時更改。馬上要起身告辭。章二明爲爲同事關係。焉能讓他拂袖而去。遂卽極力挽留。要他坐過席面再去。言思永如無針砭。要發標勁。又苦于發威。出不發標勁。實情在他本身上。認爲出世以來的奇恥大辱。因此于吞雲吐霧之間。窮思極想。忽然又想起臧君綬來。遂命人將盛洪蓀從前房讓到後房。悄悄請問他。可知貴同事臧君綬先生。此刻在何處麼。盛洪蓀道。他今日下午卽未到所。上午曾問他言。今天本人作東。在汕頭路琴寓家宴客。所邀請的。另是一班朋友。恰值今天是禮拜六。那班朋友下午都有空閑工夫。所以連累他本人。亦只有趕早市。下午老早就往琴寓家等候。怕被朋友們見怪。此刻如要找他。只消打電話或寫條子到琴寓家去。定必在那裏無疑。言思永聽罷大喜。因不

知琴寓電話號碼。遂命揩房間的小大姐阿巧拿了張請客箋來。在背後寫道。現因事僵。急需念番解圍。務望即交來手擲下。千萬弗却。至要至禱。正面寫明送汕頭路琴寓家藏君綬先生角上寫後文兩字。并加了兩個密圈。下面署了言思永叩四字。交給阿巧。命他着相幫就去。要回音。這條子送到臧君綬面前。臧君綬心中奇訝。小言怎麼能知道我在這裏呢。不知是誰做的耳報神。通風得如此之快。但因他告急的文書上。說是立待解圍。不知究爲何事。祇因分身不開。不然。倒要去看個明白。因即不開口。將來條塞在衣袋內。從皮夾內拿出四張五元的鈔票來。并寫了張回條。一齊交給來人。相幫回到三馬路。將二十元和回條。一齊交絡言思永。言思永得到救兵。立刻精神大振。馬上將老五喚到面前來。交給他三張五元的鈔票。說明十二元算是開銷局賬。三元算是本

人今日應酬章一民買票的說語間。很露出神氣活現的色彩。將適才姜頓的情況。陡然改變了過來。立現出一副強霸的猙獰面孔。冷冷兒的笑。慢慢兒的言。老五接過鈔票。覺得異常難受。遂命阿巧拿一張五元鈔票到前房去見章一民買票。找兩元回來。一面也冷冷兒的對言思。永道。言大少。你何必如此急法呢。區區十來個我。真正算不得一回什麼事。方才我因舖房間的。在節前會催問逼緊過局。所以我才請問你一句。你如果因爲這一點小事生氣時。我勸你真正不必也。太犯不着呢。如因我們房間裏招待你失禮。顯見得待章大少厚待。你言大少薄。這個。你言大少不多心。休見氣的話。老實說。堂子裏對待客人。完全是一律平等。並無高低。今兒章大少是主人家。我們當然要恭維他些。反轉說。改日如果你言大少來給我們幫忙請客時。我門亦要以待章大少的。

來恭敬你言大少。此乃必然之事。絲毫不足爲奇。索興揭穿。使之開口不得。如果以爲我們

是因你節下局賬未付。便怠慢你時。索興明言其漂賬。使之無趣。那可是你自己情虛。多生

的悞會。其實我們並無此心。不信。你言大少如肯賜光照應。在開賬汎裏。幫我

們一天忙。排一日時。便可見着我們房間裏招待你的巴結程度。是否和今日

招待章大少的一樣了。假使那時我們招待不周。你言大少再發脾氣。亦未爲

晚呢。其舌如刀。小言奈何。言大少。我勸你休動氣。跑堂子原是尋快樂的。如跑出氣來。還

是坐在公館裏納福爲佳。不要到堂子裏來找氣受。擺嘴臉給人看。假使因爲

化了幾塊錢肉痛時。以後戒嫖也就得哪。說到此。自覺太魯直了。忙又改轉笑

容道。言大少。我這是幾句頑笑話。請你不要見氣。你如欲認真時。算我不是。我

立刻可以向你聲明道歉。怪我不好。請你大人不記小人之過。高抬貴手。恕我

這一遭兒吧。邊說邊裝出嬉皮笑臉時神情來。望着言思永使了個媚眼。言思永被他這番言詞說得啼笑皆非。欲發話罷。委實她的話並不曾錯。祇得亦以一笑了之。房間中人聞得的。腹中無不暗說一句臘燭。蘇州出品耶。和州出品耶。還以質之小言。究竟言盛二人如何撚酸。怎生幾乎鬧出人命。均請俟三集書中續寫。正是

折柳折柳。

狀態奇醜。

咄咄怪事。

無所窺有。

第二十回

酸風醋雨真屬無謂

舌劍唇槍實透有意

